

中國民族史
講 話

施 瑛 著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中國民族史講話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隨費

編著者 施 瑛

發行人 陸 高 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三四·一一·初

小引

中國國家，由中華民族所建立。今日的中華民族，非老朽的民族，相反地，而是新生的少年。中華民族，原由若干系組織而成；這若干系的人，在過去中國的地域上活動，終於互相融合，而成一心一德與國建業的中華民族，到現在始奠基礎。

本書名為中國民族史講話，其實就是敘述中華民族的組成史，即就各系討論其種族起源，名稱沿革，聖派區別，勢力漲落，文化變遷，現在情況；尤其注意的，是各系互相接觸混合而成中華民族的經過，換言之，本書是從縱的方面，敘述中華民族的各系由分到合，由零摺整，由特殊到一致的經過。因為這樣的理由，本書把中國的歷史，依普通的朝代而分期，在每一期內，分述中華民族各系的活動，俾讀者有整個的觀念。

民族史的性質，原為通史的補助。通史固必述及民族，然而東鱗西爪，言之不詳。民族史則專門於此事。跡見於通史的，除和各系民族的結合有關係外，本書大概從略。而且歷史方面，未解決的問題很多，本書原供普通的閱讀，不敢自比於研究，所以對於諸家議論，無意博引，只酌述其比較普通的。至於廢棄材料或正史中，或為近人的著作，均併在文中敘述，不復加用引號和註明出處，蓋闕省事，並求一簡。

著應原！

本書既名中國民族史講話，其範圍自限於中國。中國近鄰諸邦，如朝鮮、越南、緬甸等，在歷史上，久爲中國的一部分，文化上受中國的影響很多，人種上和中華民族也有關係，理應一加提及。然政治上不能列爲中國民族，而且爲篇幅計，只好從略。這是必得在此聲明的。

更有進者，自遜清中葉以來，中華民族各系，已漸一致而成一大集團。今則疆域泯滅，同舟共濟，在風雨飄搖的環境中，建立泱泱大國，以求恢復古昔的光榮。各系的名稱，也快成爲歷史上的名詞。整個中華民族，是不可分裂的。若妄拾歷史上的名詞，以求脫離祖國，而爲他族的奴隸，這不但無顏見其列祖列宗於地下，也簡直是中華民族的大罪人。所以本書開宗明義的話，或者是最後的結論，是：「組成中華民族的各系，有其悠久的歷史，是不可分裂的。」

中國民族史講話目錄

小引

第一章 總說	一
--------	---

第二章 先秦時代的中國民族	八
---------------	---

(一) 漢族的原始	八
-----------	---

(二) 漢族的擴大——合併東夷	一一
-----------------	----

(三) 漢族的擴大——長江的開闢	一三
------------------	----

(四) 與匈奴競爭	一六
-----------	----

第三章 秦漢三國時代的中國民族	二〇
-----------------	----

(一) 漢族建立統一國家	二〇
--------------	----

(二) 百越併入漢族	二一
------------	----

(三) 匈奴的遠走和內徙	二六
--------------	----

(四) 鮮卑系初盛……………三三

(五) 貉族入朝鮮……………三九

(六) 氐羌的出現……………四一

(七) 西南夷的經營……………四八

第四章 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民族……………五五

(一) 五胡亂華和南北朝對峙……………五五

(二) 匈奴的消滅……………五九

(三) 鮮卑的興衰……………六二

(四) 氐羌的建國……………六七

(五) 柔然爲突厥前驅……………七〇

(六) 突厥系初興……………七二

第五章 隋唐時代的中國民族……………七八

(一) 中國國勢極盛……………七八

(二)	突厥系由盛到衰	八二
(三)	吐谷渾的消滅	八八
(四)	藏系的吐蕃崛起	九〇
(五)	南詔和南方諸族	九六
(六)	肅慎系崛起東北	九九
第六章 五代兩宋時代的中國民族		
(一)	沙陀突厥割據中國	一〇三
(二)	契丹建遼國	一〇五
(三)	女真建金國	一〇八
(四)	黨項羌建西夏	一一一
(五)	南方諸系概況	一一四
第七章 元代的中國民族		
(一)	蒙古勃興	一一七

(二) 蒙古大帝國的版圖……………二二四

(三) 蒙古入主中國情形……………二二六

(四) 蒙古的衰落……………二二八

第八章 明代的中國民族……………三三一

(一) 明的事跡概述……………三三一

(二) 蒙古刀圖恢復……………三三四

(三) 回部與回教……………三三九

(四) 藏族與喇嘛教……………三四一

(五) 氏羌系的漸定……………三四三

(六) 南方諸系概況……………三四四

第九章 清代的中國民族……………三四八

(一) 滿洲的勃興……………三四八

(二) 滿洲同化於中國……………三五四

(三)	藏古系的合併	一五七
(四)	藏系的合併	一六二
(五)	回部的合併	一六五
(六)	苗疆的底定(附海南島黎人)	一六八
第十章 中華民族的概況		
(一)	漢系	一七四
(二)	匈奴系	一七四
(三)	鮮卑系	一七四
(四)	突厥系	一七五
(五)	肅慎系	一七七
(六)	蒙古系	一八一
(七)	氏羌系	一八三
(八)	藏系	一八七

- (九) 苗瑤系……………一八九
- (十) 雜羅系……………一九二
- (十一) 馬來系……………一九三

系分合的結果，由繁趨簡是當然的事。如後起的蒙古一系，就是匈奴、突厥、肅慎的混合而產生的。各系越併越緊，直到現在，成爲整個的中華民族。因此本書參酌兩種觀點來敘述，名稱則不取生僻，擇用較著的，詳其沿革，以明系統。本章後並附一表，總括中國各民族由分到合的情形。

本書所述的，大概分爲十二系，這裏略加說明，以作提綱：

(一) 漢系 這一族又名華夏系，但不及「漢」字的普遍。最初組織中國國家的，就是這一族；中華民族的主幹，也就是這一族。其語言、習俗、文化等，皆自成一體，一綫相承。凡是普通所說的中華民族，都是指和這一族的語言、習俗、文化等相同而言。數千年以來，各族和這一族接觸混合後，大多爲其同化，故久已不復是純粹的民族。異民族侵入一次，這一族就擴大一次，直到今日，混合各族，而成中華民族。

(二) 匈奴系 在中國歷史的黎明期，最早和漢族競爭的，就是匈奴。那時候漢族以黃河流域爲根據地，而匈奴則據今內外蒙古地方，爲中國的強敵。這一族在三代時的名稱，有獫狁、薰鬻（葷粥）、鬼方、犬戎、北狄……諸稱，戰國以後稱匈奴。一世紀末，爲中國所破，一部分輾轉西遷，建國於西亞和歐陸。一部分留居中國內地，逐漸中國化，到四世紀初，乘中國內亂而崛起，建立國家。五胡中的胡羯，十六國中的前後趙，都是匈奴系。旋均同化於中國，於是南北朝以後，匈奴之名，不復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

(三) 鮮卑系 這一族或名東胡系，或即依西譯稱之爲通古斯 (Tungus)，但以鮮卑之名爲是。初時住在中國東北部，南與中國接壤，西與匈奴爲鄰，所以中國人把這一族稱作東胡。公元前一二世紀中間，鮮卑被匈奴打敗，殘部分保烏桓、鮮卑兩山，因以山名爲族名。這兩山大致在今滿蒙之間，烏桓在南，較近中國，鮮卑在北。因此烏桓和中國較親；到三世紀初，曹操大破烏桓，烏桓亡，餘衆併入鮮卑。鮮卑在匈奴衰後漸趨強盛，並據匈奴故土，和中國抗衡。五胡亂華時，鮮卑乘時崛起，建國頗多。始於三世紀末葉，慕容氏據遼、東西，旋建前燕、後燕、西燕、南燕、南涼，後爲北朝的元魏（拓跋魏）魏分裂，宇文氏建北周，高氏建北齊；北周純是鮮卑爲主，高氏雖然自稱漢族，風氣也同鮮卑。第六世紀末，隋代北周，這一族在中國的割據告終，其人也大多同化於中國。然而在西遼河上游的餘部，又有奚和契丹繼興。十世紀初，契丹併漢、南、北，聲威西到西域，東北滅渤海，南割中國的燕、雲、十六州，建立遼國。到十二世紀，遼爲肅慎系的金所滅。於是在中國東北活動千餘年的鮮卑系，也間接併合於中華民族。

(四) 肅慎系 這一族就是滿洲的直系。最早住在東北部，比鮮卑離中國較遠，族也不強。魏、晉時稱之爲挹婁，南北朝爲靺鞨。七八世紀間，東走出塞，建渤海國，盡有今吉黑及蘇聯沿海州之地，并有遼寧東境，朝鮮北部，號稱大國。十世紀初，渤海見滅於遼。後這一族中的女真興起，以飄風暴雨之勢，先滅遼，次亡北宋。

奄有中國之半，建國號金。金亡於蒙古，然其人早同化於中國。這一族的另部，住在長白山的，又興起建號滿洲，入據中國，立清朝，統治中國凡二百數十年，到二十世紀初，清朝亡，而滿洲全族已全同化於中國，成爲歷史上的名詞。

(五) 突厥系 這一族在中國，現在通稱爲回，西人稱爲突厥 (Turk)。他最早的名稱，是漢朝時的丁令，異譯或作鐵勒。地在匈奴和西域諸國的北方；自貝加爾湖附近起，到鹹海、裏海之北，成一弧形。初，大漠南北，由匈奴占據；匈奴衰落後，鮮卑移居其地；鮮卑內侵中國，丁令南下據漠南北。公元四世紀前半，元魏與柔然鬪爭極烈；柔然原是鮮卑的殘部，然而他的人衆全是丁令。五世紀中，柔然衰，這一族的突厥始強。在隋唐之間，突厥或跟中國爲敵，或跟中國修好，至七世紀初，終因分裂而滅亡。而同系的回紇繼興，後回紇西走天山南路，在元名畏吾兒，明清以來簡稱回，直到現在。這一族因爲宗教信仰、生活環境諸關係，雖與中華民族結合，而完全同化，尙需時日。又在五代時移入中國而同化的沙陀，也是突厥的別部。

(六) 氐羌系 這一族住在今隴蜀山區，和西康、青海、前藏之境。氐羌從殷代卽見於記載，春秋時的西戎大都就是這一族，旋因與中國人雜居而同化；尙有庸、蜀二支，也屬氐羌。在漢時這一族有單名羌的，據河湟饒富的所在，爲中國患很深。有單名氐的，居中國西南。五胡亂華時，氐羌也在中國割據，氐建前秦，後

涼、仇池、前蜀，羌建後秦。旋先後同化。這一族在西域山區，有一部叫黨項，到宋時建西夏國，被滅於蒙古。明代爲西番諸衛，清至今爲唐古特（Tanguts），住青海。這一族所處之地，都是極磽瘠的山區，因此比較零碎，不能合成大羣，陸續爲漢、回、藏各系所吸收，而混合於中華民族。

（七）蒙古系 蒙古系乃今名，比較後起，大概是匈奴、突厥和東北民族（鮮卑、肅慎）的混合的產物。這一族在南宋時崛起，橫掃歐亞，建立蒙古大帝國，統治中國的叫元朝。元亡後蒙古人乃逃到塞外，分爲韃靼和瓦剌兩部；韃靼在清爲喀爾喀部，瓦剌在清爲衛拉特部。這一族也未完全同化於中國。

（八）藏系 這一族指現在的西藏人和氏羌系的關係頗深。在晉以前，藏族不見於中國歷史。南北朝時，中亞細亞有國叫嚧噠，行一妻多夫制，也許是藏系。唐代有吐蕃。吐蕃的王室從印度來，然其人民全是藏人。吐蕃於唐末衰落分裂，宋末降於蒙古，明爲烏斯藏，清至今爲西藏。（西番是這一族的別支，住西康、四川、雲南、西北部，和氏羌關係較深。）

（九）苗獠系 苗獠系是南方民族。以前史家謂古代的三苗就是今的苗族，現代學者多否認之。苗人古稱黎，漢以後稱俚；其地居正南，古書多稱爲蠻。苗蠻兩字雙聲，所以通用。以前對於南方民族，籠統不加分別，通稱曰蠻；現代學者則析爲三系。一卽苗獠系，又其二系，一爲羅羅，一爲馬來。苗獠初居長江流域中部，

後退居湖南，自漢以後，又沿洞庭流域西南退。凡今湖南及貴州廣西山區，古所謂蠻的，大多屬於這一系，迄現在也漸同化。

(十) 羅羅系 這一族又作猓、猓，或依據中國古籍，稱作濮人。羅羅和苗族有異，不能混而爲一。自昔住在中國西南，也曾一度深入湖北陝西之間。今住在四川之南雲南之北。尙有在中國的緬甸族，居雲南西境，也似屬於本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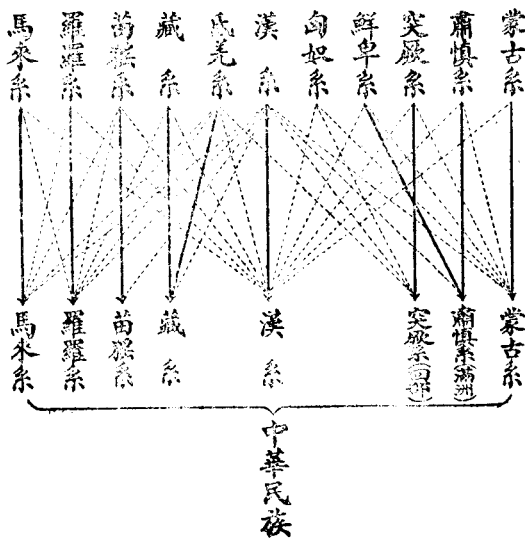
(十一) 馬來系 所謂馬來人，今多居於印度支那半島。中國上古時，東南沿海的越人，有斷髮文身之俗，或疑卽這一族，但記載有缺，頗難憑信。古代對於南方民族，說得都是很籠統的，今始析爲苗、猓、羅、馬來三系，因此頗不容易劃分。大致漢時的哀牢夷，六朝時的獠，唐的南詔國，宋的大理國等，都是這一族。今的馬來系人多住在雲南南部和廣西貴州，有擺夷、狝家、獠、獠等支。他們和苗、猓、羅兩系相近或雜居，關係極深，也漸中國化。

(十二) 白種及黑種 以上十一系都屬於黃種。然而中華民族中，也不乏白種及黑種的成分，惟其數極少而散碎，至今不能獨立一部。舉其例：漢時西域諸國中，顯然有白種人建立的國家。又唐宋以來，波斯、阿拉伯、猶太的商人來中國者頗多，有老死於此，改姓名歸化者。至唐代的崑崙奴，也許是非洲的黑人。——

不過本系的影響極微，幾可不必述及，略舉於此，聊備附錄吧了。

綜上所述，除第十二不計外，中華民族的組成，為系十一。這十一系，可以分為三派：匈奴、鮮卑、肅慎、突厥、蒙古為北派，氐、羌、藏、苗、傣、羅、馬來為南派，而漢族居其中。北派所據，非瘠薄的沙漠草原，就是山嶺崎嶇而苦寒的地方，故性好殺伐，逐水草而居，興亡較速。南派所住的地方，山深林密，交通不便，團結較難，開發也不易，同化的過程比較緩慢。只有漢族，根據黃河，漸進於長江、珠江兩流域，得天獨厚，蔚為大國，並吸收北南各系，組成中華民族，而自為主幹。歷史上每一次異族侵入中國，或中國向外發展，就是漢族的一次擴大，成為組成中華民族的一個步驟。直到今日，中華民族的組成，快告成功。新生的中華民族，緬古感今，當有自見於世界上的。凡我中國人，讀本書所述中華民族組成的過程，應該怎樣的策勵着呢。

中華民族的組成



第二章 先秦時代的中國民族

(一) 漢族的原始

最早組成中國國家的，是漢族；中華民族中的主要分子，也是漢族。

漢的名稱，起於劉邦建立朝代以後。近人或嫌朝代之號，不宜爲民族之名，所以改稱華夏。就先秦的書籍上看來，華夏兩字的確是這一族的舊名。或單稱華，或單稱夏，或兩字對舉，或兩字連用。華字的根據，即古的花字，華族即「花族」；大概這一族住在黃河流域上，錦繡原野，草木繁茂，因此以花爲圖騰，旋以花爲族名。夏字的根據，有的說是和華字音近義同，當屬一語；有的說是訓爲「人」，原始民族常自稱人。但是在現今看來，如把這一族稱作華族，嫌與「貴族」混稱，夏族則舊無此辭；華夏連用雖善，總不如漢族的普遍，我們寧取通俗的。況且漢字久已用作民族之名，不關朝號；如唐時稱漢蕃，清時稱滿漢，民國肇建，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所以這一族之稱爲漢，差不多已經公認的了。

最早組成中國國家的漢族，他的開頭，原是中國的土著呢？還是由他處移來，跡象尙可考求呢？——這一個「漢族由來」的問題，學術界推究爭訟已久，到底得不着定論。最先的有法國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氏在一八九四年著中國古文明西源論，主張漢族由巴比倫西來，黃帝即為巴比倫巴克族的酋長。據拉氏所說，黃帝於公元前二八二二年，率領巴克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沿塔里木河，到達崑崙山的東方。既達東方，便定居於此，因此中國和巴比倫的事物，多有相同。如一年十二分法，一年二十四小別法，一年分四季法，置閏月法，五日累積法，以十二年為世的一循環，二根元陰陽之義，用八十箴竹，音樂十二律，十干十二支的循環，十二甲子的循環，六十年為一紀，溝渠運河堤防，金屬的使用和鑄造，用戰車，駕二頭以上的馬，君主冠裳用特別的紋章，從事農業播種小麥，座尊右，四海的稱名，置天文之官，四岳，十二牧，六宗，視君主有半神的觀念等，都是好例。——拉氏之說出後，因為新奇，曾經風靡一時。不久，有日本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支那文明史，更加闡明中國人起源於巴比倫之說，並列舉中國和巴比倫在學術、文字、政治、信仰、傳說等相同的，凡七十條，以作證據。此說並影響到中國的晚清學者，蔣智由撰中國人種考，附和西來說，並譯引拉氏的著作。劉師培、丁謙、章炳麟、黃節也靡然從之。丁謙主漢族來自小亞細亞，以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為證。章炳麟主漢族來自大夏故墟，大夏即西史的 Bactria 國，又謂古之葛天就是加爾特亞。黃節謂巴克即盤古的轉音。

然而漢族西來說，實極牽強而不合理。西方學者如法人沙畹 (Chavannes)，英人波爾 (Ball)，德人

夏德 (Hirth) 已著文反對。即近代中國學者，也力斥西來說的荒謬。大致或從地理的阻礙，言遠渡中亞荒積而抵中國為不可能；或指巴比倫人種與漢族絕對不同；或以雙方事物相同，完全附會，擬不以倫或指所根據的山海經、穆天子傳為偽書。總之，經此力辯，再說漢族來自巴比倫，近代學者已不屑一顧了。尙有主張漢族來自埃及，來自印度，來自中亞細亞，來自土耳其，則更悠謬荒誕，毫無價值。

和漢族外來說相對的，當然是漢族原是中國的土著一說。法人 羅蘇彌 (Rossumy) 於一八六二年，最先提倡此說。英人 洛斯 (Ross) 於一九一六年著中國民族的起源贊成之。一九二一年，北平地質調查所安特生 (Anderson) 師丹斯基 (Zdanovsky) 等，於河南 渾池縣 仰韶村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得遺物不少；旋又在遼寧 錦西縣 沙鍋屯和甘肅諸縣掘得太古遺物。安特生根據地下發掘的材料，推論中國史前陶器與西方相類，似由西方傳來；更進而推論中國民族或係在新疆或其附近時受西方影響而開化，後乃東移於中原。——安特生的話，顯然是「新西來說」。但是有的學者以為安氏的推論「由西而東」也可以反過來推論「由東而西」。漢族原是中國的土著。又有步達克 (Black) 把仰韶 沙鍋屯和甘肅所得的人類遺骨比較，斷定同屬一派，並均和現代華北人一樣，也可旁證「土著說」。最近北京人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 Peking-man) 遺骨的發現，更替土著說添了不少可能性，但因為年代荒遠的關係，僅

指明有可能性而已，確實的斷論，還沒有那一個學者敢下呢。

然則漢族的起源，難道沒法知道嗎？這並不是沒法知道，不過現在尙非其時。因爲在太古時代，各國民族，都沒有信史，要知道那時的情形，只能一方面發掘地下材料，加以推考，一方面參酌鄰國的歷史，當作旁證。然而中國的開化遠較四鄰爲早，鄰國的史籍，決不能對我有幫助。唯一的方法，只能發掘地下材料。掘地考古，方在萌芽，所以要知道漢族的起源，還待將來。至於現在，既不可知，則與其武斷，無寧闕疑好。

漢族的古代帝王事迹，多雜神話，實難憑信。三皇五帝唐堯虞舜之說，到現在還在存疑之間。而漢族的進化，由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而銅器時代，由漁獵而畜牧而農業，其事蹟也在隱約之間，不過是假設，並沒有信史，這裏也可以略去不說。大概在夏殷兩代，漢族已經定住在黃河流域；漢族的根基，初在黃河上流，後乃漸進於其下流。迄於周代，中原之地，已經全入中國版圖。當時環中原的四周，都是異民族，漢族稱他們爲夷、蠻、戎、狄。這原是就方位而言，所謂東方的異族叫夷，西方的異族叫戎，南方的異族叫蠻，北方的異族叫狄，並不是指種族而言。如南蠻中，就包括幾種不同的種族，籠統地以「蠻」概之。其他的情形，也是相類的。漢族的根基既定，和四方的異族接觸，範圍就漸漸擴大了。

(二) 漢族的擴大——合併東夷

略羗漢族發展的軌跡，初在黃河的上流，漸次向下流推進。漢族向黃河下流推進的時候，就遇到東方的異族，夷。東夷從上古時和漢族並居中國，後屢受攘斥漸衰，先秦時代結束，東夷已經完全消滅，同化於漢族。所以東夷也是漢族來源之一。

東夷的種類，古書上常稱爲九，然而禹貢所舉，只有青州的嶠夷、萊夷、冀州、揚州的島夷、徐州的淮夷四種。所以稱爲九，大概言其多而種類不一吧。東夷所住的地方，在今黃河淮河下流，河北、山東、江蘇沿海一帶，以山東半島爲中心。但淮河以北稱爲夷，淮河以南今浙江、福建、廣東的異族，稱爲越（粵）這裏只述夷和漢族的接觸極早，他合併於漢族，則在周代。茲就可考者分述之：

(1) 隅夷——在古青州，或謂即在後之登州地。他除見於尚書外，後即無聞。

(2) 萊夷——萊夷，在古青州，後萊州地。其人原爲齊國土著，周初向山東開拓，萊夷還和新來的齊君爭國，後以力量不敵，到底爲齊所滅。相傳管仲就是出於此族，可見一部份久已同化；可是春秋末夾谷之會，齊侯還用萊人以脅魯君，想來野蠻之風，尙未盡除呢。

(3) 淮夷——在古徐州之地，近淮水。人數極多，而且很強悍。在周初，姁、夔和齊魯爭戰，管蔡作亂時，淮夷也起而抗周。周宣王、厲王、齊桓公、魯僖公均有事於淮夷。但到春秋之末，還不能完全同化。後秦并六國，

淮泗夷皆散爲民戶，合併於漢族。

(4) 徐戎——又稱徐夷，和淮夷同在古徐州。這一族大概十分強悍，故稱戎。周初合淮夷侵魯，後復僭號稱王，勢甚張。旋其國爲楚所滅，而其族仍未完全同化，周室屢加征討，到春秋末乃服於吳。

(5) 島夷——或作鳥夷，不詳。

(6) 介夷，根牟夷——均爲齊魯所併。

大致春秋之末，黃河下流近海一帶已經漸定，漢族與當地人民混合，東夷漸成歷史上的名詞，所以秦併六國，淮泗夷散爲民戶，連名義上都歸入漢族了。

(三) 漢族的擴大——長江的開闢

漢族既定黃河流域，漸次向長江流域發展。其發展的過程中，流最早，下流次之，上流最晚。所以這裏先述長江的中部。

長江流域中部，最初原爲沼澤地帶，地窪林密，相傳有三苗九黎之國。三苗九黎，是否是現在的苗族，殊無定論；不過苗族的祖先，的確在洞庭區域住過的，那是在長江南部。長江北部當時所住的是荊人。荊人所建的國號楚。大抵荊楚原是南方民族，至少自殷、周，就奠居在江漢一帶，因地窪林密，不虞侵略，所以得

一步步的強盛，蔚爲大國。楚都丹陽，或謂是今的秭歸，或謂當丹浙兩水入漢處。荆楚一族，到春秋時尙自居於蠻夷，自別以「諸夏」或「中國」，中國也稱他爲荆蠻或蠻荆，加以攘斥。其實荆楚雖單獨發展，風俗文化、言語、宗教、政治等和中國有別，然漢族的文化由黃河流域中部南下，影響荆楚極深切。春秋時荆楚的人，其實已經和漢族完全一致，但尙蒙蠻夷的稱呼，不過是中國的自尊吧了。楚既和漢族漸趨一致，乃北上爭霸中原，並進而侵伐江淮間諸小國，所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楚隱然是南方的大邦，爲春秋諸國之冠。到戰國初，楚爲「戰國七雄」之一，則和中國的列邦，更沒有分別。長江流域中部的開闢，荆楚的完全漢化，又是漢族的擴大。就在戰國時，荆楚已經是合併於漢族了。

楚之東有舒人。荆舒常並稱。荆人所建的小國，有舒蓼、舒庸、舒鳩等，合稱羣舒，後皆滅於楚，也合併於漢族。

更東乃長江下流，有吳人。吳之東南有越人。吳的君主，相傳爲泰伯之後。泰伯是周太王的長子，因要讓位於姪姬昌（文王），仍奔吳，斷髮文身從其俗而爲其君。這傳說是否可靠，很爲難說；至多只能說吳的君長是中國人，其人民却是異族。然是斷髮文身的吳人，其族系究竟與楚較近，與越較近，尙難斷定。推想起來，吳與楚同爲荆蠻，比較合理些。楚漸次漢化時，吳越尙在榛莽之境。到春秋時，楚吳因交通關係，吳也漸次漢

化。如巫臣奔吳，教之射御戰陣，形勢一變，居然爲楚強敵。於是長江下流，完全開闢。吳滅於越，其地在江淮之間，反爲楚所併。大致在戰國時，吳人也間接合併於漢族了。

吳的東南爲越人。越的種類甚繁複，所以籠統地稱作「百越」。沿海一帶民族，自長江以南的，都叫越，或作粵，大概是東南沿海異族的通稱。越人的漢化，先後也不一致。最早的就是在太湖流域的越，或稱於越，以別於籠統的越人。史言於越是禹的後裔，顯然是假託。於越在春秋初尙風氣未闢，但與吳接近，兩國常構兵，中原文化，遂間接入越。於越的王勾踐立，與吳王夫差角逐數十年，生聚教訓，卒沼吳國。是時於越亦已經漢化。於越雖然滅吳，然而他人民不多，不能成功大國，吳地終於見吞於楚。勾踐敗傳，也爲楚所滅，於越的殘部南奔。於是太湖流域也合併於漢族，至於東南沿海，百越叢集之區，戰國末雖入中國版圖，而人民漢化未深，到秦漢時才完成統一呢。

長江上流，因爲交通不便，開發最晚。書、牧誓有「及庸、羌、鬲、微、盧、彭、濮人」。據近來學者考證：庸即春秋時之庸，在今湖北西部。蜀即後世的蜀。羌族分佈極廣，從武王伐紂的當是在隴蜀間的一支。鬲疑即蠻（苗）。微、盧、彭皆與庸相近，在漢中、襄陽一帶。濮則疑是今的羅羅系。庸、蜀、微、盧、彭在漢水之西，已經近長江上流，初爲異族，旋併於楚。楚更沂江而上，開發長江上流的蠻區。頃襄王時，楚將莊躡從沅水西伐夜郎，

至滇，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奪楚的巴、黔中，道不通，莊躡乃變服以秦王滇。到秦初，長江上流，雖未曾完全開闢，然而巴蜀一帶，文物漸可觀了。

長江流域的開闢，到秦初也大致完成。荆楚、吳、越的一部的同化，是漢族的再度擴大。所以秦漢時建立統一國家的漢族，已非純粹的原始的漢族了。

(四) 與匈奴競爭

漢族既奠基礎於黃河流域，在南方則向長江流域發展，他的發展，是一帆風順的。在北方則和匈奴競爭。

上面已經說過，中國四面的異族，以夷、蠻、戎、狄稱，是以方位名，不以種族名。西戎、北狄，也包括好幾種異族，其中最主要的是匈奴。匈奴的異稱很多，除狄（翟）、戎、胡之外，有謂薰鬻，也作獯粥、葷粥；有謂嚴狁，也作獫狁、厥允；有謂鬼方，也作鬼戎；又作昆夷、昆戎、混戎、緄戎、犬戎、吠夷、申夷。這許多名稱，大多由一音異譯或音轉所致，實皆一族。

匈奴最早就在中國北部，或謂和漢族雜居在大河流域，漸次北移。匈奴的來源，已不可考。據史記所述，係出自漢族，其先世爲夏后氏的苗裔，此說自然不經。從古書中看來，匈奴顯然是漢族以外的異族。然而此

異族究屬何種？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據諸家研究，有下列諸說：

近代中國學者，咸主張匈奴屬於廣義的突厥族。蓋突厥原是匈奴別種。如梁任公說：「隋唐四五百年間東南族甚微不振，其先後縱橫於塞北者，若突厥若回紇若薛延陀皆土耳其族，與匈奴血緣相近，今中華民國五大民族之一，甘肅新疆一帶之回族，皆其胤也。」又云：「諸史所謂雜胡，除蒙古外，大抵皆突厥民族，與匈奴同幹別支者也。」張其昀說：「突厥族之歷史殆如雙峯並峙，一爲秦漢時之匈奴，一爲隋唐間之突厥。」

然而匈奴和中古的突厥、近代的回族，關係在若隱若現之間，決不能斷定爲如直綫的遞承。所以呂思勉以匈奴爲獨立的一族。王桐齡則明言其屬於蒙古族，說：「蒙古族之根據地，在今外蒙古東部……秦漢之交，略取內外蒙古，建立遊牧大帝國，史書稱之曰匈奴。」更有主張匈奴爲東胡突厥的混合種，爲芬族；若干俄國學者，主張匈奴爲斯拉夫族，則近乎荒謬了。

總之，匈奴的來源，既不明瞭；原屬何族，當然更不容易斷定。卽能確斷他原屬何族，也不能說現在屬於何族。因爲匈奴自被漢族擊敗後，人民散居各處，他原住的大漠南北，先後爲鮮卑、突厥、回紇、蒙古等佔據，其人民久已與他族混合同化，早沒有純粹的匈奴人留存，只有現代的蒙古族、突厥族、通古斯族，並中國人中，

當含有不少的匈奴成分。既然如此，所以我們把匈奴成功獨立一系爲是。

從上古以來，匈奴就和漢族競爭，目的在爭奪黃河流域的沃土。在古書中，我們可以找出匈奴和漢族的許多交涉，其中若斷若續，乃書缺有間之故：

黃帝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

商的先世，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所以遷的緣故不可知，但猜想起來，也許是爲戎狄所迫逐。

周的先世因失官，竄於戎狄之間，到公劉乃定居於豳，逼近匈奴。其後戎狄攻周，主太王，太王逃避到岐山下，豳人悉從。

周到文武時代，勢力漸強。文王受命後，四年伐昆夷。武王把戎夷放逐到涇洛以北，名曰荒服，令其以時入貢。其後二百餘年，周道衰，穆王伐犬夷，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以後，荒服之貢不至。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衰落，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備受其苦。到幽王時，申侯引犬戎入竅，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這時他們居然「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周人一度討伐得到勝利，至太原，而城朔方。然而終於未能根絕戎狄的侵略。

春秋初期，匈奴勢甚大，侵略中國諸侯，中國羸者也聯合各邦，加以禦斥。匈奴在春秋時名爲戎狄，細別

極多。戎的種類有七，著名的有驪戎、犬戎、山戎等。狄的大別有三，即赤狄、白狄、長狄是。這些戎狄都住在河北，迫近中國，有時與於會盟征伐，儼然處於冠裳之列。當時晉在北方，秦在西方，和戎狄的交涉最繁；而晉文、秦穆的尊王室，攘戎狄，傳爲美談。迫近中國的戎狄小部落，雖然次第被中國兼併和同化，可是在漢南、隴西一帶的，依然如故，爲中國患。中國既未統一，對於他們，自然是無可奈何。

到戰國時代，諸侯兼併的結果，成功七個大國；其中的燕、趙、秦、魏跟匈奴接壤的，並起攘斥。一後百餘年，趙襄子、蹇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懸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

秦統一中國時，匈奴勢力爲之一蹙，然而跟漢族的競爭，還未休止呢。

第三章 秦漢三國時代的中國民族

(一) 漢族建立統一國家

在中國歷史上，漢族第一次建立統一國家的，是秦朝。在以前，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並峙，羣雄紛爭，固不必說；就是像周代，分封子弟功臣，建立許多小邦，王室名爲中央，實然是諸侯的共主，也談不到是統一國家。中國有統一國家的規模，當以秦爲嚆矢。秦朝享國祚雖然不長，可是有漢繼續，秦的承前啓後之功，是不可泯滅的。

秦王嬴政，襲父祖的餘烈，順自然的趨勢，滅剪六國，平定天下。中國既告統一，嬴政乃想組織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第一步要確立君權，自以爲德高三皇，功邁五帝，稱王不足顯得至尊，就號皇帝。以古來諡法，子議父臣，議君爲非禮，廢掉諡法，而立一世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之制，自稱始皇帝。他的天性，剛戾自用，然而勵精圖治，不愧是一個開國的英主。又廢封建，布郡縣制，改中央和地方官制，總攬行政、兵馬、監察三大權，於是中央對於地方，如指使臂，有聯絡之效。同時，「車同軌，字同文」，焚書坑儒，以統制學術。這些所作所爲，都是盡力於統一的大事業。至於對外的武功，北對匈奴，南對百越，也是很昭著的。

秦始皇卒，繼任的皇帝，不能像英邁的始皇一樣掌握重權。同時秦的征徭頻繁，民衆疲於奔命，心懷怨恨；加以六國遺臣，不忘故國，伺隙欲動。秦的統一中國，在公元前第三世紀末，不滿十餘年，叛亂蜂起，秦祚以亡。羣雄紛爭，互相兼併，擾亂了幾年，到底爲劉邦所統一。於是劉邦定都長安，建立漢朝。

關於漢朝的情形，詳載正史，這裏爲省篇幅計，不再細說。但是有一點值得提起的：秦漢時代，漢族組織統一國家，便開始發揮新發於鋼的力量，和侵略過來的異族作殊死戰。結果，異族終於不支失敗，有的遠走，有的同化於中國。於是以漢族爲中心，中國的版圖，既然跟着擴大，中國的民族，也漸次擴大。漢族的名稱，雖然起源於漢朝，然而從那時起，漢族的血液，已不是純粹的了。

秦漢三國時代，異族和漢族發生關係的，除最主要的匈奴外，東北有鮮卑一系，西北有氐羌一系和西域諸國，南方有苗、獠、羅、馬來三系。其他如百越的合併於漢族，也在秦漢竟其全功。下面先述百越的合併，次述匈奴、鮮卑、氐羌及南方諸族的活動。

(一) 百越併入漢族

越以百稱，可見種類的繁複，如在春秋時有於越，戰國有楊越，漢有甌越、閩越、南越、駱越，三國時尙有山越。百越所居的地域甚廣，中國東南沿海一帶，都有分布，如浙江有楊越、甌越，福建有閩越，兩廣及安南有南

越，山越則雜居於九郡的山地。

百越和東夷一樣，上古時雖視他們爲異族，然而他們合併於漢族極早，不必獨立列成一系。就中如於越，最先喪失其獨立性。於越亡後，浙西地入於楚，勾踐的後裔諸族子分散，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然中國對於東南越人，仍以夷蠻輕之。

甌越及閩越在今浙江南部及福建。甌越又號東甌。閩越的閩，本是種族名；說文「閩，東越蛇種也。」所謂蛇種，大概是以蛇爲圖騰，謂其祖先原爲蛇。春秋時的於越，和秦漢時的甌越、閩越，三者同名爲越，恐略有不同。但甌越、閩越的君長，都是從前於越王勾踐之後；人民也許是土著，究屬何系，尙難斷定。可是他們早合併於漢族，此點也無庸推究。在秦兼併天下各國的時候，東南沿海，名義上也入中國版圖。當時甌越的王名搖，閩越的王名無諸，都是勾踐之後；被秦廢爲君長（像部落的領袖一樣）。秦把這一帶定爲閩中郡。秦末大亂，搖和無諸率越人歸附鄱陽令吳芮，從諸侯滅秦。接着，漢楚相爭，搖和無諸又率越人佐漢，有功。所以漢初封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封無諸爲閩越王，統轄閩中故土。經過這樣的往還，東南土著的越人，漢化更深，不單在名義上已是漢土。然甌越和閩越，常向攻伐。甌越附漢，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間。閩越倔強抗漢，到底被漢所滅，其人民也移到江淮間來。經過這兩次大遷徙，越地遂虛，偶有漏網的遺民，匿居山林間，

也逐漸同化而消滅。至於移居江淮的越人，更和原有的漢人混合，歸併於漢族。

南越地在今兩粵，北抵湖南長沙。其地和長江流域，有五嶺分隔，交通不便。那裏的越人，都是土著，但跟馬來系是否有血統關係，則難斷定。又和甌越閩越等是否一族，也難確說。因為越（或粵）指東南沿海異族，正和蠻指南方異族一樣，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可是無論如何，南越人雖是土著，最早也有外族移入其地；如番禺故城，傳係吳的遺民所築，即其一例。兩粵的開拓，當推秦朝。秦直至今安南一隅，置桂林、南海、象三郡，發謫戍民和越人雜處，其官吏也是漢人。秦真定人趙佗，曾出爲南海龍川令。到秦覆亡後，嶺南和中原的交通隔絕。趙佗即擊并桂林、象郡，建南越國，自號爲南越武王。趙佗以漢人君臨南越，其屬下未必多是漢人，國中的人民，更大半是土著。不過南越的漢化，已經漸趨深切。趙佗一度竊帝號自娛，終於稱藩於漢，數傳後其君長舉國內屬，唯其相反抗。其相大概是土著豪族。漢武帝時，決意澄清南越的混沌局勢，乃派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成會番禺。討平南越，遂立九郡。南越亡後，其民也數被遷移到江淮間。從此南越人也併入漢族一系。

楊越似在今江西和閩越交界一帶。略越或在今廣東西南及安南。楊越在秦初已被略定；略越則跟南

越同時被平定。總之，到公曆紀元時，百越也成功歷史上的名詞了。

百越既平，乃混合於漢族。但是有少數越的遺民，伏匿山谷間，仍保存其蠻悍未開化的樣子。因為漢時開化的越人，遷居江淮間而消滅；越地則有漢族移民，生息於此。只有山谷間有越的土著留着，屢起反抗；以其山居，稱為山越或山民。山越在三國時始著。他們所在的地方，另星分佈，有會稽、新都、丹陽、豫章、吳興、鄱陽、東陽、吳、廬陵九郡；在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即漢時甌越、閩越、南越的舊地。山越散居各處山地，其人口不易計數，然吳諸葛恪曾在丹陽一郡，募其壯丁爲兵，得四萬人，可見山越的全人口（或者說未曾完全漢化的越遺民）決不在少數。而且他們的本性還保存着，所謂俗好習戰，高尚氣力，升山赴險，抵突荆棘，若魚之走淵，獍狖之勝木。

山越分布的所在，三國時爲東吳屬。他們對於吳，實爲肘腋之患；好爲叛亂，難安易動，吳受到牽制，沒有餘力外禦，不得不臣魏和蜀。魏有時勾結山越，搗亂吳的後方。總計山越對吳的叛亂，「禍延六十餘郡縣，賊之稱帥者十二人，以名稱者二十三人，不名之統兵者十數人。」但吳也常招山越爲兵，以抗魏、蜀，如上述的諸葛恪，即其一例。山越勇敢善戰，號稱精兵，正像近代的苗人一樣。此時山越逐漸漢化，三國以後，東南山區中，偶有強悍的部族存在，但其人已全和漢族無殊了。

現在的閩江和珠江下游，有一種叫作蛋民的人，以船爲家，大半終生過着水上生活，其風習略有特殊的地方。但和獺族無大區別。據說，閩江和珠江流域的蛋民人口，雖然沒有正確的統計，不能知道他們的確實數目，但據一般普通人的估量，至少也有二百萬以上。關於蛋民的起源和種屬，學者頗有異說。有的以爲是色目人或蒙古人，在元亡後，亡命入海爲蛋民；按蛋的記載，在古書中以華陽國志爲最早，其後北史、隋書、唐書也皆有之，諸史都在元前，所以色目、蒙古二說不能成立。有的以爲是漢族係晉代海賊盧循遺種，有的以爲屬客家，有的以爲屬蠻或苗的一支；然謂近代的蛋民，混有漢族、蠻、苗的血液，自然可信，若謂起源於漢族或蠻、苗，則嫌證據薄弱。比較可靠的學說，是以蛋民看作古越人的遺裔，混合其他民族的血液，經過悠久的歷史，乃全然漢化。當秦漢時代，百越分佈在東南沿海一帶；住在海濱的人，自然善於操舟，有的因生活關係，從事漁業，度水上生活。等到甌越、閩越、南越次第覆亡，越人被逼迫，舉國移居江淮。有少數漏網的，伏匿山谷間，是爲山越；想來也有一小部分逃到海上。後因習慣關係，不復移居陸地；更和其他民族混合，就成今日的蛋民。但他們從中古以來，已經和漢族無別。小方壺齋輿地叢書說蠻有云：「昔秦攻越，越人莫爲秦，皆入叢薄與禽獸處，此其遺民也。」晉時不實服，自唐以來，計丁輸課，洪武初編戶立長，屬河泊所供魚課。其姓麥、濮、何、蘇、吳、顧、曾。土人不與婚，不許陸居。性麤，不諳禮數。善沒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婦人皆嗜生魚，能個

浮。」可以窺見氐民的情況。——因氐民是秦漢的越遺民較可信，故附述於此。

(三) 匈奴的遠走和內徙

秦朝統一中國，對於北邊的國防，曾經留心經營。當戰國時代，燕、趙各國，爲了防備匈奴的突然侵襲，都在北邊築有長城。秦乃修繕這些長城，並把它們聯絡起來，起臨洮，迄遼東，號萬里長城，以塞匈奴鐵騎南下之路。（今的長城，並非全是秦朝的遺跡。）又命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匈奴，收河南地。匈奴受挫，北徙，退到陰山一帶，休養生息，乘機再動。蒙恬死，中國北邊，頓失干城。旋中國大亂，羣雄並起，覆秦；秦的軍民守長城的次第離去。匈奴得寬，仍復南下，今河套地，與中國界於故塞。秦的北邊經營全墮。

秦漢之際北方異族的形勢：匈奴最強大，居中。匈奴的東面是東胡（鮮卑系），西爲月氏（和中國幾無關係），匈奴的北是丁令（突厥系）。匈奴有雄主冒頡單于，弑父自立，挾其強悍的軍隊，先東向襲擊東胡。東胡措手不及，被匈奴覆滅，其人民和畜產也大半被俘獲。冒頡凱旋，又乘勝西襲月氏，月氏不支，西走。匈奴北敗丁令，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再侵中國的燕代，秦蒙恬所克復的，仍復淪陷。至此匈奴統一大漠南北，成功一個大國，與中國相抗衡。中國則正值漢楚之爭，疲於兵戈，只好坐視匈奴的蠶食北邊。直到冒頡子老上單于，擊破西域，取給賦稅於諸國，匈奴的國勢，如日中天，到了全盛時代。

劉邦建立漢朝，曾對匈奴用兵。高祖（劉邦）親率步兵三十二萬，北逐匈奴。帝先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步兵未盡到，匈奴的冒頓單于率鐵騎掩至，把高祖包圍，勢甚危急。後來圍雖解除，漢乃知道匈奴是勁敵。中國才告平靜，民力未蘇，不穀和他們作戰。高祖從劉敬之策，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單于之后），並每年送給匈奴以絮繒酒米食物各若干，約爲昆弟以和親。高后、文、景之世，守和親之策不變。漢對匈奴的妥協，委曲求全，已達極點。結果養成匈奴的驕氣，仍常寇邊，殺掠人民畜產甚多，中國但設兵防之，並不出塞驅逐。

冒頓老上軍臣三單于時，匈奴全盛，而漢在休養生息中。到漢武帝（劉徹）時代，中國的國力已經很充分，乃放棄不澈底的妥協政策，改和爲戰。先誘捕軍臣單于，未成；單于怒，乃絕和親。於是漢使將軍衛青領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邀擊匈奴，得首虜數千人。元朔二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匈奴的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匈奴首虜數千，牛馬百餘萬。於是漢取河南地，築朔方郡（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復驅敵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這一次匈奴初受巨創，漢更決意以攻爲守，永寧北邊的局勢。

接續漢朝常有大量和匈奴血戰。匈奴失敗時居多，偶有小勝，也不能挽回頹勢。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每出塞擊數百里，擊敗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也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漢又使驍騎將

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首虜騎萬八千餘級，並得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爲戰利品。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匈奴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匈奴幾次受挫，又起內亂，其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渾邪王既降，漢在西北的戍卒可減少，專力來對付北方；同時，漢通西域的道路從此開，胡、羌的交通自此絕。

匈奴的伊稚斜單于立，用漢降人趙信計，退守漠北，想誘漢兵遠追疲乏，包圍而殲滅之。武帝元狩四年，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使衛青、霍去病分兵出擊。衛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相約橫渡大漠，追擊匈奴。衛青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真顏山趙信城而還。霍去病出代郡二千餘里，與匈奴左賢王接戰，得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霍去病乃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從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而漢爲開發北邊計，屯田於新收復的地方。

西域爲中國本部以西諸國的總稱。東起玉門關、陽關，西至葱嶺，其間大小數十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都爲匈奴所役屬。渾邪王之降，漢和西域可直接交通，乃想聯絡西域諸國夾攻匈奴。匈奴前曾擊敗月氏，月氏西走，更爲烏孫所逼，移居媯水之畔，旋滅大夏而據其地，建大月氏國，勢力驟強。漢知月氏和匈奴世仇，派張騫到大月氏，約同攻匈奴。大月氏却安於中亞，無意復仇，張騫不得要領而歸。但西域的軍事價值，漢

已漸加注意了。

匈奴向西北移動，侵掠烏孫。時在漢宣帝本始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漢庭求救，云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和漢聯合。漢發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里；而校尉常惠護烏孫兵，從西方入。漢和烏孫的聯軍，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驅畜產遠遁，所以五將少所得。校尉常惠和烏孫兵到右谷蠡庭，獲三萬九千餘級，畜產數十萬頭。這一次，匈奴的人民畜產潰散，被虜和死亡的均極重大，元氣頗傷。冬，單于自將萬騎攻烏孫，略有所得。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遺者不及十分之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東胡的餘部）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縻者皆瓦解。漢又迫其南，匈奴很想跟漢和親，但也不肯屈服於漢。漢的邊境漸少事。

其後，匈奴內訌更烈。初，五單于爭立，呼韓邪蓋并諸單于，自爲領袖。呼韓邪的兄自立爲郅支單于。郅支和呼韓邪戰，呼韓邪失敗；部下勸呼韓邪稱臣入朝事漢，求漢幫助。呼韓邪從之，在甘露元年，款五原塞降漢。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呼韓邪朝漢帝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其後呼韓邪北歸，人衆漸次來歸，國中遂定。郅支單于仍倔強，北擊降烏揭，發

其兵，西破堅昆，北并丁令，兼三國之衆，留都堅昆。後郅支殺漢使谷吉，自以負漢；又得知呼韓邪日強，恐怕來襲，想遠走以避。這時西域的康居國，受烏孫壓迫，便迎郅支到東邊，想和郅支合兵攻烏孫。郅支和烏孫原有仇，見康里來迎，十分高興，便帶部下到康居。康居王對郅支極尊敬，並以女嫁之。郅支幾次合康居兵寇掠烏孫，烏孫西邊空虛不敢居人者殆千里。郅支乘勝而驕，不爲康居王禮，又役康居的人民爲築城。西域諸國皆怨。漢西域副都護陳湯，矯制發兵入康居，誅殺郅支。到西漢末年，匈奴大半被征服，有的爲屬國，有的且內徙居於并州（今山西一帶）。

呼韓邪既北歸，事漢甚謹。王莽篡國，對於匈奴撫馭失宜，匈奴又懷二心，旋中國雲擾，匈奴又南窺，宣告獨立。光武初，因爲沒有餘力經營，甚至把幽、并民人，移到常山，居庸關之東以避匈奴。不久，匈奴分裂爲兩部，一號南匈奴，一號北匈奴。南匈奴的單于，遣使詣漢關，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並入居西河、美稷（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北匈奴居漠北，連年蝗蝻，又爲南匈奴、丁令、鮮卑、西域所侵，益不支。這時和漢族競爭兩三百年的匈奴，漸成強弩之末。

漢和帝時，南匈奴想兼併北匈奴，向漢請兵北伐。漢拜竇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綠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右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

鷄鹿塞，皆會於涿邪山。竇憲分遣副校尉閼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右蠡王師子等精騎萬餘，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北匈奴大敗，虜衆奔潰，單于遁走，部下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竇憲至燕然山，出塞已三千餘里，乃刻石勒功，紀漢威德。北匈奴屢敗，竇憲想完全把他消滅，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出塞五千餘里，擊敗北匈奴於金微山，克獲甚衆。北單于率部西走，後漢書稱其不知所在。其殘部數千人止蒲類海，擁北單于之弟爲領袖，遣使款塞。漢允之，立其爲北單于，派任尙輔護歸北庭。但又叛離，漢使人斬之，破滅其衆，於是北匈奴在中國者，消滅殆盡。

北匈奴大部既西走，中國史籍不復詳記其究竟。可是據近世西洋史家考據，則第五世紀時由東方侵入歐洲的匈人，實卽爲北匈奴。大概北匈奴單于被竇憲大敗之後，渡也兒底石河，踰金微山到康居。有一大部分的部分部下，不願跟隨遠徙，留建悅般（Yue-Pan）國，地方數千里，衆二十餘萬。這時候北匈奴盤據的所在，已在伏爾加河沿岸。旋北匈奴又從康居西進，征服奄蔡（Yen-Tsai）。奄蔡原和大秦（東羅馬帝國）連接。匈奴曾殺奄蔡王，統治該地的阿蘭人（Alanen）。當時阿蘭人勢力甚盛，許多小部族都自稱阿蘭人。阿蘭人和匈奴人同處一國，同是游牧民族，食肉飲乳，與匈奴人同俗。匈奴人既占領阿蘭人的居地，一部份的阿蘭人遂遷入多瑙河一帶。早在四〇九年，卽有一部分的阿蘭人越過比里紐斯山，侵入伊伯利安半島，由是

匈奴人也漸漸侵入多瑙河一帶。到了四三五年，雄主阿提拉爲匈奴人領袖，用兵如神。常統帥各小族，兵臨君士坦丁（東羅馬帝國首都），西逼西羅馬，迫令年納歲貢，卑辭乞和。匈奴人就此立腳於中歐。據說近代匈牙利的馬札兒人，卽匈奴人的苗裔。

再說南匈奴從此爲漢藩屬，雖有時一部分反抗爲亂，但勢力分散，旋起旋平。到後漢末，南匈奴單于且改姓劉，來朝漢。漢留之，賜以邸舍，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列代不絕。其部落雜居漢地，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戶口漸繁。曹操當國時，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監之。雜居既久，匈奴漸中國化，然勇武之風尙存，爲中國隱憂。尤其在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布滿雜居的匈奴，和漢人常有衝突。內徙的匈奴，既漸滋蔓，乃伏後日五胡亂華的隱憂。

當時匈奴還在半開化時代，文化自然不及漢族，可述者如次：

（一）漢族久進於農耕，而匈奴迄滯於游牧，逐水草而居，隨畜牧而轉移。所畜的多爲馬牛羊，也有橐駝、羸之屬。無城郭田園，然却各有分地。在大漠的綠洲中，偶有耕植穀物的，但極少數。

（二）匈奴人性質十分強悍，擅騎射。除畜牧外，並以射獵禽獸爲生業。匈奴雖勇敢善戰，但缺乏訓練。利則進，不利則退，因此一遭困敗，就瓦解雲散。又貴壯健，賤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頗有所謂斯巴達

精神。

(三) 匈奴無禮教。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可見是行多妻制，而更混亂。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氏。

(四) 匈奴的信仰，大概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朝農，單于出營拜始升之日，夕拜月。其舉事也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領袖的喪，送死有棺槨金銀裘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五) 匈奴的官制，因中國的影響，歷代略有改變。大致單于以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又，匈奴的階級極嚴明，行奴隸制度；戰爭的俘虜，都當作奴婢。

(六) 匈奴從事遊牧，生活簡單，極重視漢物。「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酒的貴重可知。漢所賜匈奴的東西，不外繒絮、毳氍等，這正是匈奴所嗜的。因為匈奴寶愛中國物品，積久中國化而不能自拔了。

(四) 鮮卑系初盛

漢族東北方的異族，時稱鮮卑。鮮卑，古稱東胡，因其在匈奴東，故中國人稱之。普通以為通古斯一語，就是中國語的東胡；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以為古東胡及今通古斯不能視為一族。究竟兩者關係如何，實無

定論，現今通古斯人含有東胡人的血液，則可斷言的。我們這裏不把這一族稱東胡，而叫鮮卑系的緣故。一來避免與通古斯的糾紛；二來東胡乃中國人稱之，而鮮卑實其本名。且鮮卑這名字，比較普遍的緣故。但在漢以前，鮮卑之名不彰，只以東胡稱之的。

自先秦時代，東胡就住在漢族的東北方，約在現今河北、遼寧、熱河一帶，與漢族甚近。史稱燕北有東胡，山戎，山戎大概也是鮮卑系。山戎曾與漢族鬪爭，在春秋時代，並建立國家叫無終。後山戎之地，陸續爲漢族所蠶食，其人也消滅。戰國時，燕和東胡接近，常有交涉。燕將秦開，曾爲質於胡，胡人頗予信任。秦開歸，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進占其地，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洋、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以拒胡。這五郡之地，大概就是鮮卑、肅慎等系民族所居，而被燕逐走的。

秦時，東胡已強，因秦固守長城，未足爲中國患。會匈奴雄主冒頓單于立，侵略四方，東進襲破東胡。東胡殘部，分爲兩支，退保兩山，這兩山的確實地點，今不可考。其中一支稍北，用本名鮮卑；另一支稍南，較近中國，稱烏桓。其實烏桓也不過是鮮卑的一分派，後來仍舊是歸併於鮮卑的。烏桓所退保的山，就名烏桓山。

烏桓自被匈奴所擊破，衆遂孤弱，常臣伏於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質其妻子。漢武帝時，霍去病大敗匈奴，東北稍寧，因徙烏桓於上谷、漁洋、右北平、遼東、西五郡塞外，替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領袖）

母年來朝見一次。漢置護烏桓校尉來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漢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的家，以報宿怨。匈奴大怒，發兵兩萬騎，東擊破烏桓。漢霍光得知消息，遣將范明友領二萬騎出遼東，邀擊匈奴。時烏桓也常犯塞，霍光乃戒范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烏桓從此怨漢，寇掠幽州。宣帝時，乃稍保塞歸附。王莽想擊匈奴，使嚴尤率領烏桓屯駐代郡，並質其妻子。烏桓不服水土，好幾次求去，不蒙准許，就叛離返本土，其所質妻子多被漢殺戮，於是怨漢更深。匈奴乘此機會，誘臣烏桓，結連寇邊。光武初，烏桓跟隨匈奴，寇鈔北邊無寧歲，代郡以東尤被其害；而烏桓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爲患更烈。

恰巧匈奴國內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漢乃以幣帛賂烏桓，爲柔遠計。旋遼西大人郝思等兩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皆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漸沐浴中國化，並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漢置校尉於上谷、雷城。而鮮卑也在是時通譯使，其歸附者，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歲給錢二億七千萬，以爲常。並以妻子質於漢。歲時互市。在後漢明章和三世，邊塞平靜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掠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

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漢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僅等擊，大破之。

靈帝時，緣邊各郡的烏桓，中國化已深，漸成割據式的寇盜。上谷大人難樓，遼西大人丘力居，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都擁有千百部落，僭號稱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兄子蹋頓立，驍勇。袁紹矯制，皆拜爲單于。蹋頓隱然爲烏桓領袖。袁紹爲曹操敗滅後，子袁尚奔蹋頓。建安十二年，曹操親自北征烏桓，大破之於柳城（今熱河凌源縣），斬蹋頓。袁尚、樓班、烏延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烏桓餘衆降中國者，約有萬餘部落，都內徙中國。鮮卑系人民同化中國者，以烏桓爲最先。從此烏桓的名稱，不見於史；其本幹鮮卑，占據匈奴故地，反而更盛。

鮮卑住在烏桓之北，也以山得名；或以鮮卑兩字，和「西伯利亞」有關係，然未能確定。鮮卑初也服屬於匈奴，因離中國較遠，初未通中國。光武初，匈奴強盛，率烏桓、鮮卑寇邊，後和中國通譯使，稍稍相安。這時鮮卑和中國衝突較少，因爲有烏桓、匈奴間隔，不直接毗鄰的緣故。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匈奴西走，大漠遂空。鮮卑乘虛占據匈奴的故土，一面休養生息，一面歸併殘留的匈奴部落十數萬，於是鮮卑漸盛。是後或降或叛，和匈奴、烏桓鼎峙塞北。

漢桓帝時，鮮卑出了一個勇武的領袖，名檀石槐。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來搶掠牛羊，他單

騎追擊，所向無前，把所失的完全奪還，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於是檀石槐立王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的彈汗山上，兵馬壯盛，次第歸併附近各小部落。南寇中國的塞外，北拒丁令，東却夫餘（今朝鮮境），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旋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都歸檀石槐統轄。常擾邊，漢靈帝時，曾發兵三萬征之，敗績。這時鮮卑雖強，其勢不大，漢只受困擾，還沒有感到像匈奴一樣的威脅。

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他的父，斷法不平，衆漸離心。後和連攻北地，被善駝者所射殺。其子鶻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鶻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後，鮮卑一小部大人軻比能出，復能統轄各部落，盡收匈奴故地，從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都爲鮮卑王庭。屢次犯邊，幽并問頗多事。魏青龍中，幽州刺史并領烏桓校尉王雄，遣勇士刺殺軻比能。諸弟繼統其衆，在遼西漁陽右北平塞外，去邊遠，不復爲害。

鮮卑系在漢魏之間，爲什麼不能像匈奴一樣，給中國以大威脅呢？最大的原因，是漢時的鮮卑，分成許多小部落，毫不統一團結，以致不能集中力量。其間雖偶有雄健的領袖出，如烏桓的蹋頓，鮮卑的檀石槐，然而也不過威服諸部，絕無結合之而成帝國的念頭，所以人亡政絕，部衆仍舊離散。不過鮮卑既南拓，和中國

接觸日多，漸染其文化，程度漸高，終究步匈奴的後塵，而雄飛北方。兩晉南北朝時代，慕容、拓跋、宇文諸氏，就相率崛起。

鮮卑、烏桓的文化，大致相似，均在野蠻狀態，比匈奴更低。綜其可述者如次：

(一) 以狩獵及遊牧爲生。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衣食住均極原始：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

(二) 偶有種植。其土地宜稌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耕種常以布穀鳴爲候。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給中國。——這大概是一部分漢化漸深者的情形了。

(三) 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的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聘幣。婿隨妻還家，爲妻家服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鮮卑婚俗略有異：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寡嫂；惟婦女死後仍歸其故夫。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寧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之故。貴少而賤老。

(四) 俗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及先大人之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俗貴兵死，斂尸以棺，家屬在旁哀哭。到葬期，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把死者的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

護死者神靈歸赤山。據說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猶如中國死者，魂神歸岱山一樣。

(五) 政治極散漫，比匈奴不如。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死後改推，並不世襲。(從檀石槐以後，方才父子繼。) 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傳行於各部落間；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

(六) 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盜不止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請求判罪。有罪者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亡命的叛徒，在大人緝捕中者，各邑落不得收留；徒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

(七) 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其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

(八) 和中國交通以後，文明漸進。婦女能刺章，作文繡，織氈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大概這都是中國人所教。又三國志稱軻比能：「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制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卽是一證。

(五) 貉族人朝鮮

貉與貊通，又有濊、濊貉等名稱。貉雖常見於中國古籍，但爲今日朝鮮人之祖，而不在今中華民族範圍內。在政治上而言，貉不能列爲中華民族的一系；然在古時和中國關係很多，文化上人種上頗有連繫，應略述其古代和中國的交涉。

上古時貉族似跟中國人住地十分接近。後來漸東南遷，居於朝鮮半島，自成一族。可是朝鮮半島在歷史上，曾爲中國的一部分，文化上受中國影響極深，人種上多受中國的移民，惟移出於中國的極少吧了。如今中國渤海沿岸人民，諒略有貉族血液的。

貉族在古代接近東夷，居於渤海沿岸；後因漢族的開拓，乃向東北退卻。殷道衰，其王族箕子奔朝鮮，爲朝鮮王，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這是漢族初次啓牖貉族。雖然，古朝鮮在何處頗有異說，大致至多也以朝鮮半島的西北部爲限。當時貉族的分布，還在遼東朝鮮西北一帶，和中國很接近，所以春秋戰國時代，常捉起貉。燕開五郡，東胡及貉都被逼遠徙，貉更漸向朝鮮半島推進，奠基於該處。

箕子爲朝鮮國王，傳四十餘世。秦漢之間，中國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燕人衛滿，逐走朝鮮國王，而自王朝鮮。衛氏不數傳，至孫右渠，濊君（大概是貉族土著）南閭等帥右渠率三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漢武帝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其地爲中國統

治者近四百年。

漢時，在滿洲南部及朝鮮北部，貉族尙建有夫餘國，介於肅慎和鮮卑兩系民族間，和中國略有交通。東漢末，夫餘服屬遼東，公孫度曾以宗女妻之。

魏晉之間，貉族在朝鮮半島上，又有高句麗和百濟兩部興起。高句麗近遼東，受中國的卵翼甚深，但自漢以來，貉族和中國的關係，就在若斷若續之間了。

(六) 氏羌的出現

氏羌系這名詞，有兩種意義：一爲氏與羌；一謂羌其大名，氏其小別，氏不過是羌中的一支。無論此二說孰是，氏羌兩字必須連用，才可以包括這一系。

就名詞看來，氏羌系就含有複雜性，不像匈奴、鮮卑那樣的單純。因爲氏羌系中的氏和羌，無論其爲平行的或分支的，總得分別言之。而且氏羌散布的範圍很廣，中國的西北、西方、西南都有分布的區域，又是叢山崎嶇之區，成爲零星的部落，缺乏系統，所以顯得非常複雜。氏羌從古就跟中國接觸不絕，然而他重要的事跡，卻在秦漢時開始的。所以這一節題名爲「氏羌的出現」，從這時候起，中國歷史上才有了氏羌的一頁。

周武丁會服氐羌，這是歷史上最早的記載。周武王伐殷，得西方蠻族之助，其中的庸、蜀、羌係屬氐羌系無疑。西方蠻族曰戎，然而戎不全屬氐羌系，如犬戎、北戎等即是匈奴。但也有西戎的零碎部落，屬於氐羌的，爲秦兼併，次第同化於漢族。因範圍不大，合併較早，可以不論。這裏對於秦漢時氐羌分三方面來說：（一）西南的氐羌，（二）塞內的羌，（三）西域的氐羌國。

（一）西南的氐羌，以氐爲大宗。最早有庸、蜀兩部，曾從周武王伐紂。春秋時有庸國，在今湖北竹山縣。春秋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共滅之。此後，即合併於漢族。蜀在戰國時爲秦所滅，並徙秦民萬家實之，混合的結果，蜀人也合併於漢族。

在隴蜀之南，今嘉陵江（古名渝水）流域一帶分布的氐羌，名巴人，又作巴氏。傳說巴是香象的蛇，說文云：「巴，蜀桑中蟲也。」或係騰之名。巴氏在春秋時和楚有關係，戰國時滅於秦，至漢時方始中國化，而勇悍的性格仍保存着，在後日五胡亂華中，也參加爲一分子。巴氏大致有兩種，一名南郡蠻，一名板楯蠻。這兩種人都是西南氐羌的主角，所以在下面一述。

南郡蠻又名廩君蠻，他的起源的傳說頗有趣。後漢書云：巴郡的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譚氏、相氏、鄭氏，都是出於武落鍾離山。這山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都生於黑穴。這五姓之子長

成後，因未有君長，相約擲劍於石穴，能中者被奉爲君；巴氏子獨得中。又相約各乘泥土做的船，能浮者被奉爲君；餘人悉沈，只有巴氏子得浮。於是大家推巴氏子爲廩君。廩君乘土船從夷水到鹽陽，遂爲這一帶的君長，四姓皆居臣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每次總以生人祭祀廩君，沿爲風俗。秦惠王并巴中地，仍讓舊酋巴氏做君長，並與通婚，以秦女下嫁，而歲徵賦稅。到漢朝時，南郡太守靳疆，請遵照秦時制度，以撫慰南郡蠻。建武二十三年，南郡署山蠻雷鵠等始反叛，寇掠百姓；漢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後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又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諸軍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腹數路攻之，大破諸蠻。許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這些徙居江夏的南郡蠻人，改稱沔中蠻，後漸和漢族混淆不分了。南郡蠻中還有一支，緝賓人，曾幫助漢高祖平定三秦，後還故土。漢末，張魯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便從巴西的宕渠遷到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遷其衆於略陽北土，復號巴氏。這一支爲成漢李氏（李特）之祖。

板橋蠻也是巴氏的一種，世居渝水左右，在秦昭王時歸附，秦仍其制度。漢高祖時，也曾從漢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其人天性勁勇，常爲漢前鋒陷陣，屢立戰功。又喜歌舞，漢高祖曾命樂人習之，號「巴渝舞」。在漢時漸同化，世世服從，郡守常率以征伐。偶有叛亂，不外由於漢的官吏壓迫所致；一加宣慰，旋即平

復。其實板橋蠻和南郡蠻，是巴氏的兩支，常混合而不分。歷秦漢三國，其文化已和中國同，只有勇悍之風未除。此後巴氏的崛起，原是叛亂割據的性質，並沒有民族競爭的意味了。

巴氏住在渝水流域；在渝水以外，氏羌的部落分佈更廣。所謂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都最大；自柞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驪最大；在蜀之西，自驪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這一大批另碎的部落，都屬於氏羌系，狹義的稱作氏。因為他們住在巴蜀的西南，漢時又稱他們為西南夷。（西南夷不盡屬氏羌系，也有羅羅系和馬來系，詳下節。）漢武帝開闢西南夷，以柞都為沈黎郡，冉驪為汶山郡，白馬為武都郡，始逐漸同化。其中住在武都的白馬氏，為患最深；憑藉險阻，屢起叛亂，輾轉於隴蜀之間，到漢末尙未能廓清。還有一部分氏族，住在四川雲南之間，漢書云：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嵩昆明。編髮，隨畜移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則和羅羅雜居，也許血統也不純粹是氏族了。

（二）塞內的羌，原是氏羌系的一支，單名羌，住在河湟西海之間。那裏地較平夷，便於獵牧，風氣稍類北狄，為中國患極甚。羌的祖相傳為無弋爰劍，而派別極繁。據說，爰劍在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後得亡歸，秦人追之急，藏於岩穴中得免。秦人在岩穴外焚燒，見有景象如虎，替爰劍藏火，得以不死。爰劍既出，又與剌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兩人相偕逃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

死，敬畏如神，推爲領袖。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却教羌人田畜，羌人繁息，依之者日衆，從此十分興盛。

秦漢之間，羌人漸移居塞內。在漢初景帝時，羌族領袖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漢乃徙之狄道，安故臨洮，氏道，羌道（均在今甘肅），這是羌人附塞的開始。時匈奴冒頓，臣服諸羌，漢武帝乃度河湟，築令居塞，開河西的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通道玉門關，使羌和匈奴隔絕。從此羌更近中國。但是同化之效，非旦夕可期，而且羌人被髮左衽，在塞內和漢人雜居，習俗既異，言語不通，往往被中國的小吏黠民所侵奪，窮蹙無聊，遂多反叛。在前漢末年，以迄後漢一代，成爲中國的大患。最早是先零羌爲寇，被漢兵所擊破，漢並置護羌校尉，以統領諸羌。羌乃去湟中，居今青海一帶。宣帝時，復渡湟水，犯塞，趙充國屯田以待其敵，卒破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元帝時，馮奉世又擊破之。王莽輔政，令羌獻西海地，以爲郡，築五縣濱海，亭燧相望，西邊小廉。莽敗，諸羌又據西海叛，槐囂不能討，乃加撫慰，利用之以距漢。囂亡，先零羌復寇邊，被隴西太守馬援所擊破，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於是先零羌平。

先零羌平，燒當羌亂又起。燒當羌初種小人貧，後居大榆中，地肥美，阻黃河爲固，緣山臨海（青海），以廣田畜，遂漸強盛，代先零而興。自光武末到和帝時，數爲邊寇，後乃敗走，賜支、河曲，又爲漢兵所破。時漢擬復

西海郡縣，仿前漢的樣仿，以固邊塞。夾河列屯，凡三十四部。功垂成，而羌亂又大作。

安帝永初元年，漢征發金城、隴西等降羌數百千騎征西域。諸羌恐怕遠屯不返，行到酒泉，多有散叛。於是各郡發兵邀擊，或覆其廬落。羌遂同時奔潰。時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執銅鏡以象兵，或負案以爲楯。亂本易平，而郡縣貪懦，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羌患日深。於是先零別種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歷二十年，用軍費二百四十餘億，方得討平羌亂。越十年，當永和元年，復叛。至沖帝永嘉元年，乃平。凡八年，軍費八十餘億。桓帝延禧二年，燒當八種又寇隴右，段熲討破之。不久段熲坐事徵，代以胡閹。胡閹無威略，羌亂轉盛。旋復派段熲，熲以盡殺爲主，出兵勦擊。至靈帝建寧二年，乃平。後漢國力至此已竭。羌人也死亡甚衆，餘者逐漸同化，西邊才告平靜。此後在五胡亂華時，降羌再露頭角，已經缺乏民族競爭的意味，不過以割據的軍閥出現吧了。

(三) 西域的氏羌國。上述擾亂中國的羌，都是住在塞內的降羌。在塞外卽今青海、新疆、西藏一帶的，還有許多羌人，但和中國無多大關係，只在漢通西域時，略有往來。這些羌人的部落和國家，略述如下：

(1) 婁羌。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婁羌，婁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其國僻在西南，不常孔道。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糶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2) 西夜 西夜與胡 (匈奴) 異，其種類如氏羌，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西夜國王號子合，國中有戶三百五十，口四千。

(3) 蒲犁 蒲犁和下述的依耐、無雷，都是西夜一類。蒲犁國王治蒲犁谷，有戶六百五十，口五千。

(4) 依耐 有口六百七十，俗和西夜子合同。

(5) 無雷 有戶千，口七千，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西夜子合同。

(6) 大月氏 大月氏的氏，或作「氏」，屬何種族，今尙未定。起初居敦煌祁連間，大概是氏羌系的一支。本是行國，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後被匈奴擊破，月氏部衆西走，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都罽賓北。大月氏既建國，大夏故墟，國勢轉盛，煥然爲葱嶺西的一個文明國家。因與西方諸族雜居，種族漸不純粹，故或疑非氏羌系。當大月氏西走時，一部分不同走的，保南山，號小月氏。與諸羌、漢人雜居，略通婚姻，也稱中月氏。胡在張掖者，號義胡。史載其風俗言語，與羌無異。不久遂密合在羌族裏。

(7) 宕昌羌 在今康藏、青海之間，風氣未開。

(8) 鄯至羌 在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也和宕昌相同。

(9) 赫羊國等羌 鄯至之西有赫羊國。又有東亭衛、大赤水、寒宗、石河、薄陵、下習、小倉驛等諸羌國，風

俗粗獷，比宕昌、鄧至更閉塞。

(10) 党項羌 在今黃河源。其地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養犛牛、羊，豬供食，不知稼穡。在漢時和中國乏接觸，文化極低。到宋時蔚爲大國，卽西夏，詳後。

(11) 白蘭羌 在党項羌西。

(12) 嘉良夷等羌 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嘉良夷。嘉良夷之西有附國。附國西有薄緣夷。其西爲女國。女國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有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碓、白蘭、北利、模徒、鄒鄂、常迷、渠步、桑梧、千碉等，並在深山窮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

(七) 西南夷的經營

前漢時，中國開始經營西南夷，拓地山林之區，並吸取異族。但漢代所謂西南夷，實在是一個極籠統的名稱，他包括的範圍極廣。西南夷中有氏羌一系的人，已述於上；又有羅羅系、馬來系、苗傜系等人。所以西南夷是南派諸族的通稱呢。

古書常提及濮或百濮，「百」爲多數的形容詞。濮族在漢族的西南，也就是漢時所稱的西南夷，是包

括南派諸族的籠統名稱，不必推求究竟屬於何系。周武王伐紂所率的八種異族，濮居其一。當時濮人還以象牙文犀翠羽等熱帶產物入貢。但是跟中國的交涉，並不怎樣頻繁；又因沼澤、山嶺、樹林的阻隔，往來不便，開化也較遲，受中國的影響不深。

春秋時，長江流域的楚國，拓地西南，和濮（意即西南的各系異族）屢有接觸，互相侵伐。楚曾作舟師伐濮，漸次蠶食，濮地卒為楚占。其中如苗獠系，初據洞庭、彭蠡之間，旋沿洞庭流域而退居湖南。又如羅羅系的滇，曾為楚將莊躄所據。但是楚只有導夫先路的功績，而西南夷的開闢，還待秦漢之間，尤其是在勤遠略的漢武帝時。關於西南夷的經營，這裏以各系民族來劃分，綜述如下：

（一）苗獠系 從前對於南方的異族，統稱曰蠻；「苗」就是「蠻」的轉音。苗獠兩字，起於中古之後，從前就是以「蠻」來統稱的。苗和獠雖是兩種人，但確為同系，一因其語言相近，並屬蒙克麥語系；二因其體質也相類，獠大致如苗民，只是面部略平，顴骨略高，身略長；三因苗獠兩字的聲音相似。所以我們把苗獠合稱一系。

上古時的苗，並不是苗獠系，雖然其詳不可攷。苗獠系初見於歷史，當推秦漢的蠻，漢時有武陵蠻。武陵即今湖南常德縣。武陵蠻奉犬為祖，即所謂圖騰崇拜，和現在的獠族同，可謂苗獠系之祖。武陵蠻起源的神

話，是這樣的：上古時，中國有犬戎入寇。帝高辛氏乃懸賞天下，有能得犬戎領袖吳將軍頭者，賞黃金千鎰。邑萬家，並妻以公主。帝畜有一狗，其毛五采，名叫槃瓠；它聞帝下令，居然銜了吳將軍的頭，來到闕下。帝大喜，但是對於槃瓠，既不能賞金封爵，更不能把公主嫁它，很覺無法酬功。公主聽了，以為帝皇下令，不可失信，因請行。帝只好把公主配給槃瓠。槃瓠便負了公主，遠走南山，找到一處幽險的石窟居住。公主和畜類相棲，經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這些子女自相匹配，織績樹皮染以草實，成五色衣服，製裁都有尾形，示不忘宗。後公主歸寧，以狀告帝，帝遣使迎諸子歸。諸子衣裳斑斕，言語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日繁，外癩內黠，安土重舊，即是住在長沙武陵一帶的蠻族。——今苗獠以槃瓠為祖，牽狗為圖騰，大概也是根據於這神話的。

夏商之間，蠻衆漸為邊患；到周代而其勢更盛。楚拓境南方，征服蠻地。戰國時，秦略楚，以其地置黔中郡。可是蠻衆退入山深林密之區，仍舊不受中國的啓牖。漢興，改為武陵郡，因名蠻衆為武陵蠻。這時蠻衆漸沿洞庭流域西南退，居今湖南、貴州的沅江上游之地，以山林自蔽，和中國極少接觸。後漢光武時，武陵蠻領袖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漢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反為所敗。臨沅也陷。漢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擊敗蠻衆，單程等飢困乞降。會馬援病卒，漢遂受降，為置

吏司，蠻平。然而形式上地屬中國，實際上蠻衆深入山林，別有天地，並未同化。

(二) 羅羅系 羅羅系包括羅羅人和住在中國的緬甸族，今在四川之南雲南之北，和雲南西部一帶。羅羅系在唐以前，歷史不明。先秦的百濮，必有羅羅在內，因此現在有人稱羅羅系爲濮族；但濮人範圍極廣，除羅羅外，並有其他諸系，已述於上。漢代的西南夷中，也有羅羅系，但也難以確指。這裏只述其疑似羅羅系的。至於確證，還待將來呢。

周武王伐紂時的八種異族中，有盧人；此盧是否乃後來的羅羅，疑莫能詳。又濮人是否指羅羅，也待更充分的證據。這裏只可置之不論。

漢時西南夷中的古國，有夜郎與滇，疑是屬於羅羅系。夜郎在今貴州四川雲南之交，或謂屬於苗瑤系，均無確證。以地域言之，屬羅羅較妥。滇在今雲南，和夜郎相接，而在其西。夜郎的起源，也有一則神話。據說初有一女子，浣於澠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便攜歸撫養。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其西則有滇國。因山林阻隔，和中國絕少交通。楚頃襄王時（或作威王時）遣將莊、關循江上，進略西南。莊將擬伐夜郎，西至滇，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齊，楚的巴、黔中兩郡道塞不通。莊乃變服從俗，以其衆王滇。秦時，對於這一帶略有經營，不旋踵而秦亡，所經營的也成泡影。漢初，專意巴

蜀，而放棄雲貴。但是巴蜀的商民，仍私行交通，取其犍馬、犍犢、旄牛（均西南夷的產物）。漢武帝建元六年，番陽令唐蒙使南越（廣東）。南越以蜀產的枸醬款待唐蒙。問所從來，云道西北出牂柯江。唐蒙歸，問蜀賈人，知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數步，足以行船。唐蒙因上書，言從此可出奇兵制南越。武帝始有意經營西南夷，拜蒙爲中郎將，使諭夜郎，以其地爲犍爲郡。然而夜郎不肯降。後漢以公孫弘言，罷事西南夷。大旅行家張騫出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據大夏的人說，從東南身毒國（天竺）可數千里，得蜀賈入市。或聞邛西二千里有身毒。（蓋印度原在中亞東南，四川之西。）張騫因倡言說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如果開闢蜀、身毒國交通綫，以達大夏，較經西域爲便近而無害。於是漢再事西南夷。

漢派使者間出西夷，西向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不能達身毒國。但中國和滇的道路始通。滇王曾問漢使者說：「漢與我孰大？」及夜郎也是這樣，可見其閉塞。南越反，漢發南夷兵征之。南越平，且蘭君（在今貴州）反，漢兵還誅之，平其地爲牂柯郡。以邛都爲越巂郡。夜郎侯迎降，以其地爲縣，屬牂柯。漢賜夜郎以印綬。漢威力更由夜郎西達滇國。滇王乘數萬，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等邦，都是同姓相扶，不肯降漢。武帝元封二年，漢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漢以滇地爲益州郡，賜滇王印綬，復長其民。以後益州夷仍有反叛，惟漢民族文化，也漸流入，影響始深。且自關

郡縣後，中原人士，略有移入，民族血統初呈混合。

漢朝西南夷中，還有邛都、僑、昆明諸夷，疑也是羅羅系。邛都夷史記稱「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按其地，在今四川西昌縣東南，和現在羅羅住地相近。僑夷在今四川西昌縣治，其附近大涼山至今尚是羅羅族的根據地。昆明夷史言與哀牢夷同祖，或是馬來系；但昆明夷當時所居地在四川之南雲南之北，現在也是羅羅的地方。所以諸夷究屬何系，殊難斷定。

三國時蜀諸葛亮爲滅後顧之憂，南征益州郡的南蠻。當時的益州包括今四川南部雲南北部，正是現在羅羅居地。也許諸葛亮所征的南蠻如雍闓、孟獲等，是羅羅系。諸葛亮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秋遂平四郡，分其羸弱配大姓魚、雍、婁、孟、景、毛、李爲部曲，又收孟獲及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炎爲官屬，採取羈縻政策。

(三) 馬來系 在中國的馬來系人，包括於百濮和西南夷中，又名僃人。漢時西南夷中的哀牢夷，顯然是屬於馬來系。哀牢夷住今雲南西部。其起源的傳說如此：有婦人名沙壹者，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男孩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索所生子。九子見龍都驚走，獨最幼的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幼子名九隆，長大後黠黠冠羣，諸兄共推其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

生十女子，九隆兄弟各娶其一爲妻。種族滋繁，卽哀牢夷。其人以龍爲圖騰，有文身俗。——這正是馬來系的特點。哀牢夷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從有生民以來，未嘗和中國交通。後漢光武時，哀牢夷領袖賢栗等率種人詣越巂太守 鄭鴻降，求內屬。漢以其地置永昌郡，委太守與其王並治之。旋其屬一部分反，爲漢夷合兵所平。諸葛亮南征，中國文化也達到西南一帶。復有軍卒遺留着，與土人混合，風氣也漸開闢。

秦漢時代西南夷的經營，已如上述。當時雖以兵力和威勢，臣服南方諸族，收其地爲郡縣。然而其土人領袖，仍保持其地位，和漢的官吏合治。在邑城中，諸族漢化較深，血液也和中國人混合，失其本質，而融化於中華民族中。然而在山嶺之區，苗、僮、羅、馬來各系人，聚族而居，保持其固有的風俗、言語，和中國關係甚淺。又因地勢崎嶇，交通不便，漢朝雖有開闢之功，而同化之效，歷千餘年至今還未能全然完成呢。

第四章 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民族

(一) 五胡亂華和南北朝對峙

兩晉南北朝時代，先有五胡亂華，繼有南北朝對峙，在中國民族史上，是劃時代的一頁。秦漢時代同化異族的工作，到此方才完成；再度擴大的漢族，在隋唐能發揮新生的偉力，也溯因於此。縱觀兩晉南北朝的歷史，完全是在中國各民族由競爭而合併史。這一節先述其政治史的大概，下面再分述各族的消長。

晉朝於二八〇年統一中國。中國的主人翁，照例仍是漢族。——不過此漢族陸續吸取異民族，已經擴大，非復先秦時代的漢族了。——開國之君晉武帝，晚年倦勤，耽於宴樂，又撤去州郡武備，許諸異族得入內地雜居，遂兆晉室傾倒之基。武帝死，晉惠帝立，八王之亂驟起。司馬氏骨肉相殘，亘十六年之久，晉室屏藩既空，國力大衰。五胡乘此機會蜂起，晉室到底南遷，中原土地，淪於虜狄。

五胡者，指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匈奴、羯屬匈奴系，鮮卑屬鮮卑系，氐、羌屬氐羌系。這五族自漢朝以來，移住中國邊境，乘晉內亂，所在競起，建國前後凡十六（實則近二十），互相攻伐者亘百餘年，直到南北朝之初始已。

公元三〇四年，匈奴劉淵起於左國城，旋遷平陽（在今山西），稱漢帝。史稱前趙。劉淵子劉聰，遣劉曜、石勒攻晉，三一年，長安陷，晉帝被執，西晉亡。從此黃河流域淪於夷狄的馬蹄下。晉宗室司馬睿（元帝）即位於建康（南京），史稱東晉，僅保長江流域，為一片乾淨土。當時中原人士，紛紛南渡，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漢人，更趨密切的結合；漢族在長江流域的根基，也完全奠定。

劉聰死後，劉曜繼為（前）趙王。石勒也據襄陽（今河北邢台），號趙王。史稱石勒為後趙，以別劉曜的前趙。石勒為匈奴別部羯人。當匈奴羯大起時，巴氏李雄入成都，併有四川、貴州，稱帝，時在三〇四年，史稱成漢。鮮卑的慕容廆也併合諸部，奄有遼東西；其子慕容皝，號燕王，史稱前燕。

於是中原大亂。先是後趙的石勒，擒劉曜於洛陽，滅前趙；又擊東晉，取江淮之地而稱帝，稍致太平。數傳後，漢人冉閔篡後趙，號魏帝；氏酋苻洪據關中，號秦王；漢人張軌據河西號涼王（前涼）。這時燕王慕容皝之子儁，乘機入河北，滅魏帝，統一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晉，已滅成漢。——北方的前燕和南方的東晉對峙。氏酋苻健（洪之子）入長安，稱帝，史稱前秦。苻堅繼立，先滅前燕，復滅前涼，又遣氏酋呂光徇西域，幾統一北方諸族。三八年，苻堅南下攻晉，大敗於淝水，諸族瓦解。慕容垂據中山號後燕；慕容沖起自平陽稱西燕；羌酋姚萇據長安號後秦；鮮卑的乞伏乾歸於隴西建西秦；鮮卑的秃髮烏孤於河湟建南涼；氏酋呂光

於河西建後涼；匈奴的沮渠蒙遜於靈夏建北涼；漢人李嵩在敦煌建西涼。前秦主苻堅爲後秦的軍隊捕殺，秦旋亡。

鮮卑的拓跋珪，崛起盛樂（歸綏南），先攻滅後燕，自卽帝位於平城，是爲元德。這武帝。後燕亡後，慕容德建南燕於滑台（河南滑縣），馮跋建北燕於龍城（北狄特），合力以拒元魏。時後秦已滅，後涼、臣服南、北、西三涼，北方復有統一的盼兆。不久，東晉劉裕北伐，次第滅南燕、後秦；可惜劉裕覬覦帝位，無意恢復中原，其地復歸元魏。而魏經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剪滅北燕、北涼、夏諸國，統一黃河流域。時南方則劉裕篡晉，建立宋朝，雄據長江流域。北方的元魏和南方的（劉）宋對峙，遂開南北朝。

此後南方則軍閥篡奪頻仍，由宋而齊（蕭道成建）而梁（蕭衍建）而陳（陳霸先建）。北方諸族，由混合統一而迅速地向中國化途上邁進。游牧騎士漸定居而務農，生活情形也模仿中國；固有的言語、風俗、習慣，次第融合而消失。元魏開北朝之端，旋分東魏、西魏。高氏篡東魏而建北齊，宇文氏篡西魏而爲北周。於是南方的陳和北方的北齊、北周，成鼎足三分之勢。

北周武帝於五七七年滅北齊，遂併合江北。至武帝孫諱帝，年幼，太后之父楊堅輔政，於五八一年楊堅受北周帝禪，建隋朝。隋軍南下，先滅江陵的後梁，次滅陳。五八九年，中國復歸統一。就政治上言之，隋結束分

裂之局，重建統一的國家；就民族而言，異族中國化的極多，一方面是漢族的擴大，一方面是中華民族開始形成。所以在隋唐時代，中國人能夠發揮新生的力量，創造出歷史上燦爛的一頁來。

關於五胡亂華和南北朝對峙，另立兩表，俾得稍明系統。

五胡十六國興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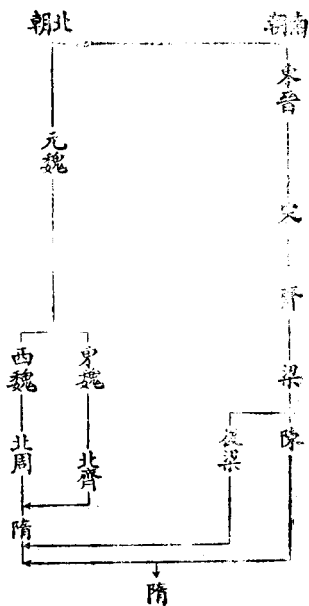
——以建國先後爲次序——

國名	種族	始祖	代數	都城	興亡年代	滅亡的對手
1 前趙	匈奴	劉淵	五	平陽 長安	三〇四——三二九	後趙石勒
2 成漢	氐	李雄	五	成都	三〇四——三四七	晉桓溫
3 後趙	羯	石勒	三	襄陽 鄴	三一九——三五一	前燕慕容儼
冉魏	漢人	冉閔				(不在十六國內)
4 前涼	漢人	張軌	五	姑臧	三四九——三七六	前秦苻堅
5 前燕	鮮卑	慕容儼	二	薊 鄴	三四九——三七〇	前秦苻堅
6 前秦	氐	苻健	六	長安	三五——三九四	後秦姚興
7 後燕	鮮卑	慕容垂	五	長安 中山 龍城	三八四——四〇九	北燕馮跋
8 後秦	羌	姚萇	三	長安	三八四——四一七	晉劉裕
西燕	鮮卑	慕容沖				(不在十六國內)
9 西秦	鮮卑	乞伏國仁	四	苑川	三八五——四三一	夏赫連定

- 10 後涼
11 南涼
12 北涼
13 南燕
14 西涼
15 夏
16 北燕

漢人	匈奴	漢人	鮮卑	匈奴	鮮卑	呂光
馮跋	赫連勃勃	李嵩	慕容德	沮渠蒙遜	禿髮烏孤	呂光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四
龍城	統萬	敦煌	廣固	張掖	西平	姑臧
四〇九—四三六	四〇七—四三一	四〇〇—四二〇	三九八—四一〇	三九七—四三九	三九七—四一四	三八六—四〇三
元魏太武帝	元魏太武帝	北涼沮渠蒙遜	晉劉裕	元魏太武帝	西秦乞伏氏	後秦姚興

南 北 朝 表



(二) 匈奴的消滅

南匈奴入居塞內，漸趨漢化，但固有的風習未除，和中國人常多齟齬，陰懷反側。五胡亂華，就是由匈奴

首舉拔旗的。在五胡亂華的百數十年中，匈奴系建國凡三次，計（一）前趙、後趙，（二）夏，（三）北涼，分述於下。

（一）前趙、後趙 趙初號漢，由劉淵所建。劉淵雄才大略，習詩書，擅武事，漢化頗深，其祖曾和漢朝通婚姻，遂冒姓劉氏。劉氏世爲匈奴領袖，劉淵襲父職，爲匈奴左部帥，招納豪傑，爲北邊的重鎮，並受西晉的封爵。乘晉內訌，劉淵率匈奴部衆起兵左國城，僭即漢王位，以減少中國人的反對。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乃開鼎中辰，遷都平陽。子劉聰繼立，遣劉曜、石勒攻晉，破洛陽、長安，虜殺晉懷、愍兩帝，西晉亡。旋劉曜自立，改國號爲趙，卽前趙。劉曜是淵的族子，原是匈奴的嫡系。

同時石勒和劉曜中分漢地，自立爲王，國號也爲趙，卽後趙。石勒屬於羯，是匈奴的別部，所統率的部衆，也是匈奴人。後趙滅前趙，任用漢人組織政府，居然略具規模，稍致太平。後爲漢人冉閔所篡，冉閔雖是漢人，久處匈奴中，爲石氏養孫。他篡位以後，稱魏帝，知胡人不肯爲己盡力，便下令國中，斬一胡首送來的，文官遣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冉閔躬率部下的中國人，誅殺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當五胡亂華初期，匈奴勢力最強，經此誅戮，大形衰落。幸存者也混入中國人中，逐漸同化。當時前後趙的領袖，如劉淵、劉曜、石勒等，都是漢化的。

匈奴人，其高級部下，更用漢人，所族雜居內地已久，同化自然極容易。所以劉石兩氏之後，匈奴雖有建國，而勢力不盛了。

(二) 夏 建立夏國的，是匈奴族赫連氏。赫連氏祖，是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反時，赫連氏率部附劉淵，並受封爵，僭姓劉。後服於鮮卑拓跋氏的代國。劉領袖劉衛辰，入居塞內，服於前秦。與秦合兵滅代，分得兩部，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旋代復興（即後來的元魏），來攻衛辰，殺之。衛辰子勃勃奔後秦，姚興羽翼稍豐，叛後秦獨立，僭稱天王大單于，建元曰龍昇，置百官，自以為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國稱大夏。勃勃又營起都城，自稱統一天下，君臨萬邦，以統萬為都城名，並改姓赫連氏。

公元四一七年，晉劉裕滅後秦，留兵鎮長安。赫連勃勃進據咸陽，包圍長安。晉軍大掠而東，長安民衆乃逐走晉軍，而迎勃勃。這一役晉軍敗績，死亡無算，赫連氏的基礎大定。但傳到其子昌和定時，元魏將統一北方，夏也被元魏所滅（公元四三七年）。

(三) 北涼 建立北涼的，是匈奴族沮渠氏。但北涼在河西，其民衆頗不純粹，幾包括匈奴、氐、漢各族。沮渠氏之先，曾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此以為氏。傳到沮渠蒙遜，滑稽有權變，頗曉天文，為族人所歸心。蒙遜先事段業，旋叛，攻殺段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後克姑臧，以

爲都城，自稱河西王，臣服於元魏。元魏乃拜沮渠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涼王。史稱北涼傳至其子牧犍，爲元魏合併。

當時黃河流域，各族混雜，簡直成功一大熔爐。在這大熔爐中，各族漸次同化而爲中國人。匈奴人之留居中國的，就在這樣的狀態中消滅。只有一小部分的匈奴族，留居山谷間，同化較晚。這一小部分的匈奴族，名稽胡，一名步落稽，分布在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之間。他們全居住在山谷裏，也知道種植，少桑蠶，多衣麻布。死亡殯葬，男人的衣服，都和中國略同；婦人則多貫屨，貝以爲耳頸飾。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稽胡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因交通不便，和外界接觸較稀，同化較緩。常爲寇。北齊神武帝曾擊敗其衆，然仍不肯賓服。到北周武帝時，復遣將征服之。從此以後，居在中國的匈奴人，泯滅無跡，全融合於中華民族之中了。

(三) 鮮卑的興衰

鮮卑系入當漢時散布遼東之北，直到涼州。人數雖不少，然而因爲分成許多小部落，不曾團結，所以未足爲中國重大威脅。漢魏以後，部衆更盛，又和中國接觸，感染其文化，程度漸高，勢力也突飛猛晉。在兩晉南北朝之間，鮮卑繼匈奴勃興，居然爲北地領袖。當時匈奴之強，只在初期，不過如曇華一現，鮮卑却一直維持

到最後。五胡十六國之中，鮮卑所建的國有五，派別爲三：一是慕容氏的前燕、後燕、西燕（不在十六國內）南燕；一是乞伏氏的西秦；一是秃髮氏的南涼。而拓跋氏繼諸國之後，盡并北方，開建北朝。試分述之：

（一）慕容氏 慕容氏所統率的鮮卑人，大抵是遼東西的部衆。始建國稱公的是慕容廆，都於龍城（今朝陽縣），在公元二八六年。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世爲部落領袖。到廆父祖之時，漸慕華風。晉永嘉初，廆自稱大單于。匈奴劉氏叛，晉想籠絡鮮卑，幾次以尊爵封廆，廆辭不受。其子慕容皝嗣立，侵略後趙和高麗，國勢大熾。慕容皝立，始稱燕王。時冉閔篡後趙稱魏帝，北方大亂。慕容皝乃率部西窺，問鼎中原，滅冉魏，併河南北山東，奠都於鄴。晉桓溫北伐，也曾被前燕所擊敗。

前燕的慕容氏初盛，而內訌驟作，失敗的領袖，遂奔前秦（苻氏）。時前秦勃興，乃伐前燕，滅之，徙其王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前燕亡，苻堅淝水之敗，諸族瓦解。慕容垂、慕容沖次第叛。慕容垂稱帝，史稱後燕，都中山（今河北定縣）。後燕旋避拓跋氏之侵，奔龍城。數傳爲其臣漢人馮跋所篡。馮跋稱燕主，是爲北燕，雖馮氏是漢人，而臣民仍是鮮卑，北燕後被滅於元魏。

西燕因苻太短（三八五——三九四）不在十六國內，也由鮮卑慕容氏所建立。初，慕容暉之弟泓當前秦末，亡奔關東，收鮮卑數千人，屯華陰稱王。後其衆殺泓，而擁立其弟沖。沖入長安即帝位，史稱西燕。至

慕容皝改稱燕王，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離開長安東行。至慕容永移居長子，後被滅於後燕。

南燕由慕容德所建。德初爲後燕丞相，鎮鄒。拓跋氏攻後燕，後燕分裂，德率部離鄒入廣固，稱帝，國號仍爲燕，史稱南燕。南燕後爲劉裕所滅，時在四一〇年。慕容氏之祚遂絕，部衆也離散。

(二) 西秦乞伏氏 三國時，魏移置鮮卑人數萬於雍涼之間。其領袖乞伏國仁初事前秦，前秦敗後，

遂獨立自稱大單于。弟乾歸繼之，自稱秦王。其子嗣位，滅南涼。後降於元魏。

(三) 南涼秃髮氏 範國較西秦更小。其先世從塞北遷於河西。至秃髮樹機侵晉，據涼州之地。至烏

孤遂自稱西平王。儁檀嗣位改稱涼王。後爲西秦所滅。

上述的三派，西秦乞伏氏和南涼秃髮氏都是小部落，惟慕容氏較大。慕容氏部衆，大抵是遼東西的鮮卑人。同時遼西有段氏崛起，創業未成，就告消滅。燕既衰熄，鮮卑的另一支拓跋氏，率上谷以西的部衆，南窺中國。拓跋氏鮮卑，又稱索頭虜，假託漢將李陵之後。初居匈奴故土，旋定都盛樂，朝貢於魏晉。晉初，索頭虜已大盛，有部落數萬，散在雲中。晉惠帝末，匈奴圍晉軍於晉陽，索頭單于助晉有功。懷帝時，單于猗盧自雲中入雁門，求樓煩等五縣；晉并州刺史劉琨想倚以爲援，請封猗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封爲代王。慮死，子又幼弱，國內大亂，部落分散。幸猗盧孫什翼犍力振頹風，收拾部衆，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蔚爲大國，號代。前秦苻

氏來伐，什翼犍敗死國滅，其勢一衰。後拓跋珪立，乘苻秦的失敗，又復中興。拓跋珪率部，先攻中山的慕容氏（後燕），滅之。遂號魏王，史稱元魏（拓跋魏、後魏）。拓跋珪就是元魏的開國之君道武帝。定都平城，署置百官。自道武帝經明元帝而至太武帝，次第擊滅北方各國，統一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宋，南北對峙。

魏雖雄據北方，統一黃河流域，然而開國之初，仍不斷的在征伐中。魏的南面是宋，其北面沙漠之中，尚有柔然、高車等突厥系人。魏對北重於對南，諸帝屢征高車、柔然，僅乃克之。魏的國都初在平城，也是謀對北的便利。南方的宋，曾經乘魏征伐柔然的機會，北向圖恢復。魏退兵南擊，席卷江淮，大敗宋師，軍民被屠戮殆盡，宋勢大衰。於是魏的基礎確立。

魏的部衆，原是上谷以西的鮮卑人。當初建國都平城時，游牧民族的風習未除。如其俗在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到陰山度暑。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者都是虛設棺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人民性格驍悍勇敢，然而殘忍之風，殊足令人戰慄。刑法峻烈，常夷五族，或舉部被殺戮。對於戰爭奪得的地方，將其人民大肆屠殺，刀斧之餘，收爲奴婢。如拓跋珪敗宋時，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獲生者百無其一，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其慘狀當可想見了。鮮卑固有的服飾、言語、制度等，在魏初也仍舊保存着。

拓跋氏國勢既盛，和中國的接觸繁多，對於中國人的生活，起欽羨之心，浸而漸漸同化。文成帝立，承太

武經略以後，便想與民休息，講求富國之策。經獻文帝，而到孝文帝時，遂開始劇烈的中國化。拓跋氏的國都原在平城，孝文帝却南遷到黃河岸的洛陽。鮮卑族的姓名，原係譯音，孝文帝下令改成中國式的姓名；他自爲提倡，把拓跋改姓元。當時北方的主人翁，雖是鮮卑，而遺留的各異族人也很多，各保存原有的言語風習；孝文帝嚴禁胡語胡服，俾得和中國人一致。孝文對於中國文化，是心嚮往之的，他自己深通經術文學釋老之術，詔令大半自撰；又興禮樂，定制度，獎學術，凡百文物，燦然大備。更謀消除殘忍之風，下詔：「一人爲惡，殃及合門，朕所不忍；自今非謀反大逆及外奔者，罪止其身。」——經過孝文帝這樣的推動，黃河流域的鮮卑系人，漸泯滅在中國人中，失其特色。在中國的民族史上，這也是極重要的一頁。

孝文努力中國化的結果，重文偃武，元魏勇健質樸之風漸滅，數傳而國勢遂衰。這時北方又有新的鮮卑族南下，大致有余朱氏、賀拔氏、宇文氏等。這些鮮卑族乘元魏之亂，豕突中原，創業或成或不成，魏就分裂爲東西。孝武帝奔關西，依鮮卑族宇文泰，都長安，號西魏。朔方鎮將漢人高歡，別立孝靜帝於鄴，號東魏。旋宇文氏篡西魏建北周，高氏篡東魏建北齊，中分河洛，元魏亡。北周宇文氏原是鮮卑族；北齊高氏，雖云出於中國，其風氣和部衆，也都是鮮卑。不過當時在中國，鮮卑人，漢化已深，其言語、文字、風習、服飾、制度，完全是中國的，學術文化，也燦然可觀。南北朝對立到後期，已經失却民族競爭的意味。南方原係魏晉以來的中國人。

風氣浮華，重情感，務華飾，捨武事。北方由元魏而北齊北周，以鮮卑族為主，雜以原來漢人和新興諸族，質樸勇武的風尚未除，重禮好古，貴秩序，嚴制度，直到隋統一南北，鮮卑族也跟着入據中國的諸胡，消失在大塔爐裏，構成中華民族的一個成分。

在中國的鮮卑族，既已同化，塞外的鮮卑故土，漸為他族所據，子遺不多，也不復振。只有一支，竄居西遼河流域，和中國絕無接觸，以後休養生息，漸致盛強，這就是奚、契丹。事詳後。

(四) 氏羌的建國

自漢代氏羌雜居中國西北，到魏晉之間，人數更衆，且受漢族啓牖，知道團結，勢力十分強盛。江統《徙戎論》有云：「關中之人，夷羌居半，竟暗賓奪主。」五胡亂華時，氏羌的豪傑，也有成漢李氏、前秦苻氏、後秦姚氏、後涼呂氏、仇池楊氏，計建立五國。此五姓豪傑，雖其系統出於氏羌，然而他們雜居中國已久，漢化極深，生活和漢人一般無二。他們所統率的部下，也並不完全是氏羌族，却包括各族；氏羌以外，漢蕃混雜都有。所以這時候的氏羌領袖，實兼蠻夷和中國軍閥兩種性質；他們的建國，割據意味比民族競爭更深切呢。

氏羌系最先發難的，是成漢李氏。李氏原出於巴氏，移居漢中。李特父慕，為東羌獵將。李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沈毅有大度。晉元康中，關西大飢，百姓逃荒求食，一部分入蜀。李特也跟隨流民入蜀，隨營保護，受衆

威戴，於是號召蕃漢飢民，成功一大勢力。永康元年，益州刺史趙廞反，用李特爲將。特反攻廞，敗之，自稱大都督。後爲晉益州牧羅尚所殺。子雄嗣立，逐羅尚，入成都，據全蜀。先稱成都王，繼稱皇帝，國號成，後改爲漢。史稱成漢，也稱前蜀。成漢凡七傳，歷四十餘年，爲東晉桓溫所滅。成漢的部衆，原是漢和氐的飢民，當其定都成都時，已經融合蜀人之中，不待桓溫來滅，他早已失掉異民族的意義了。

前秦苻氏，也是關西的氐人，並爲這一帶氐部的領袖。原姓蒲，蒲氏居中國久，漢化極深。到蒲洪時，改姓苻。苻洪好施多權略，曉武善騎射。永嘉之亂，苻洪也乘時崛起，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劉曜建前趙，洪自服之，拜歸義侯，旋降後趙。當時中原雲擾，蕃漢流民，歸苻氏麾下的頗多，遂自稱大都督，大單于，三秦王。子苻健率衆入關中，略定三輔，陷長安，稱皇帝，繕宗廟，社稷，百官，國號秦。史稱前秦。再傳到苻堅立，前秦國勢，如日中天。苻堅通經史，多才藝，純然是一個中國式的雄主，他重用漢人王猛，行中國式的政治，國家富強，次第剪滅前燕、前涼、代、仇池諸國，幾乎統一黃河流域，把匈奴、鮮卑、氐、羌和漢人，都置於統轄下。苻堅更想統一中國，於公元三八三年大舉南下伐東晉，被晉大破於淝水。堅敗還長安。淝水一敗，苻秦統轄下的各族瓦解。鮮卑族慕容垂、慕容沖、羌酋姚萇皆叛，堅被執見殺。子苻丕族子苻登謀恢復不成，前秦遂亡。前秦的領袖雖是氐族，他完全是中國式的國家，以蕃漢部衆，統一北方，却並沒有團結久遠的因素。所以苻堅戰敗後，受羈縻的異

族，各各獨立，率部分離。至於苻氏一族的氐人，早散在中國人中，密合無痕了。

後秦姚氏，屬羌族。卽漢時燒當羌之後，後改姓姚。後漢時已內附，也曾受魏封號，鎮守西陲。始祖姚弋仲於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今陝西涇陽縣東南），自稱護西羌校尉。初降前趙劉曜，繼事後趙。後趙滅，姚氏又歸附晉朝。姚襄嗣立，因受各異族壓迫，率部衆南下，晉處之歷陽（今安徽和縣）。旋北還，襄爲前秦所殺。襄弟姚萇率部降苻堅。淝水戰役，姚萇獨立稱秦王，捕殺苻堅，入長安稱帝，爲後秦。姚興嗣立，利用前秦餘衆，攻陷洛陽，滅後涼，破西秦，臣服南北西三涼，國勢大盛。興子泓繼立，晉劉裕來伐，泓降，後秦亡。初晉派兵留守其地，旋爲夏赫連氏襲破，更爲南下的鮮卑所居，其民則同化混合。從此塞內羌患不聞。

後涼呂氏，也屬氐族。世爲會豪。曾佐前秦建國，蓋和苻氏原是同族。後涼始祖呂光，是苻堅的大將。苻堅既平山東，想要經略西域，派呂光率兵遠征。當時呂光所帶的軍隊，已大半是中國人。呂光到西域後，降焉耆，破龜茲，就想留在西域，割據稱霸。番僧鳩摩羅什，勸光東返。在歸途中，苻堅已敗，乃入姑臧。（漢人張氏，曾建國於姑臧，號前涼，滅於前秦。）旋聞苻堅死，乃稱王，史稱後涼。惟國勢不強，四傳而併於後秦。

氏族楊氏所建的仇池，因非完全獨立，也不列在十六國之內。漢時有白馬氏，世居歧隴以南，爲漢所滅。後漢末，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始徙居仇池。仇池地在今甘肅成縣西，池方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

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因為地勢優越，楊氏率氏族世據之。但和中國關係極深，並受魏晉封號。時晉亂，羣氏推楊氏爲王，關中土人流移者都往依之。仇池初臣於前趙，後臣於後趙，終爲苻秦所併，其族也泯滅。

南北朝時，中國的氏羌，同化殆盡。只有河湟的吐谷渾，西域的党項羌，因離中國遠，尙保持其獨立性質。至於散處西陲的諸羌小部落，割裂分歧，以山嶺自蔽，影響不大，不必再說了。

(五) 柔然爲突厥先驅

五胡亂華，秦雄並起，黃河流域分割殆盡。結束這紛亂之局的，是鮮卑拓跋氏的元魏，已述於上。當元魏初，國力鼎盛，不但統一一河域，就是塞外諸部，也多望風歸降。然有強不服的，則柔然是。柔然又名蠕蠕，所占地南鄰北魏，北越沙漠，東抵朝鮮，西及焉耆，就是古匈奴故地。柔然的領袖，出自鮮卑系。據說：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齊肩，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就是首禿的意思。木骨閭又和郁久閭聲相近，所以後子孫以郁久閭爲姓。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逃匿到廣漠豁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往依純突鄰部。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落，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改其號稱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納皮於拓跋氏。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由此可見柔然領袖，屬於鮮卑

系，原爲鮮卑部落中的亡命客。以後柔然領袖阿那瓌，也曾對魏帝說過：「臣先世緣由，出於大魏。」可爲旁證。

柔然的領袖雖是鮮卑系，其部落則爲高車、突厥。所以與其把柔然歸入鮮卑系，還不如說是突厥的先驅爲愈。木骨閭所依的純突鄰部，似係高車部落。以後所用的，完全是高車、突厥人。車鹿會五傳至社崙，號可汗，南與元魏爲敵。元魏開國時，也對北重於對南。道武帝親征柔然，大破社崙。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高車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又用高車的部衆，破斛律，并拔也稽，爲漠北強國。社崙三傳，到大檀爲可汗，又南犯元魏。太武帝屢次親征之，降高車部落數十萬，柔然由是衰弱。旋高車叛，又有內亂，其領袖阿那瓌、婆羅門，先後降魏。魏置阿那瓌於懷朔鎮北，吐六奚泉，婆羅門於敦煌北。時嚙噠盛強，其王三婁，皆婆羅門妹；婆羅門叛降嚙噠，爲魏兵所討擒。

阿那瓌收集柔然部衆，又盛。時元魏衰亂分裂，柔然又獨立。當時東西魏對峙，都恐柔然爲敵方利用，爭結婚姻，厚賂遺以撫之。但柔然已成強弩之末，終復不振。高車叛後，另一屬部突厥，興於西北方，破柔然，阿那瓌自殺。北齊輔立其後，又爲突厥所破。阿那瓌子菴羅辰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使譯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北周文帝議許之，收縛柔然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盡殺之於青門外。柔然立國約二百年，至此遂亡。

(公元五五五年)其叛離的部衆仍併歸突厥系。

(六) 突厥系初興

縱觀中國歷史，北方游牧民族，大者有四系：(一)匈奴、(二)鮮卑、(三)突厥、(四)慎。匈奴起自上古，極盛於前漢，而亡於後漢。匈奴離開漠南北後，鮮卑入據其地，兩晉南北朝時臻極盛，宇文周滅而亡。鮮卑既南下而消滅，南北朝隋唐間，突厥系雄據漠南北。突厥之後，則有肅慎、蒙古。匈奴、鮮卑已述於前，在這一章中，突厥系初露頭角。

突厥系在今日中國稱回族，西人稱爲 *Turks*。突厥系最早見於中國歷史的，則爲丁令、丁零、丁靈；後又稱鐵勒、勅勒、特勒、狄歷；或以爲卽古時的狄。這幾個名詞，都是一音異譯，以丁令和鐵勒而言，丁令末音的「ng」，在不慣讀此音的民族，卽省去而成鐵勒。此外尚有高車的別名，則係取意而非譯音（見下）。就以上諸名中取一總名，取其最早者當爲丁令，取其現代通稱則爲回部，但在人種學上則以突厥的名詞爲普通，所以本書稱其爲突厥系。

突厥起源不明，也許與匈奴在種族上較爲接近，然而說突厥爲匈奴之後，沒有確切證據。只可說今回人中，混有大量的匈奴和突厥成分。突厥系的住地，原在天山和阿爾泰山中間，漸向東部蔓延，直到西伯利

亞的貝加爾湖，在匈奴的北面，東西甚長。初與匈奴接壤，匈奴既西逃及南移，鮮卑據漠北，鮮卑南移中國，突厥乃踵其後而遷居漠北的蒙古。

最早的丁令，初見於漢朝。冒頓單于曾北服丁令。郅支單于也曾擊降丁令。漢書蘇武傳中，言匈奴把蘇武流放到北海上無人處，丁令盜武牛羊。其時突厥系部落的散布雖廣，然人口或未繁，不知團結，所以無勢力而服屬於匈奴，和中國並無交涉。至於匈奴既衰，丁令也乘機和漢族、鮮卑夾攻之，如後漢書所云：「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

兩晉南北朝時，鮮卑南下入中國，突厥系躍入漠南北。首先露頭角者爲高車。高車和鐵勒、丁零，原屬同一種；丁零爲古名，和鐵勒同是譯音；而高車則係取意，「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因此叫高車。大概當南北朝時，突厥系人在漠北和中國少接觸的，名之原音鐵勒；在漠南服屬於元魏的，名之高車。兩者並沒有什麼分別。在漠南的高車，較近中國，露頭角也較早。元魏之初，高車分佈雖廣，尙未統一，無都統大帥，每部各有君長，團結不易，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所以力量不強。鬪無行陣，不能堅戰，敗則作鳥獸散。從事遊牧，多牛羊馬，食肉飲酪，無穀，不作酒。有大車，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其習俗和其他遊牧民族相類。對雷震有特別迷信。葬法甚奇，係坐葬式，且不掩埋，平時頗富尙武精神。

高車因在漠南，常和柔然爲敵，也常侵寇元魏。元魏道武帝親征破之，各部皆陸續歸降。柔然之興，所利用的部衆，幾乎全是高車人，已述於上。柔然的社崙可汗爲元魏所擊敗，走漠北，擊高車，深入其地，盡并諸部，由是大張。其後元魏太武帝征大檀可汗，高車部落降魏的，前後有數十萬，魏都把他们徙到漠南。南北朝後，高車之名不再見於歷史，也許已并入突厥中。

高車以後，突厥始興。（這個突厥乃是狹義的，而非指突厥系。）突厥或謂是鐵勒的一部，或謂和鐵勒並行，或謂就是鐵勒，兩者關係，迄不能排比；不過同屬突厥系，是可以斷言的。突厥開祖的傳說如次：突厥是匈奴的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小孩只有十歲光景，兵人見其小，不忍誅戮，使舐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牝狼合而有孕。鄰國的王得悉，復遣兵把他殺却，並欲殺死牝狼。狼遂逃到高昌國的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山峯環抱。狼匿其中，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爲其中之一。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柔然，居金山（阿爾泰山）之陽，爲柔然的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把兜鍪叫作突厥，就以突厥爲號。——除了這個傳說以外，還有兩個其他的傳說。因爲傳說不是歷史，在於存疑之間，所以也不必多引。但以狼爲祖而行圖騰崇拜，則是突厥系的特例。大概突厥原住匈奴之北，後被他族所擊破，遺族遁走於金山，卽阿爾泰山。突厥善

於鍛鐵，惟爲柔然鐵工，則無確證。

突厥到領袖吐務時，其種始強，自號大葉護。吐務長子名土門，立，始到塞上交易繒絮，願和中國交通。時元魏已衰，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柴陁出使突厥。突厥見中國使來，額手相慶，遂獻方物於西魏。鐵勒將伐柔然，土門率突厥部要擊鐵勒，大破之，降其衆五萬餘落。土門恃強，乃向柔然主阿那瓌求婚。阿那瓌因突厥昔爲鍛工賤役，嘗辱之，不許。土門殺柔然使者，向西魏求婚，西魏以長樂公主下嫁突厥。土門發兵擊柔然，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走死，其子菴羅辰奔中國。柔然餘衆復另立阿那瓌族人鄧叔子爲主。土門於公元五五二年，自號伊利可汗。當時突厥和中國往來已繁。土門死，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乙息記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爲木杆可汗。

俟斤勇健有大略，突厥國勢越擴大。初擊敗鄧叔子，滅柔然。又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併結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縱凡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皆屬突厥，赫然爲北方大國。俟斤死，其弟繼立，稱地鉢可汗。地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擗但爲步離可汗，居西方。時北周北齊，互爭中原，懼怕突厥爲對方所用，爭結婚姻，並以財帛厚賂。突厥益驕，漸生南窺中國的念頭。

北齊亡於北周，其宗室范陽王紹義奔突厥。地鉢可汗立爲齊帝，以窺北周。周以宗女千金公主下嫁，突

厥乃執送紹義。他鉢可汗死，攝圖立，是爲沙鉢略可汗，仍妻千金公主，和北周保持睦誼，直到北周滅亡時。突厥的生活情形，大概如次：

(一) 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和從前的匈奴一樣。

(二) 其主稱可汗，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都是世襲職，大約卽係各部落的領袖。

(三) 以狼爲圖騰徽號。

(四) 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和稅畜，刻木爲數，並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後似借用別族文字。

(五) 法律簡而嚴峻：反叛、殺人、姦人之婦、盜馬絆者都處死刑；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奸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適輕重輸，傷目者賞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

(六) 喪葬有走馬斃面之俗。擇日取死者所乘馬、服用之物，及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

(七) 婚姻自由。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阻礙。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惟尊者不得下淫。

(八) 無曆法，以草青爲記。

(九) 宗教則崇拜太陽及天神地神，敬鬼神，信巫覡。

(十) 尚武勇，不畏死。男子好搏蒲，女子踏鞠。

第五章 隋唐時代的中國民族

(一) 中國國勢極盛

隋文帝楊堅，篡北周自立，先統一北方。復滅後梁，取江陵。樓船沿長江東下，南朝的陳也敗滅。五胡亂華，南北對峙之後，從此告終，中國復歸於一統。當時中國民族，已經混入了匈奴、鮮卑、氐羌各族的血液，新發於鏘，凌邁無前，國力的充裕，是當然的事。勇武的北人和肖文的南人混合，將開創出燦爛的功業來，也可以意想得到的。況且元魏、北齊、北周，厚儲國力，其兵制、田制、稅制、法制等，更爲隋唐的藍本。隋唐藉北朝的餘蔭和南方的富庶，原可大有作爲；可惜隋享祚不久，未竟之功，只好讓唐朝來完成。讀歷史者鑑往知來，我們不禁要把隋唐和秦漢相比。秦統一寰宇，但不旋踵而移祚，中國國力，到漢時才充分發揮，正跟隋唐一樣。唐和漢既然相似，唐太宗和漢武帝，都是經營邊事的雄主，更可相提並論呢。

隋唐時代，中國的文治武功，俱臻極盛。然而當時燦爛的政績，在普通的通史上面，都可讀到，這裏爲省篇幅計，不再贅述。可是隋唐兩朝經營邊事，和民族史很有關係，不能不綜合一述，俾讀者先有整爛的印象。隋唐兩朝的主體，仍舊是漢族；但這漢族已是新生的漢族，經過幾次擴大，無寧籠統的說「中國人」爲愈。

隋唐的經營邊事，可分四方面來說，其中以對北地的突厥系人爲最重要：

(一) 北方 突厥方強，而內訌驟起，分裂爲東西兩突厥。西突厥常與東羅馬帝國連和，唐苦波斯而擴大其領土；東突厥則南窺中國。隋興，東突厥向沙鉢略可汗入寇，爲隋文帝所破。隋以反間計對付東突厥，東突厥也起內亂，啓民可汗立，娶隋宗女義成公主，臣服於隋。隋煬帝好大喜功，並遣崔君肅赴西突厥，西突厥也來朝貢於中國。隋末，東突厥乘中國之亂，又叛，竦雄曾向其借兵，勢又熾；因爲輕視唐朝，屢來擾邊。唐太宗又施離間之策，令東突厥兩可汗自家互爭，受羈縻的各部瓦解，東突厥遂不振。唐遣李靖討滅之，擒其頡利可汗，東突厥亡。其地爲鐵勒的薛延陀、回紇諸部（均突厥系）所據。薛延陀在南，回紇在北。唐就聯回紇共滅薛延陀，回紇統一鐵勒諸部，臣服於唐，於是大漠南北，都入中國版圖，就是東北的奚、契丹（鮮卑系），也悉朝貢。

(二) 西方 隋煬帝使裴矩掌西域互市，因招致西域。時西域諸國爲西突厥所服屬，吐谷渾（氐羌系）復猖獗於西陲。隋煬帝遣吐谷渾而西巡，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國來降，獻地數千里，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以控制吐谷渾，且爲通西域的道路。唐太宗旣滅東突厥，更想併西突厥之地，乃先伐天山北路的高昌，遣侯君集討滅之。旋又破天山北路的龜茲。西突厥仍雄據西域，屢寇唐邊。唐高宗遣蘇定方等擒其領

袖沙鉢羅可汗，西突厥自是歸服於唐。但後來，其餘衆又響應吐蕃崛起，擾亂天山南路，次第爲裴行儉所平。吐蕃屬藏族，唐太宗時，吐蕃君棄宗弄贊篤信佛教，求經典於印度，充墾壤地，並與吐谷潭寇唐邊。唐發兵擊敗吐蕃，棄宗弄贊降，並求和親，唐乃以文成公主下嫁。並因吐蕃，中國得與中印度交通。唐使王玄策並曾發吐蕃及泥婆羅（尼泊爾）兵，爲印度平亂。吐蕃後雖屢降屢叛，終不能爲大患。

波斯也循西域的道路，與唐通好。時回教大帝國（中名大食）勃興，東伐波斯，波斯薩桑（Sasan）朝王伊嗣侯（Yesdigerd）防戰失敗，曾向唐求援。旋波斯國土盡併於大食，波斯王子卑魯斯（Peruz）以國歸唐。唐乃設波斯都護府，卽以卑魯斯爲都督。但該地已入大食，波斯都護府只有空名吧了。

（三）東方 當漢魏之間，貉族的夫餘部，建高句麗國於鴨綠江上流。時朝鮮半島分三國，高句麗、百濟在西北，近中國；新羅在東南，近日本。隋初，高句麗的嬰陽王，率靺鞨族侵遼西，隋文帝發師三十萬，東征，無功。煬帝立，兩次攻遼東，也失敗而歸。唐初，高句麗和百濟聯盟，南擊新羅，新羅乞援於上國。唐太宗乃發海陸大軍親出遼東，陷白岩城（今遼甯遼陽）繼而圍安市城，不能拔，於六四五年班師歸。然高句麗百濟侵新羅越急，唐高宗援兵蘇定方，自山東浮海，會新羅王征百濟。百濟降。百濟餘衆，乞援於日本，並結高句麗謀挾復。日本師來，爲唐軍敗於錦江口，時在六六三年。唐高宗旣平百濟，又命李世勣討滅高句麗，置安東都護府。

於平壤，以統治朝鮮半島。旋新羅一面對唐敬恭不懈；一面蠶食高句麗、百濟故土，逐唐戍兵，幾乎統一了朝鮮半島。同時，在文化方面，中國文化，東被朝鮮半島，而兼及於日本。

(四) 南方 隋唐時代，對於印度支那半島，也有經營。隋時曾伐林邑，走其國王。在唐的太宗、高宗時代，跟着中國國威的增加，南方諸小國也先後入朝稱臣，如占婆（即前林邑）、扶南（今柬埔寨和泰國的南部）、闍婆（今爪哇）、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的東北部）都是。

唐朝經營邊事的結果，版圖超過前代。政府為管理上的便利起見，爰有六都護府的建置。其六都護府所在地及所管區域如下：

安東都護府：初治朝鮮平安道平壤，後移遼河沿岸的遼東城。所管區域，為高句麗、百濟的故地（今東三省南部和朝鮮的西北部。）

安北都護府：初治鬱督軍山的南狼山府，後移陰山麓中受降城。所管區域，為鐵勒諸部之地（今外蒙古）。

單于都護府：治山西省大同西北的雲中城。所管區域，為突厥諸部之地（今內蒙古）。

北庭都護府：治天山北路的庭州。所管區域，為西突厥之地（今新疆、天山北路及蘇聯斜米一帶）。

安西都護府：治天山南路的焉耆。所管區域爲西域諸國（今天天山南路及中央亞細亞。）

安南都護府：治嶺南的交州（今越南河內）。所管區域爲南海諸國（今印度支那半島）。

（二）突厥系由盛到衰

在隋初，突厥已分東西。西突厥處中國西北和西域的交涉較繁；東突厥在大漠南北，擬南窺中國。隋代周時，周的千金公主（下嫁突厥者）傷宗社覆滅，日夜言於東突厥沙鉢略可汗。於是沙鉢略悉衆來寇，率阿波、貪汗兩可汗，控弦士號稱四十萬。但爲隋文帝擊破。這時東突厥有內訌，沙鉢略和阿波兩可汗爭戰，西方的達頭可汗復助阿波。沙鉢略西困於達頭，又東畏契丹，國內復遭飢荒，不得已，只好向隋稱臣。東突厥乃和隋立約，以沙磧爲界；千金公主改姓楊，隋封爲大義公主。

東突厥的沙鉢略可汗卒，弟處羅侯立，是爲葉護可汗。卒，子雍虞闕立，是爲都藍可汗。同時沙鉢略子染干，爲突利可汗，主持北方，受都藍統轄。突利可汗遣使向隋求婚，隋見有機可乘，便施用離間策，要突利可汗先殺死大義公主（即千金公主），才可允許。突利乃構公主於都藍，都藍殺公主。隋以宗女義安公主下嫁突利，禮節餽遺都極豐厚。都藍以隋厚突利而薄己，老羞成怒，襲破突利。突利降隋，隋封其爲啓民可汗，令其住在夏、勝兩州之間，部落歸者甚衆。這時，義安公主已卒，隋復以義成公主嫁之。未幾，都藍被下所殺，其部全

歸啓民，啓民事隋極謹，北邊頗甯。

啓民卒，其子吐吉立，是爲始畢可汗。隋煬帝北巡，始畢率部下入寇，包圍煬帝於雁門。隋援兵至，始畢圍去，但對隋的朝貢遂絕。時中國大亂，華人歸東突厥者不少，始畢的勢大張，役屬契丹、室韋、高昌、吐谷渾諸異族，控弦之士且百萬，從前的匈奴鮮卑也無此盛況。隋末崛起的羣雄如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都向東突厥稱臣，仰求援助。唐高祖（李淵）起太原，也卑辭厚禮，向其借兵馬。天下已定，唐猶屈意奉承。東突厥則恃功而驕，誅求無厭，又迎隋齋后於定襄，歲寇邊。唐高祖至欲遷都以避其鋒，以太宗諫而止。

唐太宗仿隋策，用計離間其大可汗頡利及小可汗突利（另一突利可汗，爲始畢可汗子，突利親中國，頡利仍數寇邊。內訌既起，又值饑荒，各部離心，鐵勒首舉叛旗，東突厥勢大衰。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唐太宗遣李靖、李世勣等，率師十數萬往討，大破之，擒頡利可汗。於是東突厥崩潰，其部衆或走薛延陀（也是突厥系，詳下），或入西域（西突厥），而降中國的尙有十餘萬。詔議處置的辦法，溫彥博請徙之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以耕織，化爲齊民。魏徵請遣還故土，太宗贊成溫彥博議，度朔方地，建順化、祐長四州（都在今河套內），爲都督府，以處東突厥餘衆。剖頡利故地，左置雲巖，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之。置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復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後以其有

反謀，唐乃徙其衆於塞外。這時的東突厥餘部，漢化已深，勢力也從此不振。其後叛服不常。在武后時一度獨立，到天寶初唐與回紇攻滅之。其地盡入回紇；其民或歸突厥系諸部，或同化於中國。東突厥至此，名實俱亡。

突厥系諸部，以突厥爲最強；突厥的強盛，鐵勒諸部實輔助之。鐵勒與高車，一族二名，已述於上。鐵勒的部族甚繁，據新唐書所述，有十五種：(1) 袁紇、(2) 回紇、(3) 薛延陀、(4) 契苾羽、(5) 骨利幹、(6) 多覽葛、(7) 僕骨、(8) 拔野古、(9) 同羅、(10) 渾、(11) 恩結、(12) 斛薛、(13) 奚結、(14) 阿跌、(15) 白霧。這十五種，雖姓氏各別，總名爲鐵勒，並沒有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恆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近西邊者頗知藝植，多牛而少馬。其風俗也大概和突厥相同。

鐵勒服屬突厥時，常供驅使，其後不堪虐待，遂叛而獨立，突厥因此不支。鐵勒諸部自獨立後，以薛延陀、回紇爲最強。薛延陀自云本姓薛氏，其先擊滅延陀，而有其衆，因號爲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風俗，大都和突厥相同。其地在東突厥北，甚廣大。鐵勒叛，共推薛延陀部長夷男爲領袖。唐太宗想利用之以圖東突厥，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從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薛延陀部衆大喜。突厥平後，塞北空虛，其地乃爲薛延陀所據。東至室韋，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臨瀚海，勝兵二十萬，稱雄北方。夷男死，子拔灼立，國亂。唐合回紇共滅之，薛延陀亡。於是鐵勒諸部，自回紇以下，悉歸順於唐。唐於其地置都督府、州，卽故單于臺立。

燕然都護府以統之。

鐵勒諸部，踵突厥以後，以薛延陀最先起，具述於上。回紇承薛延陀以後，雄長漠南北垂百年，享國最久，另述於後。其他諸部則綜述於此。貞觀二十二年，鐵勒十餘部以薛延陀亡散殆盡，乃相繼歸國。唐太宗因其地土，擇其部落，置爲州府。如以回紇爲瀚海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多覽葛爲燕然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同羅爲龜林都督府，思結爲盧山都督府，渾爲皇蘭州，斛薛爲高國州，奚結爲鷄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歸林州，白鶻爲賓顏州。凡十三州。諸部後大多併於回紇，但種人也有歸化中國的。如唐太宗討薛延陀時，有幾個大將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都是突厥系人；唐室中與的功臣僕固懷恩、原思、僕骨部；李光進、李光顏、俱厨、阿跌部，以戰功至大官，並賜姓李。他們所統的部下，也是突厥兵。由此可見諸部同化於中國人中間的，也不在少數。

唐太宗既次第平東突厥、薛延陀部，又想併西突厥，乃先伐高昌。高昌在天山北路，領有自今吐魯番到烏魯木齊一帶，其王麴文泰，與西突厥連合，妨害致貢於唐的各國。太宗遣侯君集討滅之。後又令阿史那社爾領突厥兵擊破龜茲。這時西突厥達頭可汗之孫射匱可汗，威服玉門關以西諸國；其弟統葉護可汗繼之，下波斯、罽賓，控弦之士數十萬，國勢最爲隆盛。未幾，諸可汗互爭王位，國大亂。其後，沙鉢羅可汗悉平其地，西

突厥乃再輝盛，並有東突厥餘衆加入，侵逼中國西北。唐高宗派蘇定方等遠征西域，大破其衆，瀚沙、鉢溫、西突厥自是歸服於唐。但後來，其餘衆又響應吐蕃，颉提、天山南路，高宗命裴行儉、急發兵襲之，悉平其地。西突厥亡，時在公元六七九年。在武后、玄宗時，東西突厥餘衆，曾幾度倔強不臣，卒爲唐與回紇所平。其種人有的并入回紇，有的直接同化於中國。至於維密德嶺以西的西突厥族，有哥疾寧朝（Ghazni）、塞爾柱朝（Seljuks）、花刺子模朝（Khwarazm）及中世以後的鄂托曼帝國（即土耳其），因和中國沒有直接的關係，這裏從略。

突厥、薛延陀次第敗滅後，突厥系中代興的是回紇。回紇和薛延陀一樣，是鐵勒諸部之一。他的名字初稱袁紇，又叫烏護、烏纥、韋紇，叛突厥後改稱回紇。唐德宗時又改爲回鶻。其人原居漠北，獨樂水（今圖拉河）之地，其人體強，初無酋長，遂水草而居，善騎射，喜盜鈔。生活情形，大致和突厥相似。初臣服於突厥，後和鐵勒諸部叛離突厥。有名時健者，衆始推之爲酋長。時健死，其子善薩立，善薩驍勇有謀，戰必身先，頗得部衆畏附。其母名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與薛延陀合兵，攻東突厥北境。突厥頡利可汗遣騎十萬往討，善薩身將五千騎破之，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旋來朝貢唐朝，獻方物。東突厥亡，惟回紇和薛延陀最爲雄強。唐攻薛延陀，回紇領補吐迷度率諸部助唐，滅薛延陀而有其地。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和唐通款。這時的回紇，已隱

然爲葛勒諸部領袖了。

唐拜回紇領袖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吐迷度一面受唐封爵，一面仍自號可汗，並設官吏。後傳至骨力裴羅立，勢更強，唐封其爲懷仁可汗。懷仁可汗剪滅突厥餘部，盡得匈奴故地，東極室韋，西至金山，南控大漠，又爲北方大國。時在唐天寶初年。懷仁可汗死，葛勒可汗立。唐有安史之亂，郭子儀向回紇借兵。葛勒可汗派太子葉護領兵來，大敗安祿山，收復東西兩京。當回紇兵助唐收復西京的時候，曾與唐約，城克之日，土地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西京既下，回紇履約，幸唐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率衆拜於馬前。回紇乃止。東京下，回紇大掠三日，姦民薄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蒼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止不剽，事平，肅宗對於回紇，歲賜絹二萬疋，以酬其勞。

回紇的葛勒可汗卒，次子牟羽可汗立。牟羽的妻，爲唐名將僕固懷恩女。這時安祿山殘部史朝義誘回紇寇唐，唐遣僕固懷恩往見牟羽可汗。回紇反以兵助唐，討史朝義，收復東京，平河北。當回紇收復東京時，仍放兵剽掠，焚殺極慘。

代宗永泰初，僕固懷恩反，導回紇吐蕃連兵侵唐。幸懷恩道死，回紇和吐蕃互相猜忌。唐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領袖啜澀陽，言和，夾攻吐蕃，斬首五萬級，生擒萬人，護馬、橐駝、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回紇恃對唐有

大功，極驕橫。每貢納一馬，取值四十縑；歲以馬四萬求售，都是疲弱不堪騎用的。至於在京師的回紇，更加凶暴；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甚至誣折官吏，以兵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掠子女，暴財物；殺人則首領劫囚，殘獄吏去。唐德宗時，毗伽可汗立，復妻唐公主；又易回紇之名爲回鶻，言捷鷲猶鶻然。然而這時的回紇已經漸趨衰弱了。

自天寶末，隴右陷於吐蕃，回紇部衆也漸叛。沙陀突厥（詳下章）引吐蕃攻北庭，大敗回紇。吐蕃又取探岡川，自昆伽可汗以後，國內弑逆和內訌交作，勢更不振。唐文宗開成四年，回紇遭飢荒，又逢大疫，羊馬多死。黠戛斯（即結骨）擊破之，可汗死，回紇諸部分裂走散。一部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唐武宗時，唐將合其他蕃兵攻破之，殺烏介（公元八四三年）。於是在漠南北的回紇遂亡。其餘衆西南走，占據河西及天山南路，和唐略有交涉，關係已在斷續之間了。

在中國北邊活動數百年的突厥系，隨唐朝而俱衰，其部衆或先同化於中國，或在今天山南路，爲回鶻族之祖，事詳以下數章中。

（三）吐谷渾的消滅

在南北朝隋唐之間，今青海一帶，有一支強盛罕異族，名吐谷軍。吐谷軍的部衆，原是氐系，其王至魏

爲鮮卑族，後其血統也不純粹。這一節略述其興亡史。

吐谷渾本是人名，爲鮮卑前燕慕容廆的庶兄。慕容廆立，吐谷渾分得七百戶。兩部時相爭鬪。吐谷渾自率部衆遠去今甘肅青海境，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糧。其後人遂以吐谷渾爲姓。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至阿豺立，征服當地的氐羌，兼併地方數千里，號爲強國。

吐谷渾地雖僻遠，然而和中國的南北朝均有通使，受其策封。隋煬帝曾進略吐谷渾，取河湟地，走其王伏允。唐初，吐谷渾寇邊。貞觀九年，特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以擊吐谷渾。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多積雪，其地乏水草，將士噉水，馬皆食雪，乃達黃河源。吐谷渾的根據地。兩軍會戰於大非川，吐谷渾大敗，伏允子大寧王順窮蹙，斬其國相天柱王，舉國來降。伏允大懼，遁逃到沙磧中，衆漸潰散，伏允自殺。國人立順爲可汗，稱臣乃附。順卒，其子諾曷鉢嗣立。因爲年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唐太宗遣兵援助諾曷鉢，封爲河源郡王，仍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陽王道明持節冊拜，賜以鼓纛。諾曷鉢因入朝請婚，太宗以弘化公主下嫁。從此吐谷渾與唐結爲婚姻。

吐蕃北上，率兵擊吐谷渾，諾曷鉢不能抵敵，和弘化公主走涼州。唐高宗遣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擊吐谷渾，反爲吐蕃所擊敗。於是吐谷渾爲吐蕃所併。吐蕃屬藏系，和氐羌系頗有關係，吐谷渾部衆，也是氐羌

後裔，因此併吞以後，密合無間。諾曷鉢以親信數千帳來內屬，唐詔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置大使，徙其部衆於靈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傳四世，吐蕃又陷安樂州，吐谷渾殘部又復東徙，散居在朔方河東之境。貞元十四年，唐以慕容復爲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傳一世而絕。吐谷渾自晉永嘉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羣羌的故土，到六六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其民在西陲者仍併入氐羌系或藏系（吐蕃）散居在中國者歷久而同化。

（四）藏系的吐蕃蠟起

所謂藏系指現今住在西藏的土人。現今的西藏人，卽吐蕃之後；西文 Tibet 一語，就是吐蕃的譯文，這已不再有疑義的。然而吐蕃的起源怎樣，各家主張不一。最有力量的一派，是羌族移入說；或謂吐蕃出自發羌，「發」轉音爲蕃，故曰吐蕃；或謂吐蕃是羌人和土耳其人（突厥人）的混合種。尙有謂吐蕃爲印度移入者；然吐蕃王室，確係印度移入，不能謂其人民都是由印度移入的。西藏地方和青海交通較易，而對印度則有喜馬拉雅山橫亘，交通較難。古代名族的散佈流移，大抵視天然環境爲標準，藏地和青海相連，則其民族至少自然相類。青海自古爲氐羌族所住的地方，移居藏地，非不可能；且從民族名稱來說，藏字康字實卽羌字轉音因音變而字異，可見吐蕃族的淵源，和氐羌系有很深的關係。

西藏之地，在吐蕃建國以前，尚有東女，也稱女國，其地在今後藏。更早有嚙噠，其俗一妻多夫，和藏系相類。唯嚙噠的地域，不完全在西藏。女國和嚙噠，與後來的吐蕃關係尚未明瞭，但既爲藏系的吐蕃的前驅，不妨略一述之。

嚙噠又作挹怛、挹闐、滑國，西史作 *Ephthalites* 或 *Hephthalites*，又名爲白匈奴（White Huns）。嚙噠都城即吐火羅，疆域東起天山南路，西抵波斯，跨有葱嶺東西。其興盛時間約在南北朝，在突厥興起之前，後即併於突厥，部衆分散。嚙噠在極盛的時候，曾經征服西域的多數國家，東自于闐、疏勒，西至波斯、安息，南及印度西北，都是嚙噠所役屬。關於嚙噠的種族，屬於何系，衆說紛紜。前史說是高車別種或車師別種，並沒有證據，諒是臆測的話。近人有謂出於大月氏，有謂出於藏系。月氏原屬氏羌，藏系也淵源於氏羌，所以兩說並不怎樣反對。不過嚙噠的風俗，一妻多夫，和今藏系相同，並不類大月氏。可是文化並不能作民族分類的標準，嚙噠一妻多夫，未便即斷爲屬於藏系，只能視爲和藏系比較接近爲是。

女國又稱東女，原名實爲蘇伐刺擊羅，其地在今後藏。其人據新唐書言，是羌別種，顯然和吐蕃同系。國中以女爲王，行母系制和一妻多夫俗。因非大國，又以交通不便，對中國的關係很是和平。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唐初曾數次遣使來，唐乃封其女王之夫爲王。其後服屬於吐蕃。唐末，女國之名不見於史。

大概并於同系同族的吐蕃了。

吐蕃的王室，自印度來，或係白種雅利安族；然而吐蕃的國人，大抵屬氐羌系的後裔。就整個的國家而言，吐蕃的統治階級，即印度人，畢竟在少數；其所役使的人民，多屬土著，即今藏系。關於吐蕃王室的起源，傳說如次：巴特沙拉國烏迪雅納汗生一子，有一個占卜者相過他，說：「這孩子尅父，必殺之。」而鋒刃利器，都不能傷他；乃貯以銅匣，去棄在恆河裏。外沙里城附近種地老人見了，把他收養着。這孩子長成後，老人告以前事，他就一直向東邊雪山而去。行到雅爾隆贊唐所有的四戶塔前，衆共推他爲領袖，是爲尼雅特贊博汗。勝四方部落，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王。數傳後到智固木贊博汗，爲奸臣隆納木所弑。其長子置特，逃往寧博地方；次子博囉咱，逃往包地方；三子布爾特齊諾，逃往恭布地方。隆納木據汗位一年，被幾個舊大臣誅殺，迎立博囉咱。是爲布迪恭嘉勒汗。再數傳後生名哩勒丹蘇隆贊。——據史家考證，名哩勒丹蘇隆贊即唐代的吐蕃領袖棄宗弄贊（Chitun lun btsan）。

從上面的傳說中，可見吐蕃王室出於印度，但建國則未必甚早，大約不過在中國南北朝時。最早和中國發生交涉的國王，就是棄宗弄贊。吐蕃的根據地，在邏娑川（今拉薩），其所統轄的地方極廣，包括今西藏、西康、青海，及甘肅、新疆、中央亞細亞、印度的一部分。棄宗也名棄蘇農，號弗夜氏，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

犛牛馳刺之以爲樂，不愧是一個蠻族的豪傑。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遣使者來朝，太宗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棄宗聽到突厥吐谷渾都娶唐公主，乃遣使齎幣，求婚於中國以爲榮。太宗不許。棄宗怒，北擊吐谷渾，吐谷渾敗走，爲吐蕃所飽掠。棄宗又攻破党項白蘭羌，勒兵二十萬，乘勝入寇中國的松州。唐發大兵禦敵，吐蕃膽寒，自退。旋棄宗派使者來謝罪，固請婚，唐乃許之。棄宗派大論（官名）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禮。貞觀十五年，唐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棄宗率兵次柏海，親迎，執壻禮極恭；見中國服飾之美，羞縮愧沮。歸國後，自以其先未有婚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棄宗下令國中禁之；自禿氍鬪襲執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從此吐蕃極力模仿唐的文物，開始中國化。文成公主佞佛，首先以佛教入西藏的，也是文成公主。然而吐蕃離開印度近，王室又從印度來，和佛教常有淵源，其文化究以傳自印度者爲多。

棄宗弄贊事中國甚謹。死後無子，國人立其孫幼不親政，由薛祿東贊攝政。薛祿東贊死，子欽陵，居中用事；贊婆，悉多干，勃論，皆專方面兵。旋欽陵被殺，棄隸縮贊立。吐蕃當唐高宗時，盡併諸羌，又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並破茂州西的安戎城。武后時，王孝傑復四鎮。欽陵竊臨洮，又不勝。欽陵死，乃請和。中宗以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下嫁棄隸縮贊。吐蕃要求河西九曲地，爲公主湯沐邑，許之；且築橋河上，以通往來。於是河

漢之間，常受騷擾；吐蕃與中國，旋盟旋背，侵掠不息。

吐蕃的勃興，原是極速的。會唐有安史之亂，西防空虛，吐蕃東窺更急。肅宗寶應元年，吐蕃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唐遣李之芳、崔倫等往聘，吐蕃留不遣。又破西山合水城，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河西隴右，盡入於吐蕃。代宗時，吐蕃擊却郭子儀，得唐降將高暉引導，入長安，代宗幸陝州。吐蕃留京師計十五日，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署官，並侵掠畿輔。幸唐援兵四集，吐蕃夜走。越三年，吐蕃和回紇連兵來寇，郭子儀與回紇訂盟，襲破吐蕃，乃退。

唐德宗立，吐蕃請和。朱泚作亂，吐蕃助唐討伐；約事平，畀以涇、靈等四州。但吐蕃兵疫作，引去，仍求地。德宗賜以帛萬匹。吐蕃怒，又復入寇。後傳到達磨時，嗜酒，好獵，凶愎少恩，國內則飢疫並作，勢力始衰。達磨卒，無子，以妃緜氏的內侄嗣，方三歲。內訌起，唐兵乘之，收復河湟。然而唐的國力已疲，和吐蕃同是奄奄一息了。

吐蕃入寇時，擄掠中國人很多，攻占中國的土地也極廣，在民族的混合上，頗有關係。而吐蕃留居占領地，後被中國收復，其人也有同化的。吐蕃在建國時的文化，和其他諸族異，可見是另一系統。這裏略述如次：

(一) 其生業：能植小麥、青稞、蕎麥、豇豆，然究以畜牧爲主，其獸有犛牛、名馬、犬、羊、麝等。略有城郭廬舍，不肯處，強毳帳而居。

(二) 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爲裝飾。婦女辨髮而縈之。

(三) 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君長稱作贊普。其官有大相，稱論達，副相稱論達扈莽，也號大論小論。另外的官職名稱也和中國及夷狄各異。

(四) 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鼻，以皮爲鞭，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是數丈深的地窟，納囚於中，二三年乃得出。

(五) 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戰死，以累世戰沒爲高門；敗儒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齒於衆。

(六) 重鬼右巫，事獠羆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咀。國家政治必以沙門參決。

(七) 贊普與其臣，每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看諸壇，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列於前，使巫告神說：「渝盟者，有如牲。」

(八) 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

(九) 兵法嚴而師無饋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驛人胸前掛銀鷄，甚急，鷄越多。告寇舉烽，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只露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

(十) 其戲：碁、六博；其樂：吹螺擊鼓。

(五) 南詔和南方諸族

南方諸族，即指苗、獠、羅、馬來三系。因為古書所載，系統欠詳，只好在此綜述。

唐時，南方民族所建唯一的大國，就是南詔。南詔究竟屬於何系，殊難確定，大概和馬來及羅、羅兩系都有關係。但史稱哀牢夷之後，不妨暫時歸入馬來系；然其人民，必混有羅、羅系，或竟有少數氐、羌系的。南詔的起源大概如此：夷、語王為詔，其先領袖有六，自號六詔。這六詔是：(1) 蒙、嵩詔（今四川西昌）；(2) 越、祈詔（今雲南麗江）；(3) 浪、穹詔（今雲南洱源）；(4) 遮、賤詔（今雲南鄧川）；(5) 施、浪詔（今洱源之東）；(6) 蒙、舍詔（今雲南蒙化）。六詔地方人口相埒，都不能統一。其中蒙、舍詔在蠻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羅、羅系），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其領袖世為蒙氏。唐高宗時，南詔曾遣使者入朝。開元末，南詔領袖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唐朝下諭，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時五詔衰微，只有南詔獨強，皮、邏閣就統一六詔，合併於南詔。又破吐、蕃，擊洱、蠻，有功。唐玄宗遣使冊封皮、邏閣為雲、南、王，徙治大、和、城（今雲南大理）。又派何、履、光以兵定其境，取安、寧、城、豐、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皮邏閣死，子閣羅鳳繼爲南詔王。因和唐雲南太守張虔陀有隙，乃發兵攻殺虔陀，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唐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往討，大敗而返。閣羅鳳遂叛唐而稱臣於吐蕃。楊國忠當國，調兵十萬討南詔，又大敗。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取巂州，據清溪關（在今四川漢源）與吐蕃共爲寇盜，爲蜀患頗深。閣羅鳳卒，孫異牟尋立，仍與吐蕃并力。然吐蕃對於南詔，責賦苛重，歲索兵助防，異牟深以爲苦。唐降臣復勸其歸中國。劍南節度使章舉也遣使來招。南詔復來歸，襲破吐蕃兵。唐德宗册封異牟爲南詔王，共制吐蕃。

南詔數傳到豐祐，善用兵，勢越強。時唐室已衰，穆宗在位，不恤邊事。太和三年，南詔將嵯巔率部陷邛、戎、巂三州，入成都，止十日，大掠子女工技數萬回南。南詔從此擅文織，與中國埒。宣宗時，南詔又陷安南都護府，唐以高駢爲都護，復其地。豐祐卒，子坦綽續立，稱帝，國號大禮（大理），又寇巂、雅，逼成都。唐徙高駢鎮西川，破其兵，南詔乃請和。此後南詔疲於戰爭，幾無寧歲，國力漸衰。然而在唐僖宗時，遠寇西川，陷安南。後中國亂，與中國的交通遂絕。蒙氏傳國至唐昭宗時，爲其臣鄭買賜所篡，改號大長和。後唐明宗時，又爲其臣趙善政所篡，改號大天興。旋又見篡於其臣楊義貞，改號大義寧。後晉時，復爲段思平所篡，改號大理國。從南詔到大理，國名已經數變，和中國接觸既繁，中國人南下的不少，血統混合，文物相似，到唐末宋初，大理已經是一個中國式的國家了。

上述的南詔大理，姑假定屬馬來系。其他苗獠、羅羅兩系事跡，在隋唐之間，也略可一述。先說苗獠系：苗獠系退處洞庭以南，在五胡亂華時，乘中國的衰敝，一部份較強悍的南蠻，曾向北推進，騷擾長江流域。中國的流亡者，做他們的領袖，割據兩湖之間。南北朝更利用南蠻以抗敵人，反受其擾害，而養癰貽患。荊州一帶，變成苗獠世界，其蠻有荊州蠻、雍州蠻等；又有五溪蠻，為武陵蠻後裔。當時南蠻對於中國，時叛時服；北周曾大舉征服之，從此南蠻不敢北越長江。居留長江流域者，同化與南徙，必皆有之。隋唐時，更進而經營沅資流域。那裏山林重疊，原是苗獠系的根據地。隋於今沅陵縣地置辰州，唐時進置錦州（今湖南麻陽）、溪州（今湖南永順）、巫州（今四山巫州）、敘州（今湖南黔陽）地雖開闢，羣蠻遁居山林，迄難同化。唐季混亂，南蠻的領袖分據其地，自署為刺史。唐末之後，南蠻復有一部分別稱為獠人或蠻獠。從此獠字漸成功南蠻的通稱。

再述羅羅系。在隋唐之間，西南有兩蠻，或係屬於羅羅系。今名羅羅為蠻，也起源於此。所謂兩蠻，是從其領袖的姓（爨）而得名。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叫作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叫作東爨烏蠻。據爨姓自稱，為中國安邑人，七世祖曾為西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然而在蜀漢時，爨姓與孟獲等同為南蠻八大姓之一，諸葛亮曾擢拔爨習為官，可證明其非漢人。兩蠻

蠻也未必全屬於羅羅系，他所居住的地方，和馬來系相雜，系統上難保沒有關係。蠻氏之興，在於南北朝梁時，領袖名蠻瓚，既死，子震，分統其衆。然而崛起割據的領袖，大概是深受漢化的部衆散處山林間，仍保持其固有的生活狀態。唐中葉時，南詔興，兩蠻蠻爲所役屬。南詔主閣羅鳳遣昆川使楊牟利，以兵脅西蠻，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蠻以言語不通，多散依山谷，得不徙。其後東蠻烏蠻代興，徙居西蠻故地，與峯州爲鄰。唐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靡州十八。烏蠻和南詔，世通婚姻。其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鑿髻，女人披髮，都穿牛羊皮。俗尙巫鬼，無拜跪等禮節。和中國言語不通，須展轉傳譯。唐宋之間，兩蠻蠻在南詔大理的版圖內，和這兩國相終始。

(六) 肅慎系崛起東北

東北民族，在中國歷史上首露頭角的是鮮卑系。匈奴之衰，鮮卑據其故地，紛紛南下中國；南北朝對峙之局告終，在中原的鮮卑人，也完全同化於中國。只有一支僻處東北，仍保持其鴻濛未闢的原狀。這一支就是奚和契丹。奚住在鮮卑故土，即現在的熱河中部地，和中國接觸極稀。唐太宗貞觀三年，奚始來朝貢。唐伐高麗時，奚曾助戰有功，乃封其爲樓煩縣公，賜姓李氏。武后時，奚和契丹共反，響應契丹。唐師東伐，被奚的領袖李大酺所敗。玄宗開元二年，奚王入朝，並娶唐宗女固安公主。奚和契丹雖是同族，常互相攻伐，契丹強盛，

奚爲所役屬，雖有一小部分西徙，然到底爲契丹所併。

契丹和奚同族。所居住的地方，在奚的東面，高麗的西面，即今熱河東北境。其部落在元魏時，始自號契丹。唐太宗伐高麗，契丹和奚的首領都助戰。未幾，契丹領袖窟哥，舉部內屬，唐乃置松漠都督府，冊封窟哥爲松漠都督，無極男，賜姓李。後契丹和奚共叛，曾一度強盛，爲突厥所襲破。契丹殘部南掠，又被唐所擊敗，窮促無聊，遂依突厥。唐玄宗開元二年，契丹來降。其後叛服不常，然於唐尙無大害；而其人入居中國者，且同化而服官於朝，如李光弼等人皆是。契丹之強，始於唐末五代時，另述於下章，茲不贅。

和鮮卑系的奚契丹並峙於東北的，有肅慎系。肅慎系的崛起，比鮮卑系稍後，但在中國古書裏，也偶有記載。在上古時，這一系統名肅慎或息慎，稷慎，後又稱爲挹婁、勿吉、靺鞨；至於後來的女真兩字，也是肅慎的轉音。肅慎在古時，和中國略有交涉，據說周時曾來朝貢。其所住的地方，史家多指在今黑龍江省即松花江上游；然或謂肅慎和貉族，初時逼近漢族，即在燕國的東北，其後乃爲燕所驅逐而遠徙。

秦漢兩代，肅慎均不通中國，臣屬夫餘。常時其部衆也少，不能成爲大勢力。到三國時，乃以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入貢於（曹）魏。中國稱其人爲挹婁。到晉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大概魏晉之間的挹婁，不過是肅慎的一部。肅慎系分佈在黑龍江流域，人雖不衆多，但部落也是極零碎的。南北朝時，中國稱之爲勿吉。

或靺鞨，這兩者顯然是同音異譯。元魏延興中，曾遣使來朝；太和初又來，貢馬五百匹，請攻高句麗；其後直到魏末，還常來朝貢。魏書曾指明「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

這一族部類，據隋書所記，凡七種：其一粟末部，居最南，和高麗接壤；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遼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遼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白水部，在粟末東南。七部中的粟末部，大約就是元魏時的勿吉。隋時，勿吉仍入貢，且受中國封，幫助中國征伐高麗。

隋末，靺鞨中有領袖突地稽，率其部千餘家內屬，住在營州。煬帝授突地稽爲遼西太守。唐初，突地稽仍來朝貢，並助攻劉黑闥和突厥，受唐封爵，及賜姓爲李，其衆徙到幽州。後其領袖復擊敗吐蕃，世爲唐室功臣。這一部歸附中國既久，後逐漸同化。其他如黑水靺鞨，在唐太宗時，助高麗抵抗中國。玄宗開元十年，其領袖倪屬利稽來朝，唐拜爲勃利州刺史。旋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原來的酋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置長史以監察；對於黑水部領袖，並賜姓李氏。到渤海國興，黑水部乃服屬於渤海國，不復朝唐。

肅慎系最早所建的大國，當推渤海。渤海國由粟末部所建立。該部原附高麗。高麗滅，部衆退保挹婁的東牟山。南北界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遺民也漸來歸。後有領袖大祚榮出，在武后時，以靺鞨高麗兵，擊敗唐師，儼然自立。契丹已附突厥，中國因交通阻絕，不克發兵往討。大祚榮恃荒遠，愁

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又略定高句麗故地。中宗時，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睿宗先天中，唐遣使拜大祚榮爲左驍騎大將軍渤海郡王，由是渤海國成立（公元七一二年）。祚榮死，子武藝立，略地今吉林遼寧方面，並及朝鮮的平安、咸鏡兩道，而通交誼於日本。其子欽茂，移居忽汗河之東，定名上京。至彝震時，更建五京十五府，遂爲海東一強國。渤海國全盛時，其版圖東抵日本海，西踰遼河而達契丹，占地極廣，有現今的吉林全境，遼寧東部，朝鮮北部，及蘇領沿海州。渤海國對唐，頗有交通，除朝貢使外，並派學生留學於唐，一切典章官制，大多模仿中國，文化甚高。傳十四世，歷二百十五年（公元七一二——九二七）。契丹興，渤海國乃見滅於契丹。然而肅慎系的勢力，仍未稍減。此後的北方，肅慎系將繼匈奴、鮮卑、突厥之後，而爲主人翁了。

第六章 五代兩宋時代的中國民族

(一) 沙陀突厥割據中國

當突厥系衰落時，唐室也漸不振。然而到唐末五季，突厥系的沙陀部，又餘波陡起，割據中國，爲數百年來突厥騷擾中國的尾聲。沙陀突厥原是西突厥的一小部，初名處月，後改其姓爲朱邪。朱邪和處月，實在是一音異譯。所住的地方有沙漠曰沙陀，所以名沙陀突厥。

沙陀族自突厥亡後，服屬於回紇。因苦回紇苛斂，乃引吐蕃攻回紇；吐蕃徙沙陀族於甘州而役屬之。吐蕃爲回紇所敗，疑沙陀有二心，乃攻沙陀。沙陀舉族東走，其領袖朱邪盡忠戰死，盡忠子執宜歸依唐朝。於是居於河西。沙陀部落萬餘騎，都是驍勇善騎射，助唐討伐有功。唐拜其領袖朱邪赤心爲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然而沙陀自恃有功，十分驕恣。李國昌對於唐室，形同獨立。惟久居中國，華化已深，其人則以異族領袖而兼具軍閥性質。

黃巢暴動，中國大亂，唐室岌岌不保。李國昌子李克用，英武有謀略，應召率沙陀軍來援，擊滅黃巢，遂和羣雄逐鹿中原。黃巢餘黨朱溫，於九〇七年篡唐室，稱帝於今開封，國號梁，擁有黃河流域。其餘地方軍閥，也

割據自雄，有吳、楚、吳越、閩、南漢、荆南、前蜀、岐、燕、晉等十國。其中的晉，由沙陀所建立，其領袖爲晉王李克用，部下則沙陀與漢混合。李克用和梁帝朱溫有夙怨，克用子李存勗滅燕後，陷開封，代梁而建後唐，即帝位於洛陽。次又降 岐併前蜀，殆奄有江北。沙陀族第一次君臨中國。

石敬瑭的父也是沙陀族，嘗從李克用征戰有功。後唐之衰，石敬瑭以契丹援兵，陷洛陽，即位於開封，改號曰後晉。是爲沙陀族第二次君臨中國。但後晉版圖不廣，外則契丹眈眈虎視，內則和南唐、後蜀、吳越、南漢諸國對峙。

契丹與後晉失和，乃南下滅後晉，晉將劉知遠起而逐契丹守兵，即帝位，繼後漢。劉知遠也是中國化的沙陀人。這是沙陀族第三次君臨中國。五代中沙陀族計占唐、晉、漢三朝，足見其盛。後周代漢，沙陀族的劉崇（劉知遠族弟）守太原，於河東立北漢國，和契丹聯盟，以抗後周。宋太祖（趙匡胤）統一天下，討滅諸國，獨不及北漢。到太宗時，才紹乃兄遺志而滅北漢。劉氏 沙陀突厥在中國的割據，自此告終。

五代時，沙陀突厥雖在中國割據，可是完全沒有民族競爭的意味。當時的沙陀人，大多已易中國姓名，生活也同中國式，並以自己屬中國人爲榮。在唐末梁初，沙陀族的勇悍之風未除，到了晉、漢之間，則沙陀軍已不存在，石敬瑭、劉知遠輩，純然是中國的軍閥了。所以不待趙宋的統一，整個的沙陀突厥，早已消溶在中

國人裏面，突厥系對中國的競爭，至此告一段落。只有唐末敗殘的回鶻，向西南徙，走入天山南路，繁殖於這一帶，爲今日回族的遠祖。

(二) 契丹建遼國

鮮卑系在中國活動，以契丹爲後勁。然而就環境而言，建立遼國的契丹，已經不是純粹的鮮卑系，其中也包括滿慎系的分子了。

契丹原有八部，初未統一，勢力不強。在唐時叛服不常，除朝貢於中國外，或附突厥，或依奚。到唐末五代間，耶律阿保機爲領袖，統一八部。阿保機爲人多智勇，善騎射，有大志。這時候中國北方的守將劉守光暴虐，幽、涿的中國人多逃避到契丹，爲阿保機所利用。於是阿保機常入塞，攻陷城邑，俘虜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初，契丹領袖，由諸部數年一公推。中國人告訴阿保機說，中國的王無代立的，阿保機乃陰謀推翻這制度，從此永不復代。中國人又以文字教契丹，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定官號，立城郭，墾荒田，努力中國化。阿保機的勢力大強。

旋 阿保機率契丹部，東北滅渤海，服室韋、女真（均滿慎系）；西北服黠戛斯；西南服黨項、沙陀、韃靼、吐谷渾、回鶻；遠至吐蕃、于闐、波斯、大食，也通朝貢，其聲威可謂極廣。並乘中國的衰亂，南向侵略。阿保機死（後

遼太祖（其子德光立，遼太宗）對於中國野心更熾，助晉石敬瑭篡唐，得燕雲十六州爲報酬。乃以幽州爲燕京，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仿中國，並參用中國人。旋後晉與契丹失和，德光乃率部南下，陷開封，廢出帝，代晉而自爲中國皇帝，不啻是元清兩朝以異族入主中國的先聲。但德光草莽之風未除，不知道統一的方法，對於中國人民，除了高壓手段以外，一味打掠騷擾，民怨騰湧，屢起反抗。德光只好留兵守中國，自己率部北歸。中國的文物典籍，歷代善華所萃，也被契丹虜以俱去。在中國而言，文獻淪亡，是大不幸；然而契丹得到中國的東西，始有建國規模，並爲金源的憑藉，卻是大幸呢。

遼雖北歸，在中原的戍兵，也次第被劉知遠等所逐。然而遼的國勢，仍舊繼續開展。政制文物，悉仿中國，並與當時漢人和混合。轄地也甚廣。當其盛時，東至海，西至阿爾泰山，南至今河北省中部，北至外蒙古克魯倫河，幅員萬里。宋既統一中國，滅北漢外，企圖蠶食遼的南境，恢復燕雲十六州。時遼則德光之後，又經二帝，而爲景宗在位，乃舉兵大破宋軍於高粱河，進圍瓦橋關（河北保定附近）。從此以後，宋遼兩國和平破裂，河北之地爲南北戰區者垂二十五年。而遼常強，宋大爲防戰所苦。到遼聖宗時，親將侵宋，大舉南下。宋由丞相寇準奉宋真宗至澶州，卻退遼軍。兩國遂媾和，君主互稱兄弟，宋約歲輸絹二十萬匹，銀十萬於遼，以爲歲幣，乃能兵時在一〇〇四年。

宋遼既和，對峙南北，兵戈銷熄，遼乃向中國化的途上急進。遼在初起時，原是游牧民族，慄悍成性，生活簡單，無文化可言。百十年來，既得中國人指導，復得中國文物，至此乃規模大備，一切制度，都做照中國。而素樸的契丹部衆，也漸耽於逸樂，從事文藝，喪失其固有的形式。所以遼的末期，大部分的契丹人，已經和中國人無殊了。

遼到道宗以後，國勢始衰。道宗孫天祚帝立，荒淫暴虐，國政大亂，受羈縻的部落盡叛。女真乃崛起，大破遼。天祚帝於混同江，次第陷遼的五京——東京（今遼陽）上京（今臨潢）南京（今北平）中京（今大定）西京（今大同）。天祚帝被捕，遼亡。總計契丹族所建的遼國，傳九主，歷二百年而亡（九一六——一二二五）。遼亡後，契丹部衆，或同化於中國，或併入肅慎系（金），鮮卑系在中國的活動，從此結束，與匈奴共成歷史上的名詞。

遼在瀕危的時候，其宗室耶律大石，率餘衆二百騎西走，併天山南路的回紇殘部，而侵入中央亞細亞，擊敗撒馬爾罕。耶律大石自稱黑契丹的闐兒汗，奠都於吹（Chui）河上的虎思斡兒朵（Huzorda），史稱西遼。時在一二二四年。後塞爾柱（突厥系）朝的麥立克沙（Melik Shah）來攻，耶律大石擊破之於阿母（Amu）河，次又降花刺子模。西遼遂爲中亞的大國，領有版圖西自阿拉爾（Aral）海，東抵西夏。契丹

的建國，此爲餘波。不過西遼的王室雖出契丹，而人民大多是突厥系，所以其興也勃，其亡也速。公元一二〇三年，西遼三傳，爲乃蠻和花剌子模所滅。

(三) 女真建金國

東北民族的肅慎系，在唐代已露頭角，建立渤海國。契丹勃興，阿保機親征渤海，降其王而墟其國。但肅慎系素稱勁悍，契丹究不能服其人。渤海遺族，多南入高麗，雖契丹稍遠的，自立爲王，並力圖恢復。見於中國史籍，有安定國。其王烈萬壽曾遣使入貢。宋太宗時，並曾約宋夾攻遼，以洩宿憤，未果。後其部衆分散，乃逐漸消滅。

肅慎系第二次崛起的，是爲女真。女真原是靺鞨的黑水部。在渤海強盛時，黑水部服役於渤海。五代時，契丹滅渤海，黑水部附屬於契丹。其在混同江之南隸屬於遼的，名熟女真；在江之北，不隸屬於遼，僅受其羈縻的名，生女真。後來建立金國的，就是這女真族。

女真部衆屬於肅慎系；然而金的王室先世，卻是從高麗來的。據考證，始祖來自高麗，本姓金氏，居女真的完顏部，在僕骨水之涯。始祖婁完顏部女，生二男一女，其後裔遂從母姓爲完顏氏。始祖的曾孫名獻祖，徙居海姑水，又徙安出虎水，始築室，知樹藝。獻祖子昭祖，稍用條教爲治。遼人以惕隱官之。昭祖耀武，至於青嶺、

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伐之，入於蘇濱耶懶之地。這時候生女真部衆，雖略有條教，尙未有文字，無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景祖立，更合併附近諸部，受遼封，爲生女真部族節度使。這時既有官屬，綱紀漸立，女真已趨向統一之途。再數傳而到阿骨打（太祖）時，遼衰，女真遂叛遼。

阿骨打既叛遼獨立，於公元一一一五年即帝位，國號金。當時金的部衆仍不多，但強悍特甚。併熟女真次第攻取遼的寧江州、咸州、賓州、黃龍府。遼的天祚帝親征金，復大敗於混同江。金乃進陷遼的東京，直逼上京。時宋聽遼的亡臣之言，擬連金以夾擊遼，便派使節問道和金通好。約宋從南面取遼的南京，金從北面取遼的中京，而分其地；而向來宋所贈遼的歲幣，則轉贈於金。於是金太祖乃進兵取遼的上京和中京，並逐天祚帝而陷其西京。然而在宋的一方面，宋軍北伐，屢爲遼所破，密乞援於金。金太祖乃從居庸關入陷南京。金以宋既失其出師之期，又不能下南京爲理由，求易前約。宋不得已，只好允許。乃約以既定的歲幣之外，增錢百萬緡，糧二十萬石，而宋僅得南京（今北平）及其附近的六州。未幾，金太祖死，太宗立，捕獲遼的天祚帝，遼亡。

金和宋接壤，又擬南圖。遂以宋納金的叛將和遼的遺臣爲理由，進兵侵宋。第一次攻汴京不克，第二次遂入汴，擄二帝，並華族、文物、財貨等北去。中原淪陷，金初立劉豫、張邦昌等中國人爲帝，繼取而自之。宋室

南渡，乃與金共分中國，居然是南北朝的規模。金與宋屢有攻伐，勝負不定，旋議和，以東起淮水西到大散關爲界，宋並受金的冊封，向金稱臣，納歲貢頗巨。金海陵王弒熙宗而篡位，移都燕京，親率大軍南下，被宋師擊破於采石磯，海陵王被部下所殺，金世宗立，再與宋議和，疆界如前，歲幣減半，以叔姪相稱代君臣之禮。當時金室之盛，達於極峯：東服高麗，西則懷柔西夏，南自漢淮二水，北抵臚胸河，版圖之大，東亞同時諸國，無出其右。

金國的人民，以肅慎系的女真爲主體，契丹和中國人則爲被征服的屬民，地位迥乎不同。然而女真人口其實不多，勝兵不過數萬。所以能以寡勝衆，次第剪滅遼和北宋者，一則遼宋二國，正當衰落的時候，以新興的民族，摧毀老朽的故國，自然事半功倍。次則肅慎部衆，素稱強悍，戰陣嚴整，堅毅不能撼，每鬪凌厲無前，當者披靡。可是女真既入中國，歆羨中國的生活，漸次踏入諸游牧民族，的覆轍。開頭時金還嚴禁部衆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金世宗也曾勸族人力守女真國風，禁戒流於奢侈文弱。然環境的推移，究竟不能以力爭。金承遼的基業，中國化更速且易，制度文物，全做中國。所謂「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能及者，以文不以武也。」就是這情形。卽就文藝一端來說，金雖然有女真文字，用者不廣，仍以中國語文爲宗。帝裔親王，雅擅詞章，至於像元好問輩爲一代之作家，更不必說了。結果以女

真族少數的人口，入於中國的大熔爐內，同化得泯滅無痕。金的末葉，簡直成功中國的一邦，遷都汴京，即是例。而文弱衰敝，昔時勇武之風，蕩滌無餘了。

蒙古興於北方，金畏其勢，初自燕京遷都於汴京。蒙古於一二一五年陷燕京。蒙古太宗更陷汴京。金哀宗奔蔡州。蒙古更與宋約，與宋將孟拱，合兵陷蔡州。金亡。時在公元一二三四年。金稱帝計九主，歷一百二十年。金之亡，入中國的女真族，散在黃河流域，早成爲中國人，欲如遼的耶律大石西走，也不可得。中華民族中，也從此加入滿慎系的血液。

(四) 黨項羌建西夏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國家中，版圖算是最小的。宋朝雖說結束五代，統一中國，然而始終在和北方國家鼎峙的狀態中。初則契丹的遼，繼則女真的金，末則有蒙古。同時尚有西夏建於西北，處於金和宋之間，隱然具鼎立之勢。這一節述西夏。

西夏由氏羌系的黨項羌所建，黨項自漢代即聞於中國，爲西域氏羌行國之一，當時純爲游牧民族，文化甚低。南北朝時，與中國略有接觸，寇擾元魏北周的邊界，未爲大患。唐初，黨項諸部，漸次降附。其後因爲受吐蕃壓迫，自請內徙，入今陝甘的北部一帶。部落分散，未有統一，勢力到底不強。黃巢之亂，黨項的領袖拓跋

思恭助唐討賊有功，先封宏、難、節、度、使，後封夏、國、公，賜姓李，領夏、綏、銀、宥、靜五州。於是這一帶始爲黨項的根據地，收渠、流、亡、種、落、大、盛。

五代時，中原諸朝對於黨項，多採取羈縻政策，予以官爵。宋初，黨項助宋，攻滅、北、漢、劉、氏。黨項領袖李繼捧，並來京、師，覬見宋、太、宗。其族弟繼瑊，攻丹，被封爲夏、王，並來侵宋。繼、遷、子、德、明，並事宋和遼，而稱臣，儼然兩、屬。德、明子元、昊時，黨項勢力，達於極盛。元、昊小字鬼、理，性雄毅，多大略，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紇、夜、浴、隔、河、汗，奪甘、州，以勇著稱，遂被立爲皇太子。常諫其父德、明，勿巨、寇。後嗣位，卽飯，占今、陝、甘、北、部、及、綏、遠、之、地，以寧、夏爲根據，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公元一〇三八年，元、昊稱皇帝，都於興、慶（今寧、夏、省、寧、夏），國號夏，史稱西、夏。

黨項、羌的文化，自唐以後，因和中、國接觸，逐漸進步，到西、夏開國時候，已經達到高度。據宋、史所記：西、夏的境土，方二萬餘里，置設官制，大多和宋、朝相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樂之器與曲則唐、代舊式。其民一家稅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大抵二丁取正軍一人，可見其兵制不脫部落遺俗，其兵法也仍循游牧民族的慣例，勇悍善戰。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擄、令、郎；若脆怯無他技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又在首都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西、夏初也自有其文字，云是元、昊在一〇三七年所製，或謂是以前一〇三

○年其父德明所作。其字形方整，類八分，而筆畫甚多，則又如篆書。縱然如此，而西夏文字終和契丹文字女真文字一樣，用者不多，逐漸湮滅，終以中國的語文爲主體。

元昊建國以後，西伐回紇，東和契丹，乃迴鋒東向，逼宋的邊境。宋竭中國的精兵，僅能防禦之，由是陝西之地，永爲戎馬之郊。北宋的國力，因西夏而大敝。遼則調停於宋夏之間，約宋給夏歲幣銀絹茶二十五萬，夏受宋封冊而執臣禮，以此條件議和。然西夏對宋，後仍反服不常。

西夏傳至李乾順時，桑遼爲金所破，便和金太宗同盟，頻頻出兵，開拓其邊境，並宋的封冊也不復收受。到其子李仁孝立，國亂，靠金世宗的幫助定國，誅戮其奸臣，由是西夏事金頗謹。再傳至李純祐時，蒙古太祖成吉思汗來攻，西夏不敵，兵政俱衰，其從弟李安全殺純祐而自立。願益爲蒙古所迫，乞援於金，不得，乃納其女於蒙古請降，其勢大衰。

當成吉思汗西征時，宋金夏三國約和，以圖自保；但連年攻戰不息，國力都極凋疲，事已不及。蒙古軍東歸，先伐西夏，其主李峴出降，被殺。西夏亡，時在一二二七年。西夏凡十主，歷一百九十年。西夏亡後，其地悉爲蒙古領土；其部衆雜居中國，久已和中國人結合，無復分別，只有少數餘衆，散處青海一帶，歸回到氏羌系中。關於藏系吐蕃的情形，也可附述於這一節。唐亡後，吐蕃也分復不振，其所侵略的甘涼一帶，或陷於回

鶻，或陷於西夏，以陷於西夏爲較多。宋和西夏構兵時，曾利用吐蕃中較強的部落，來夾攻西夏。吐蕃也頗願意。如西涼府六谷都吐蕃領袖番羅支，願效力討李繼遷，宋封之爲防禦使。後西涼爲西夏所取，宋復用宗哥城吐蕃領袖唃廝囉爲節度使，進封郡王。唃廝囉得番羅支舊部，又招得回紇步騎，號稱數十萬，擬討平西夏以報宋，然終不能有大功。後唃廝囉曾孫朶拔孫木征皆內附，入朝，賜姓爲趙，並改漢名，漸次同化。至於在西藏根據地的吐蕃，在宋一代，和中國絕少接觸。

(五) 南方諸系概況

宋時，中國民族中南方諸系概況，可分述如次：

(一) 苗獠系 宋時，對於南蠻，通稱爲獠；獠遂爲苗獠系的代表名詞。唐末五代之亂，資沅之區的獠人，又作亂寇邊，並依山阻江而自固。中國不能討。宋有天下，任獠人秦再雄，招降諸蠻。於是沅江流域之地，分爲南北江。北江苗獠的部落，以彭氏最大；南江則以舒氏、田氏、向氏最大。資江流域，爲梅山峒蠻所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最爲腹心之患。又有楊氏者，據今靖縣地，號十峒首領。在宋神宗時，變法圖強，派章惇招降梅山蠻，置安化、新化兩縣。又平南江蠻，置沅州（今湖南芷江）。降十峒首領，置誠州。沅資一帶大定。總之，宋朝對於苗獠，都用撫綏之法，雖使侵寇減少，但猶未能澈底同化。

(二) 羅羅系 羅羅系事跡，在宋代無可述者。四川、雲、貴三省邊境的民族，宋時有封烏蒙王者，諱是羅羅系。又，大理及儂智高等，也是混合馬來、羅羅兩系的，不過以馬來系人爲主體，故入下段。

(三) 馬來系 南詔故土，在五代時由段氏所篡，國號大理，已述於前章。宋承後周，統一中國。宋將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雲南一帶，繪圖進呈宋太祖請訓。宋太祖鑒於唐時南詔的禍患，便以玉斧畫大渡河，說：「此外非吾有也。」捨雲南不敢取。於是終宋之世，大理國和宋鮮有交涉，仍爲段氏所保有，直到宋末見滅於蒙古。

宋時馬來系人，有廣源州蠻儂智高作亂。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今安南諒山西北，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其民屬馬來系，俗椎髻左衽，善戰鬪，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領袖，互相劫掠。唐末，儂氏漸強，世據廣源州爲根據。自交趾建國，廣源雖號邕管的羈縻州，只在名義上屬於中國，實際却服役於交趾。有儂全福，知儂儂州；其弟存祿，知高泮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儂全福殺存祿，當道合併三州地。交趾來問罪，捕全福和其子智聰以歸。全福妻阿儂，嫁給商子，生子智高。智高十三歲殺其父，冒儂姓。久之，儂智高與其母據儂儂州，招納流亡，居然獨立建國，號大歷。交趾來攻，拔儂儂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峒及思浪州附益之，部越衆。儂智高因和交趾有夙怨，更襲據安德州，僭稱南

天國，改年號瑞。請內附，中國不許。乃招納亡僮，謀入寇。

宋仁宗皇祐四年，僮智高率兵五千，沿邕江東下，攻破橫山砦，遂陷邕州，僮號仁惠皇帝。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兵備廢弛，所以僮智高所向皆得志，相繼破橫、貴、潯、藤、梧，封康、端九州，進圍廣州，五十七日，不能拔，乃解圍去。諸將討之，皆無功。宋仁宗命狄青爲宣撫使，狄青率部颶、崑、崙，大破之，智高走死大理國，其部衆或擒或散，南疆平。

第七章 元代的中國民族

(一) 蒙古勃興

自從上古以來，大漠南北，久爲游牧民族蟠據之區。匈奴、鮮卑、突厥諸系各族，在那裏都有幾百年的歷史。但諸系和中國競爭的結果，或遠徙而建國於西方，或南下而同化於中國，都次第潰滅。雖然如此，匈奴、鮮卑、突厥以及東北民族的肅慎等，在那裏總有少數的部落殘留着。這些殘留的部落，互相混合，孳生日繁，散處漠北未曾統一，所以勢力不強。一旦有強者崛起，率領諸部，便所向無前了。蒙古勃興，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

先說蒙古的名稱。蒙古一語，出自邱處機的西遊記，明初修元史，也用此名，以後遂爲定稱。此外尚有同音異譯的名詞甚多，如舊唐書作蒙兀，新唐書作蒙兀，遼史、金史作盟古，蒙古，其他尚有作曠古、曠骨、曠骨子、忙豁勒等。這些名稱，都出於同一語根 *meṅgke*，意爲勇悍無畏。

蒙古系的來源，衆說紛紜，難有定論，試略舉之：

(1) 傳說的神話，據元祕史所載：當初元朝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

渡騰吉思水，到斡難河源頭，不兒汗山前住着。產了一個兒，名字喚作巴塔赤罕。

(2) 出於室韋——室韋或謂屬鮮卑系。

(3) 出於突厥。

(4) 出於韃靼——所謂韃靼，是肅慎系和突厥系的混合種。

(5) 出於匈奴。

(6) 出於藏族。

關於上列六說，第一說荒誕無據，第六說因地域關係，殊不足信。其他四說，各有一部分理由。然而蒙古為後起的民族，且其人數又很衆多，若斷定其純粹起源於何族，頗覺勉強。按漠北一帶，二三千年来，久為游牧民族追逐競爭之場，諸族旋起旋伏，所殘留的部落，難保不互相接觸而產生混合種。後起的蒙古族大概就是此種混血的產物，和匈奴、鮮卑、突厥俱有關係。而其中的主體，大概是突厥系和肅慎系的混合而產生的，就時間來說，也比較近似。至於蒙古皇室，據近人考證，為室韋（鮮卑系）和韃靼（肅慎系和突厥系）的混合種，殆無疑義。

蒙古系初興時，今滿蒙一帶部族的概況，有如下述：一為蒙古本部，號孛兒只斤部，即產生成吉思汗的

一族，住在禿兀刺河、斡難河、怯綠連河上源肯特山一帶。一爲關係較疏的部落，散處蒙古本部的周圍，種類甚多。如蒙古本部之東大興安嶺之北，有塔塔兒部（卽韃靼 Tartars），爲蒙古本部的世仇。塔塔兒之東負山，在今呼倫淖爾附近有翁吉刺部。其西南近長城有汪古部（Orghuz），爲金守長城。在蒙古本部的西北，居今色楞格河及鄂爾坤河流域者，有蔑兒乞部（Merkits），其南有克烈部（Keraites）。貝加爾湖西岸有斡亦剌部，卽明代的瓦剌。以上都與蒙古本部同系。此外在蔑兒乞之南，克烈之西，北負阿爾泰山，南抵沙漠的，有白種的乃蠻（Naiman）。南踰大漠則爲西夏。其西尚有回鶻（畏吾兒 Digur）、西遼、花刺子模諸國。

特·李兒只斤氏。據新元史：李兒只斤，爲突厥語，譯義灰色眼睛，蒙古以灰睛爲貴種。

蒙古皇室的始祖，名李兒帖赤那。數傳至海都，始稱爲罕（同汗）。海都曾孫合不勒立，有威望，蒙古諸部莫不降附，金主聞其名召見，禮遇甚優。合不勒生七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從弟俺巴孩爲汗。俺巴孩既立，將女兒嫁於東面的塔塔兒部，親自送去；塔塔兒捕執俺巴孩及其弟，獻與金。金以蒙古會殺使者，把俺巴孩處死。蒙古部衆共立合不勒第五子忽圖刺爲汗。忽圖刺飽掠金境復仇，金丞相完顏襄乃在北邊築長城，使汪古部守其要隘以防蒙古。同時，金對忽圖刺，曾冊封其爲蒙輔國王。忽圖刺不受。忽圖刺死，蒙古部無共主，復

分裂。合不勒之孫也。速該立，屢次伐金和塔塔兒，後爲塔塔兒鳩殺。也速該之子卽成吉思汗，時年方十三，族人欺其年少，咸叛附同族的泰亦赤兀部 (Tajuts)。

成吉思汗名帖木真 (Temuchin)。其母生四子一女，帖木真居首。其身魁偉，廣頰長髯，雄長出衆。少時備嘗艱難，爲泰亦赤兀部所獲，幾死，乘間逃走。既長，娶於翁吉剌部，又交好父執克烈部長王罕，所以頗得這兩部的幫助。札答剌部長札木哈和帖木真也是好友。後帖木真與札木哈失歡，札木哈率泰亦赤兀部三部來攻，帖木真迎戰失敗。然其後歸附者多，勢復振。在帖木真四十歲時，塔塔兒叛金，金兵討塔塔兒，帖木真與王罕助金討平之。金報帖木真以封爵。王罕弟叛，引乃蠻來襲王罕，王罕戰敗，得帖木真的幫助而恢復。其後復併翁吉剌札答剌等部，遂滅泰亦赤兀。王罕之子和帖木真不和，舉兵來襲帖木真，初時避讓，旋擊破其兵，並滅克烈部。乃蠻的太陽罕，約汪古部同伐蒙古，汪古部暗通帖木真。帖木真先擊乃蠻，大破之，太陽罕戰死，乃蠻滅。太陽罕之子曲出律西奔。到這時候，帖木真統一大漠南北諸部。乃於宋寧宗開熙二年（一二〇六年），在斡難河源召集諸部領袖，開庫里泰大會，受擁戴爲成吉思汗，成功諸部族的大汗。

乃蠻的曲出律西走，與蔑兒乞部長脫脫合來伐蒙古，成吉思汗擊破之，殺脫脫，走曲出律，更迫西夏；西夏不敵，乞降。成吉思汗盡全力向金，先克西京。金將以兵四十萬拒戰，大敗。蒙古兵入居庸關，逼京城，不克而

退。一二一三年，成吉思汗再親征金國，金兵迎戰復連敗。旋陷燕京，幾盡奪黃河以北地，並剽掠金的新都 汴京附近而退。會西征之師起，成吉思汗才放鬆了中國這一面。

先是，乃蠻曲出律敗，投奔西遼。已而曲出律和花刺子模王摩罕默德勾通，裏應外合，覆滅西遼，分割其土。曲出律既得根據地，乘蒙古攻金之虛，將來襲，成吉思汗遣將討殺之，收西遼故地，遂和花刺子模接壤。有蒙古商人百餘，在花刺子模境被殺，成吉思汗怒，轉轡西向，率四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并部下進攻（一二一九年）。蒙古軍經阿力麻里（Almalik），渡西爾河，陷花刺子模國都撒馬爾罕，其王摩罕默德遁往呼羅珊（Khurasan），窮蹙之餘，卒竄死於裏海一孤島上（一二二一年）。摩罕默德長子札蘭丁募兵於哥疾寧，圖恢復，被蒙古軍圍攻，乃渡印度河，遁往德里。其時，蒙古軍的另一支，窮追摩罕默德到裏海西岸，踰高加索山伐欽察（Kipchak）。南韓羅思（俄羅斯）的諸侯基輔（Kiev）的大公援助欽察，被蒙古軍大破。蒙古軍於一二二四年掠其地東返。

成吉思汗定西域，東歸，滅西夏（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諸部開庫里，泰擁成吉思汗三子窩闊台為大汗。窩闊台繼父遺志，於一二三四年滅金，入遼東，並威服高麗。正當窩闊台想經營中國的時候，遠遁印度的札蘭丁出自德里，又圖恢復，窩闊台遣將征之，札蘭丁敗死。一二三六年，窩闊台更起大軍五十萬，大舉

西征。渡伏爾加河，征保加利亞，攻欽察，北向屠列也贊（Tizian），陷莫斯科及諾夫格羅（Novgorod），更轉鋒南向，焚基輔，蹂躪韃羅思各地。朮赤之子拔都先率一軍，蹂躪華拉霞（Wallacia），擊破馬札爾（Magyar）匈牙利一軍，陷佩斯（Pest，今匈都），走其國王，渡多瑙河，屠格蘭（Gnan）。其別軍則更入奧地利，直逼意大利的威尼司（Venice）。窩闊台孫海都則率別軍向孛烈兒（今波蘭），入西利亞（Silesia），破歐洲諸侯王聯軍於華爾斯達（Wahlstadt），轉而東南，由摩拉維亞（Molavia）退至馬札爾和拔都一帶相會合。歐羅巴全土，都被蒙古軍的鐵蹄所震撼。會窩闊台討晉至，拔都乃於一二四二年下凱旋令，命諸將東歸，自留於南韃羅思。

窩闊台死，貴由（窩闊台子）蒙哥（拖雷子）相繼由庫里泰推立。蒙哥既爲大汗，派其弟忽必烈（元世祖）統率漠南軍事，由四川入雲南，薄大理城，其王段興知出降，大理國亡。忽必烈攻大理時，又分兵攻吐蕃，喇嘛扮底達和國王陵火脫同出降。蒙古略定大理吐蕃，均在一二五三年。忽必烈旋派將進攻交趾，交趾防戰而敗，遂歸服蒙古。

蒙古的都城喀喇和林，乃爲窩闊台所定。蒙哥命阿里不哥留守喀喇和林，於一二五七年親率大軍南下攻宋，死於軍中。因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爭繼立，內訌起，忽必烈和宋賈似道議和北歸，旋忽必烈繼任大汗。

爲統治中國的元朝開國之君，遷都於燕京，立國號爲元，忽必烈爲元世祖。元世祖遣使於宋，迫踐前約，爲賈似道所囚。乃命伯顏率兵南下，陷南宋的都城臨安，繼取福州，遣宋的君臣直到南海孤島。一二七九年，陸秀夫負帝昀投海，宋亡，中國全爲蒙古人所統治。

當蒙哥忽必烈經營中國時，西域的木剌夷 (*Mulshida*) 又叛。蒙哥乃命其弟旭烈兀西征。旭烈兀偕郭侃，於一二五三年率西征軍，自天山北麓到阿母河畔，伐木剌夷於裏海南，平庫喜斯坦 (*Kuhistan*)；一二五六年回教伊斯美派 (*Ismai*) 教主魯兀乃丁降。繼於一二五八年陷報達 (*Bagdad*)，擒殺哈利發 莫思他沁 (*Mostassim*)，遂滅阿拔司朝 (*Abbas*)，莫思他沁一族，出奔迷思耳 (*Mish* 埃及)。郭侃更進略斡里亞，陷大馬色，會蒙哥討音至，旭烈兀乃擬班師歸國，值迷思耳兵正寇斡里亞，不果，便悉略定小亞細亞地方，居留於該處。

元世祖略定中國後，復向東發展，懷柔高麗。又因高麗使之招致日本。日本以蒙古的國書無禮，斬其使者。世祖大怒，遣蒙古兵和高麗兵共寇日本的壹歧、對馬，無功，再授阿刺罕及范文虎以戰艦四千五百艘，再征日本；遭颶風，大敗，全軍覆沒，時在一二八一年。

世祖既不得志於日本，乃轉其鋒南向。當時大理國的西南有緬國，雄視南方。元兵於一二八三年進陷

緬都蒲甘，其主降。次年交趾占城也降。於是南海諸國，如馬八兒（Mabar）、瓜哇、蘇門答臘等，相繼入貢。至是，崛起沙漠橫掃歐亞的蒙古人，遂建立了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

（二）蒙古大帝國的版圖

元世祖的時候，蒙古乃是一個空前的大帝國，其版圖直跨有歐亞兩洲。這裏綜述如下：

蒙古把西域征服的地域，成立四大汗國，作為蒙古大帝國的「子國」，以封皇室子弟。這四大汗國是：

（一）欽察汗國，東自吉爾吉斯，西至俄羅斯匈牙利，以伏爾加河流域為根據地。後分裂為諸小汗，到一四八〇年盡為俄羅斯所滅。

（二）窩闊台汗國，在阿爾泰山一帶和新疆北部之地。後併於察合台汗國。

（三）察合台汗國，在阿姆河以東到天山附近一帶。後在一三六九年帖木兒建國時統絕。

（四）伊兒汗國，在蘇屬中亞南部伊朗高原西及小亞細亞一帶，後也併於帖木兒。

四大汗國之外，元朝則以中國本部為中心，統領下述諸地：

（五）中國本部。

（六）高麗——元的屬國。

(七) 大理——蒙古留兵戍守，仍和段氏一同統治該地。

(八) 吐蕃——蒙古用喇嘛教羈縻之。

(九) 安南——入貢於元。

(十) 占城、緬甸、東南亞諸邦，均來朝貢。

(十一) 遼東。

(十二) 內外蒙古。

(十三) 青海。

(十四) 回鶻。

所謂蒙古大帝國，實包括元朝和四大汗國。然如元世祖，以元朝的領袖並為蒙古大帝國的大汗，則兩者也合而為一。不過從世祖之後，內訌驟起，諸皇族爭為大汗，實際上四大汗國和元朝漸少關係，而蒙古大帝國分裂於無形中。

蒙古大帝國的裏面，包括有不少種民族，當時東西交通頻繁，民族的混合，自然是很劇烈的，只就統治中國的元朝而言，對於國內的人民，大概分為這樣的四種：

(一) 蒙古人——指蒙古系諸族。

(二) 漢人——指金國的遺民，即中國黃河流域的人，並包括契丹、女真、高麗人民。

(三) 南人——指南宋的遺民，即中國長江、珠江兩流域的人。

(四) 色目人——指西域諸國人而言，意即外國人。

蒙古以異族統治中國，對於漢人南人（中國人）不免歧視；相反的，對於色目人（外國人）却平等待遇，和蒙古人一樣。大概而言，蒙古大汗登用人才，不同人種的間異，故自各方來仕的文武官吏不少，黃種的如契丹、女真、畏兀兒（回鶻）、吐蕃、突厥，自種的波斯、阿剌伯、印度及歐洲人都有，均仕於元的朝廷。官吏以外，外國商民居留中國的尤多。以波斯、阿剌伯人爲最盛。唐、宋、元三代，波斯、阿剌伯人居留中國，娶婦生子，改姓移名，同化於中國。這是白種人血液加入於中國民族的，但是影響微細得不足一述吧了。

(三) 蒙古入主中國情形

蒙古自成吉思汗創業，四傳而到忽必烈，遂滅宋入主中國全部，建立元朝。其後再經十世，到順帝而傾覆。自成吉思汗立到順帝北走（一三六八年），凡十五主，共一百六十三年，其統治中國計八十九年。

中國從前的歷朝，總是由主體的漢族人建立的。雖有割據稱帝王的異族，如五胡亂華時的諸國及元

魏、北周、五代時的後唐、後晉、後漢、宋時的遼、金，然而或雄據北方和南方對峙，或割據一隅而僭號稱王，都不會統治全部的中國。有之，則如元朝始。蒙古統治中國，有百年的歷史，就政治上來說，是中國被蒙古所征服；就民族的意義來說，結果蒙古族反受中國的陶融，而成爲組成中華民族的一系。唯同化之功，迄今尙未全行完成，這是極可惜的。

元朝國內人民，分爲四種，已述於上。首爲蒙古，而色目人可和蒙古人並肩。次爲漢人，再次爲南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更比漢人爲甚。如官制則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爲之貳；一代之制，從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的。選舉考試也不平等，開科取士，分進士爲左右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蓋蒙古尙右；凡蒙古由科舉出身的，授從六品，色目漢人，遞降一級。

蒙古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的，卽爲拒命，既克必屠城。在初攻中國時，有蒙古貴族建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中國爲牧地。這樣的建議固駭人聽聞，如蒙古大汗採用，想來也是做得到的。又攻金汴京時，抗拒日久，將下，擬屠城；幸耶律楚材言：「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才蒙赦免。復沿用部落時代慣例，凡所征服的民族，常掠以爲奴隸。如成吉思汗曾對部下兩將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緣，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擊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又如

世祖時曾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諸王受賜的，自一二萬戶以上，有多至十萬戶者，助臣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數百、數十戶不等。

蒙古極重工商業，政府自營貿易，及設官立工場，以製造供給官用物品。如官營之業，有梵像提舉司、出臘提舉司等署場；設局以製造繡染金銀木石油漆等；又於各地置染織提舉司凡十六所。同時陸上和海上交通，兩俱發達，對外貿易也極盛。所以元朝貴工商而賤視儒人，這也是大違中國習俗的。

蒙古的兵制分爲四種：本部人爲蒙古軍；諸部族人爲探馬赤軍；得中原後，發民爲卒，是爲漢軍；繼得宋軍號新附軍。在各要地設戍兵，以鎮壓中國人。防制漢人南人頗嚴，不准私藏兵器，以剝奪其反抗能力。蒙古官吏兵卒，凌辱中國人，達於極點；元律並有一「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並全徵燒埋銀。」可見亡國人民的生命，全無保障。

（四）蒙古的衰落

元順帝於一三六八年，被明軍所逐，退出中國，遁居漠北。事詳於普通歷史，茲不贅。至於分封諸汗國，自元朝衰亡，也多不振，這裏略述其情形，以結束本章。

窩闊台汗國後裔，曾和元世祖爭大汗位，自立於和林；後屢爲世祖所敗，乃降，其地併入察合台汗國。又

欽察汗國，原爲拔都所建，都於伏爾加河下游的薩萊，稱金帳汗；其兄鄂爾達，分地在昔渾河北，稱白帳汗；弟昔班，分地在鄂爾達之西，至於烏拉河，稱藍帳汗（又稱月即別族）；昔班之弟脫哈帖木兒後嗣，分地在阿速夫海沿海，稱克里米汗。金帳汗後裔既絕，白帳、藍帳、克里米三家爭欽察汗位，紛擾不已。有蒙古領袖名帖木兒（Timur）的，初隸屬於月即別族，旋起兵據兩河間（阿母、錫爾兩河），在一三七二年（明洪武五年），定都於撒馬爾罕。帖木兒東定察合台汗國，西服旭烈兀後王，西北服欽察，幾乎統一了四大汗國。又破土耳其，定小亞細亞，征俄羅斯，破莫斯科，蒙古在西域，恢復了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帖木兒並擬踰葱嶺東來，和驅逐元朝的明帝，一較雌雄，未成行，病歿。

帖木兒卒，諸子爭立，第二次蒙古大帝國（帖木兒帝國），又告分崩。帖木兒六世孫巴拜爾（Zahir Udin Baber）入印度，定都德里，時常明嘉靖年間。入據印度的蒙古帝室，稱蒙兀兒朝。巴拜爾孫亞格伯，服西北中三印度。德干高原諸國，結麻拉他（Maratha）同盟以抗蒙兀兒。旋英人至印度五市，組織東印度公司以執行其侵略政策。東印度公司鑒於蒙兀兒朝和麻拉他同盟構兵，英商多受侵害，始抽餉練兵自衛。從此英人伸其魔掌於印度，干涉內亂，並掠奪其政權。一七八五年，英人合麻拉他同盟陷德里，蒙兀兒朝亡，蒙古勢力，遂被逐出於印度。

在中央及西北亞細亞的蒙古領土，到俄羅斯強，全被併吞。當初欽察汗國強盛的時候，俄羅斯諸小公侯都受命役屬。後欽察汗衰，先有白帳、藍帳、克里米三家之爭，繼分爲大幹耳朵（Oghis）阿斯達拉干（Astakhan）二國和喀山（Kazan）克里米二汗。俄人與喀山、克里米同盟。克里米汗先併大幹耳朵，旋併俄人，滅喀山汗及阿斯達拉干國；克里米汗附土耳其，到十八世紀末，也爲俄所併。至此蒙古在中亞領地，盡入於俄。

於是崛起大漠南北的蒙古族，經過橫掃亞歐的大事業之後，又退守大漠南北，保守此根據地，直到現在，而爲中華民國的一部份。至於明清兩朝蒙古在中國的專跡，另詳於後。

第八章 明代的中國民族

(一) 明的事跡概述

明太祖崛起草莽，率領中國人，驅逐胡元，還我河山；在當時言之，不愧是一位民族英雄。然而明的代元，和以前的遼金覆滅，以後滿清遜位，完全兩樣。因為大部分入據中國的蒙古人，並沒有同化，不過被驅逐而隨元帝回到塞外。同時明雖稱統一中國，而四川雲南，以僻遠而猶矍強不服。明太祖乃發揮其鐵腕，派大軍入四川，僭號該地的夏帝明昇迎降；討雲南，破元宗室把鉅刺瓦爾密。進而定大理，金齒諸蠻，西南悉平。其間元順帝已死，其太子攬喀喇和林稱大汗；次則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立，入寇遼東，為明所破。負隅長城外的蒙古族乃瓦解，漠南和滿洲也入中國版圖。

明太祖死，其孫惠帝立，有靖難之變。燕王朱棣（成祖）入金陵，稱帝。初，明的國都在金陵（南京），成祖乃遷都於北京。這一點是成祖眼光的遠大處。在漢唐時候，匈奴突厥常寇北方，政治的重心在西北，故以長安為國都。唐末以來，東北民族漸強，國都不得不開始東移，五代北宋乃以汴京（開封）為國都，以對付契丹。至若由東北而入據中國的民族，如遼、金、元，更以燕京（北平）為國都。明初，蒙古雖北

走，勢力仍強，成祖深知一都南京，無異放棄北平，所以把政治重心，移到北方去，以對付東北民族。

成祖雄才大略，有太祖風度。安南國亂，成祖命張輔南征定之，置交趾布政司。占城、老撾等地，皆望風降明。曩者陷金陵時，成祖疑惠帝遠走海外，曾授中官鄭和以水師三萬七千餘，使遍歷南海諸國。至是，安南平，諸國皆服明威，入朝來貢者，有琉球、真臘、暹羅、滿刺加（Malacca）、渤泥（Barnes）、蘇門答刺、爪哇、榜葛刺（Bengal）等三十餘國。公元一四一〇年，成祖親率五十萬大軍征蒙古，大破之於幹難河；其後又有數次親征，使死灰復燃的蒙古，膽寒不已。

成祖兩傳至英宗，宦者王振弄權，擬立邊功以自炫。初發大軍擊破範川（雲南西南）蠻，繼征兀良哈（女真別種的殘部，在山西），無功。旋蒙古的瓦剌部入寇，王振奉英宗親征，而有土木之變，帝被虜，明社幾覆。蒙古從此復興，屢寇山西、陝西，俺答尤稱強悍。後明以喇嘛教羈縻蒙古，北邊稍寧。南疆則安南、緬甸，叛服不常，明也苦其騷擾，而對西南的威力也少衰。

中葉以後，日本的倭寇，乃竄掠明的沿海。明的秀民大盜，投身寇中爲漢奸，以作引導，倭寇猖獗極一時。後爲明將俞大猷、戚繼光等討平。然而沿海菁華，焚掠殆盡，明的衰兆漸露。旋有朝鮮之役，日本軍閥豐臣秀吉渡海峽侵寇朝鮮，朝鮮向中國呼籲，明發兵救之。明軍與日本軍戰，勝少敗多，總不能把豐臣秀吉逐出朝

鮮；而和戰之論不一，更牽制了明的軍事。後豐臣秀吉死，日本軍乃退出朝鮮半島。朝鮮之役，前後亘七八年，明苦於支付軍費，府庫爲竭，國力始極疲憊。

朝鮮之役才平，明無暇喘息，肅慎系的滿洲部又崛起東北，進寇遼東。關於滿洲的興起，另述於後，茲不贅。但是外患接踵而來，明疲於應付，到滿洲勃興時，明已經無暇支持。同時，明政府政治的腐敗，到末葉表露無餘：第一，是官官弄權，歷代奸宦，若王振、劉瑾等，都是播弄人主，操縱政治，到魏忠賢起，跋扈含婪，大人共憤，可謂是空前的。第二，是朝臣不顧大局，意氣用事，如東林黨禍，如三案之爭，都是好例。在這樣腐敗的政治下，明室怎能攘外？遼東名將袁崇煥、熊廷弼、孫承宗等，忠勇承事，結果或死或罷，政府簡直自壞長城。明爲應付軍費，苛捐雜稅，羅掘俱空，而官吏貪污，以中飽爲常事，民怨騰沸。——在此內憂外患交迫下，又值飢饉，流寇乃大起。

流寇初起於陝西，旋如野火蔓延，莫可遏止。其中李自成的一支，席卷陝西、河南，據西安，抄掠山西，進陷北京。明思宗見流寇入京，自縊於煤山，以殉社稷。時公元一六四四年，明亡。其後明的宗室福王、唐王、桂王等，雖曾相次傳帝統，然只能守有明室之名吧了。明亡於一六四四年，同年，以吳三桂爲代表的中國上流階級，不樂流寇的統治，乃迎滿洲入關，以繼承中國的帝位。從此，朱明以驅逐胡元而得天下，又把天下失給滿洲。

異族再度爲中國的主人翁。

(二) 蒙古力圖恢復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大將軍徐達率師北伐，元順帝和部下從北平遁逃出塞，居開平（元的上都）。次年，常遇春復運兵，攻下開平，順帝退居應昌。蒙古將王保保，據定西爲邊患。明爲消滅蒙古死灰復燃的念頭，決意大舉討伐，以徐達爲大將軍，使出西安搗定西，又以李文忠、馮勝爲副，使出居庸關搗應昌。李文忠等大破蒙古兵於略駝山，並得知順帝崩殂的消息，急趨應昌，克其城，俘獲無算。太子愛獻識理達臘獨以數十騎北走。徐達也大破王保保於沈兒峪。時蒙古勢漸衰，近邊諸部，有歸附者，獨王保保擁太子禿喀喇和林，不受明的招諭。愛獻識理達臘死，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進寇遼東，爲明所敗。後脫古思爲部下所弑，諸部漸次瓦解。

僻處漠北的蒙古，日趨衰落，脫古思之後五傳都被弑，不復知大汗名號。有一個名鬼力赤的，自立稱韃靼，可汗，旋爲知院阿魯台所殺。阿魯台迎立順帝的後裔本雅失里爲韃靼可汗。這時候部衆稍稍歸附，韃靼部隱然爲蒙古領袖，又威脅中國。明成祖遣邱福擊之於臆朐河畔，不利。一四〇一年，成祖自將五十萬衆出塞，本雅失里和阿魯台爲着降戰問題失和，君臣各自爲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明成祖遣及本雅失

里大破之於斡難河；又返兵擊破阿魯台。韃靼部經過這一個大打擊，就疲莫能興了。

韃靼部衰，瓦剌部代興。瓦剌部處韃靼部西，在今外蒙古西部及天山北路，原名斡亦剌部。在元亡的時候，有領袖猛可·帖木兒奔瓦剌爲部長。猛可死，衆分爲三支，這三支各有領袖，名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馬哈木有野心，統一這三支，自爲瓦剌部長。這時本雅失里和阿魯台居漠北，馬哈木乃以兵襲破之，並殺本雅失里，而擁立其子洽里巴，勢將併吞韃靼部，阿魯台遂降明。於是瓦剌部長馬哈木統一漠北，將入寇中國，一四一四年，成祖又親征破之，追馬哈木直到圖拉（Tula）河，才班師。瓦剌部的勢少殺，阿魯台又漸得勢，爲邊患。成祖會起兩回親征之師，於一四二四年在北伐途中，還到開平西北的榆木山病死。

瓦剌部長馬哈木死，子脫歡立，襲殺韃靼部長阿魯台，而併吞諸部，立順帝的後裔脫脫不花爲可汗。脫歡自爲相，稱太師，擅權勢。脫歡死，其子也先爲太師，富有勇略，弑脫脫不花自立。瓦剌的勢力日強，於一四四九年大舉侵明，入大同，陷諸城。明英宗聽太監王振之勸，不顧羣臣伏闕爭持，卒率大軍親征。至土木堡，爲也先所襲，英宗被虜蒙塵，王振死之。瓦剌兵乘勝一直進逼北京，朝廷惶惑，擬遷南京以避其鋒。然孫太后擁立英宗之弟景帝，用于謙之議，盡力禦敵。也先不逞，解北京之圍而退。也先擄明帝，本想藉此要挾，明已另立一君，要挾已經失望，只得以禮送還英宗，並和明通好。

當瓦剌部全盛時代，也先自稱大元田盛可汗，繼極驕暴。其後為知院阿剌所殺。韃靼部長孛來，又殺阿剌，與毛里孩擁立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但二人又爭權，互相攻伐，結果韃靼和瓦剌兩部，兩俱衰微。然而明的邊患，仍無已時。

到達顏汗時，蒙古又復中興。達顏汗名巴圖蒙克，為脫古思·帖木兒的六世孫，年七歲嗣位，為蒙古本族汗，稱為達顏汗。及長，有雄略，統一諸部，定沙漠南北，取河套，復為諸部的大汗。屢次寇明邊，公元一五〇一年，遂南下昭寧夏。至此蒙古隱然有和明競爭之勢。達顏汗有四子：長子早死；次子戰死於河套。三子巴爾蘇，鎮守漠南蒙古西半（即河套）。巴爾蘇後傳於長子，是為鄂爾多斯部之祖（1）。巴爾蘇的次子俺答，據陰山，居大同北，是為土默特部之祖（2）。達顏汗封幼子格埒森·札賚爾於漠北蒙古，為後來喀爾喀數部之祖（3）。達顏汗自與嫡孫卜赤居漠南蒙古東半，公元一五四三年，在位七十三年，達顏汗死，卜赤立，稱亦克汗；其子打來孫，徙宣化北，子孫世繼汗位，是為喀漢部，即察哈爾部（4）。達顏汗以後的蒙古，從此分為上述的四部。

達顏汗長子的餘衆，也歸俺答，所以在四部中，土默特部的俺答最強。俺答初寇陝西山西。時當明世宗嘉靖年間，權臣嚴嵩專政，邊事不修，俺答乃大舉侵入，進逼北京。明的將士相顧失色，無肯出戰，聽蒙古兵飽

掠而去。俺答乘阿室的不振，屢來寇擾，肆其剽劫掠奪者，前後垂三十年。其後俺答進略西南，與其子賓、丙、刃入青海。時西藏的喇嘛教（黃教）大盛，傳入青海，俺答和其部屬信奉之，喇嘛教遂傳入漠南蒙古。俺答年老佞佛，既厭兵事，乃來與明通好，受封爲順義王，北邊稍寧。俺答死，其妻三娘子，主兵權，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乃敕封爲忠順夫人。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於是土默特部衰，而東方的察哈爾部轉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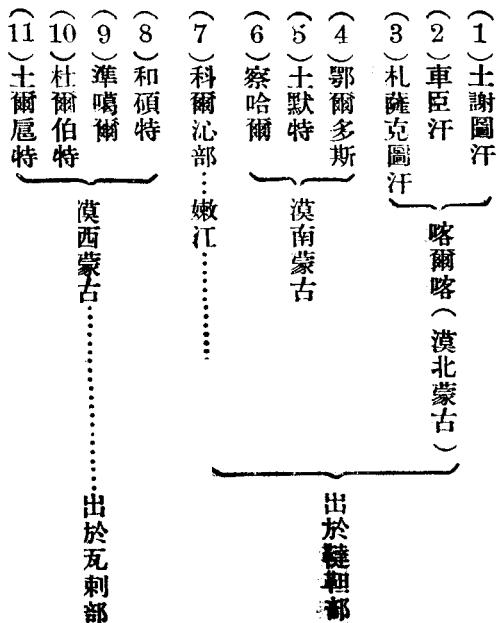
察哈爾部寇邊，當明神宗時，明以戚繼光守薊鎮，李成梁守遼東，繼光嚴守備，成梁力戰破敵，患乃平。卜赤六傳到林丹汗，復強盛，號令漠南蒙古諸部。時滿洲勃興，林丹汗和滿洲不協。這其間有二因：一、林丹汗和葉赫爲姻婭，葉赫爲滿洲所滅，所以林丹汗恨滿洲。二、嫩江有蒙古科爾沁部，附降於滿洲，林丹汗攻科爾沁，以滿洲援得解。自林丹汗與滿洲不協，朋乃厚賂之，使抗滿洲。明思宗崇禎七年，滿洲太宗率諸部兵伐察哈爾，乘遼河水漲，出不意襲其庭。林丹汗敗績，走死青海，內蒙古的察哈爾遂併於滿洲。

漠北蒙古（外蒙古）即喀爾喀部，分爲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部，原服於林丹汗。林丹汗敗死，喀爾喀諸部也降滿洲。歲進白駝一，白馬八，稱九白之貢。

除漠南北蒙古外，尙有漠西蒙古，即衛拉特部（原名瓦剌部）。明末，衛拉特分四部：一是和碩特部，居烏魯木齊，部長爲成吉思汗弟哈布圖。哈薩爾的後裔。二是準噶爾部，居伊犁，部長爲也先。三是杜爾伯

特部，居額爾齊斯河，部長也爲也先後。四是土爾扈特部，居塔爾巴哈台，部長爲元人翁罕之後。明末清初時，衛拉特諸部漸強，其事跡當於下章述之。

茲將明末清初蒙古各部系統，列表於下，以清眉目。



(三) 回部與回教

唐末，回紇爲黠戛斯所破，殘部離開蒙古地方，西南走入新疆，繁盛於天山南路，因爲交通梗阻，和中國的關係，在若斷若續之間。從此，突厥系遂以此爲根據地，而爲今日回部（或稱回族）之祖。

回部在今甘肅之間的，五代至宋，偶通貢獻，也常以玉馬和邊州互市。其上書，猶呼中國爲舅，因唐代回紇世娶公主的緣故。但宋偏安南方，和西北諸國的關係都極淺。契丹全盛時，兵力嘗到河西，回部遠至于闐，也通朝貢。西夏元吳之強，河西也服屬之。遼亡，其宗室耶律大石西走，會十八部王於北庭，貽書回紇王，要求假道。回紇王畢勒哥，即迎大石至邸，大宴三日，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送出境外。到元代，回紇的名稱，又變爲畏吾兒、畏兀兒、輝和爾、委兀、委吾等，都是一音異譯。成吉思汗初興，統一大漠南北，畏吾兒即降附，其王來朝，蒙古嫁以女。因爲畏吾兒迎降，蒙古通西域的道路始開，並曾以兵助成吉思汗西征。其後蒙古分封貴族，畏吾兒地隸屬於察合台汗國。明初，其地回部有哈密、火州、土魯番等，持半獨立態度，偶來朝貢。然而明代天山南路各城之王，仍爲察合台的後裔。但那裏蒙古人並不多，遷久而同化於回部。

當時回部的大事，不能不推伊斯蘭教（回教）的傳入。伊斯蘭教傳入天山南路，最早蓋在十一世紀初，宋眞宗咸平時。這事在中國史籍，缺少記載，近經外國學者考證，始漸明瞭。初，回紇居蒙古地方，自被黠戛

斯所破後，大部分南走入新疆，一部分則遠徙葱嶺以西，建國於中亞細亞。其疆土曾和花刺子模接壤。其最著名的王爲布加拉汗（Boghara Khan）；以後有陀干（Toghan）汗、阿爾斯蘭（Arslan）汗等。到十世紀末葉沙特克·布加拉（Satak Boghara）汗宗信伊斯蘭教。其國盛時曾西滅波斯的薩曼王朝，東併天山南路的疏勒、于闐等國。其進攻于闐時，由王的從兄弟玉素普·卡底（Yusuf Qadir）統兵四萬東來。于闐極力抵抗，時疏勒已受壓迫，拋棄佛教而改宗伊斯蘭教，于闐有鑒於此，並向鄰近的同教諸邦求助。西藏（Tibet）和于闐同信佛教，乃由南方助于闐；同時回紇從先代以來，常和伊斯蘭教爲敵，乃由北方救于闐。這一場宗教戰爭，苦戰二十四年，于闐終於失敗，在一〇〇六年被滅，其王被殺，玉素普·卡底遂爲于闐國王。伊斯蘭教於此時開始傳入新疆，然而範圍還狹小，只在西南一隅。元代，蒙古人無一定的信仰，對於宗教頗爲寬容，因此伊斯蘭教在新疆推進甚速，並傳入中國內地。

元明之際，帖木兒崛起，并吞中亞和西亞，建立帝國，首都於撒馬爾罕。帖木兒相信伊斯蘭教，其國都一時成爲伊斯蘭教的中心。不久，伊斯蘭教主摩罕默德的後裔和卓木，也東來撒馬爾罕。後於明中葉復移居於喀什噶爾（即疏勒）和卓木有二子，長名加利賓，次名伊撒克，也都得人民的信仰。但當時天山南路的情形，仍政教分立。在政治上，各城之王，大半是蒙古後裔；在宗教上，則人民奉和卓木兩子爲教主。後長子加

利宴開白山宗，次子伊撒克開黑山宗。其後教主之權，竟逐漸取蒙古後裔諸王而代之，政教漸趨合一。伊斯蘭教既得回部信奉，中國遂不稱其原名伊斯蘭教而改稱回教，而回部兼有種族上及宗教上二特性。

(四) 藏族與喇嘛教

唐衰，在今康藏一帶的吐蕃，也跟着不振。在五代兩宋間，中國偏促一隅，無意域外經營，對於吐蕃也無聯絡。然而也正在這時候，佛教的別派喇嘛教，興於吐蕃。這裏略述喇嘛教的興起史。

吐蕃名主棄宗弄贊（即娶唐文成公主者）深信佛教，皈依玄風，曾遣使者十六人，赴印度求佛典，且根據佛教的主義而更定國憲及刑法。其後至唐玄宗天寶年間，王棄隸又遣使於印度，自榜葛刺招善海大師來；後聽其言，又從北印度招瑜珈派高僧蓮華生上師至。蓮華生上師帶了許多祕密修法來到吐蕃，而創出適合於其國俗的一種密教，這便是喇嘛教。所謂喇嘛教，是佛教一派，專以祈禱禁咒爲事；當時其僧侶着紅衣，也稱紅教（黃教之興詳下）。喇嘛之義，以稱佛教中的長老。喇嘛教在吐蕃，由是大盛，勢力所及，就是國王也須受其裁抑。公元第十世紀初，吐蕃王朗達爾瑪憂之，謀取緝喇嘛教的勢力，乃毀除佛塔寺院，命僧侶還俗，然在位只三年，卒爲喇嘛拔爾德爾結所弒。於是喇嘛教再恢復其勢力，朗達爾瑪之孫巴勒科爾贊王時代，再建寺院，前代以來，逃赴印度的僧侶，也漸次歸來。到十一世紀頃，迦濕彌羅及印度僧侶，又接踵而

至，益復助長佛燄，而喇嘛遂至左右國政。

蒙古未滅宋時，卽由忽必烈於一二五三年率兵進入吐蕃。當時喇嘛扮底達執政，威權炙手可熱。所以忽必烈與之和，而扮底達遂偕國王唆火脫出降。忽必烈乃留烏蘭哈達鎮守西南一帶，而自伴扮底達之姪八思巴 (Phagspa) 而歸。旋忽必烈卽位爲世祖，以吐蕃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任用喇嘛，使撫御之，政教漸趨合一。尊喇嘛八思巴爲帝師，使領吐蕃之地，其命令與詔勅並行。從此蒙古人也相信喇嘛教，而吐蕃乃與蒙古由宗教上而聯合。

元亡明興時，吐蕃已改稱爲烏斯藏。明對於烏斯藏，仍採懷柔政策，和元朝一樣。明太祖微時曾爲僧，對於喇嘛，也加籠絡和尊崇。太祖洪武初，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迦巴藏卜首先入朝，太祖封爲國師。是後相繼有灌頂國師、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等諸封號，使各領西藏的人民以服屬於明。當時喇嘛的封號，已由國師進到法王，受到明政府極優渥的尊崇，因此明懷柔藏人的功效甚著。

先是喇嘛以戴紅帽穿紅衣，娶妻而傳其子爲例，所以又稱紅教。迨宗喀巴出，創格爾格派，戴黃帽，穿黃衣，不娶妻，以化身轉生而傳其教，稱爲黃教。宗喀巴者，以公元一四一七年（成祖永樂十五年）生於甘肅。

的西寧衛，初修紅教，旋見其有弊，以宗教改革自任，別創新派，即黃教。建甘丹寺於拉薩東而居之。一四七八年（憲宗成化十四年），宗喀巴圓寂，其兩大弟子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並居拉薩，爲黃教宗主。其嗣續法謂達賴、班禪兩喇嘛不死，惟爲「呼畢爾罕」譯言化身轉世。於是兩喇嘛死時，必指示其所轉世之地，乃從該地迎立此嬰兒，以爲繼承者。後世一直以此爲例。從明中葉以後，紅教全衰，黃教興隆，凡蒙古、西藏兩地人民，都崇信之，直到今日。

（五）氏羌系的漸定

氏羌民族，僻處西境，自漢朝以來，歷代爲患頗烈。到蒙古勃興時，西夏首被剪滅，元封駙馬章古爲寧漢郡王於西寧，以鎮氏羌。當時氏羌系已漸衰落，有的內徙而同化於中國，有的南下而合併於吐蕃，有的更被蒙古或回紇脅裹而去，所以餘剩的氏羌部衆，實在不多，只要政府待遇稍寬，也不致再爲邊患。

明太祖定陝西，懲於宋代西夏之禍，決意先加經營。第一，仿照漢武帝創河西四郡，隔絕羌胡的成法，建重鎮於甘肅，守以大兵，北拒蒙古，南捍氏羌（時稱西番），使兩者不能聯合爲亂。第二，於西番地設衛，多用原來的部落領袖爲官，以分其力。第三，多置茶課司，使番人得以馬易茶，噉之以利，除此恩威兼施外，明又用羈縻政策，優待番僧，以軟化番民。這樣一來，多應明的招諭入朝，諸僧及諸衛土官，輻輳京師。終明之世，無西

睡之患，可見氏羌系已經是無力蠢動的緣故。

當時番人的居處在青海、青海周圍，水草豐富，番人環居之，以畜牧爲生，無憂無擾，號稱樂土。明中葉時，蒙古的俺答猖獗，飽掠中國邊境。俺答又羨青海富饒，曾偕二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逐走番人的土酋，大肆劫掠。俺答北歸後，留二子居青海，始來寇邊。但黃教業已東來，俺答年老佞佛，受中國封爲順義王，二子也信佛，兵鋒爲戢。但從這時起，蒙古侵入青海，羌族大半徙帳黃河以南及長江上游一帶避之，於是其族更衰。

（六）南方諸系概況

（一）苗、獠系 對於苗、獠系的人民稱爲苗，開始於元，到明代遂廣用，而爲西南民族的總稱，如昔之蠻字。在明代，湖南、貴州者多稱爲苗；廣西者多稱爲獠。元、明兩朝對於苗、獠系，施行土司制度，設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握自治權，蓋仍其舊俗而官其酋長，使受羈縻而不敢作亂。以暫時消弭禍患爲目的，固然得計；但是在同化於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土司政策却是大障礙。在明代，漢苗雜處，不免有磨擦發生，叛亂仍是不少，分述於下：

在元、明之間，湖南未定的只有西北一隅，和湖北西南境毗連之地。其施州衛（今湖北恩施）和永順、

保靖（均在湖南）諸土司境，山深林密，仍爲苗族盤踞之區，常爲寇患。元末尤甚。元末割據者之一的陳友諒，也曾利用苗人爲之驅使。明太祖殲陳友諒，湖南諸郡望風歸附。元時所置宣慰安撫長官司之屬皆先後迎降，明悉授以原官。旋次第叛。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屋連率諸蠻入寇，爲征南將軍周德興討平。洪武五年，復命鄧愈爲征南將軍，率師平散毛等三十六洞，而副將軍吳良復平五開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潰散士卒四千五百餘人，平其地。未幾，五開、五谿、九谿諸苗紛紛作亂，爲湯和等所討平。而靖、沅、道、澧之間，十年內也時起時滅。直到永樂初，明的兵威極盛，苗疆始告寧靜。英宗景帝間，中國疲於蒙古的侵擾，苗勢又熾。當時總兵官宮聚曾奏：「蠻賊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圍困焚掠諸郡邑。臣所領官軍不及二萬，前後奔赴不能解平越之圍，乞急調京邊軍及征麓川卒十萬前來，以資調遣。」但師徵不至，更易他帥，浸淫六七年，始爲明軍所平。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擒領袖百餘人，斬首千四百餘級。

貴州一省，地最閉塞，久爲苗衆盤據的所在，所以其開闢獨遲。元時，才在這一帶設土司。明初，元所屬的思州來降，分設思州、思南二土司。後相仇殺。永樂十一年，明分其地爲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司，都指揮使以統治之。貴州始刻爲內地一省。貴陽附近諸土司，以安氏、宋氏爲最大。安氏居水西，宋氏居水東，分統諸土司。

後宋氏衰，安氏獨盛。天啓時，其曾安位的叔父安邦彥，結永寧宣撫奢崇，明反（永寧，今貴州關嶺）奢崇明自號大梁王，安邦彥自號四裔大長老，其部衆悉號元帥，犯赤水，圍貴陽，至崇禎元年，乃平之。崇明、邦彥皆授首。自從貴州改省以來，在明一代，苗人漸次漢化，混入中國人中，散處山林間的小部落，也不能爲大患。只有貴州東南以古州（貴州榕江）爲中心的苗疆，還是苗衆的根據地，到清初方才解決。事詳下章。

廣西獠獍，依山憑水爲險，常嘯聚萬人，墮城殺吏，騷擾地方。爲王守仁所討破。自此，獠人也漸形漢化。

（一）羅羅系與馬來系 羅羅之名，初見於元史。史載元世祖征雲南，平羅羅蠻，置羅羅斯宣慰司以統治。元明兩代載籍，常言羅羅這個名稱，字雖略異，音都相同，可見羅羅漸成爲全族的公名。然而羅羅系所住的地方，和馬來系犬牙交錯，大抵在今雲南省，兩者常混淆不分，如唐宋間的南詔大理，究竟屬於羅羅系或馬來系，或兩族共同組成，迄不能得定論。又如元明兩代定雲南時，對於兩系都有關係，不能勉強劃分，所以併述兩系事跡於此。

先說大理，在宋代仍由段氏世襲爲王，其相則由高氏世襲，人稱爲高國王。元世祖征雲南，分三路進薄大理城，其王段智興和相高太祥迎戰，敗績。段智興被虜，高太祥被殺於姚州。蒙古計收府八、郡四、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其地東到普安路的橫山，西到緬地的江頭城，約三千九百里；南到臨安路的鹿滄江，北到羅羅斯

的大渡河，約四千里，大理國亡。蒙古乃設大理元帥府，以劉時中爲宣撫之，與段智興並治其地。元衰段氏復據之，傳十一世。

明太祖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副，率諸軍南討，敕友德等說：「東川、芒部諸夷，種類皆出於羅羅，厥後子孫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聚衆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喪師二十萬，皆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爲之備。」旋傅友德等平其地，分設四土府，隸於四川，然撫慰不及，制馭無從，仍爲腹心之梗。

時蒙古的駐屯軍，尙負隅雲南，不肯降服。明太祖乃命沐英進討。沐英平雲南，進而滅大理，雲南全境悉定。明把雲南改設郡縣，依照內地辦法，然而各郡縣所用的實多土官，卽正印爲流官者，也必用土官爲佐貳。不過從此以後，跟着中國人的勢力達到雲貴諸地，漢族文化也源源輸入，當地的土人，備受啓牖。通都大邑，民族混合之效甚著，居然是中國人的世界。然而城邑之外，諸夷雖受漢化，但還不能和中國人密合無痕呢。

第九章 清代的中國民族

(一) 滿洲的勃興

滿洲人爲肅慎系最近的歷史民族。滿洲以前爲金。金以前有渤海；建金的女真，建清海的靺鞨，均屬肅慎系，史蹟甚明。滿洲二字，昔人恆以爲部族的名稱。然據日本稻葉君山所考證，清之建號曰清，實在明思宗崇禎九年，即公元一六三六年；在是年以前，國號本稱後金，其見於朝鮮人的記載，及遼甯銘刻者甚夥。可見滿洲本非部族名號。然而滿洲人自稱滿洲，把他當部族名者也自有故。蓋「滿洲」初作「滿住」，意即最大酋長；其對明而言曰：「我滿洲如何云云。」猶之明人謂「我皇上如何云云。」結果却起誤會。他人聞其自稱滿洲，便以爲是部族名，對方也且承認。後清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即自稱「滿洲國皇帝。」從此以誤傳誤，酋長之稱變作民族名，遂爲定稱。

據滿人自述其先世，也是類乎神話的傳說，大概如次：滿洲發源於長白山，山之東有布庫里山，下有池名布爾湖。有三天女浴於汝中，神鶴合朱果置季女衣，季女把果含口中，忽入腹，遂懷孕產男。及長，天女對他說：「汝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里雍順爲名，天生汝以定亂國；汝順流而往，即其地也。」於是順流而下，定三

姓之亂，住在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朵里城，開滿洲皇室之基礎。

然據近人考證，滿洲興起，絕無神話意味。自金亡後，未曾入中國的女真遺族，散處其根據地混同江南。北元設萬戶府以鎮之。明初，中國勢力達到東北，就在那裏設立建州、海西、野人三衛；女真也分爲三部，其名稱卽爲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生女真）。永樂時，女真人阿哈出受職爲建州衛指揮使，並賜姓李氏。後有猛哥帖木兒者，姓童或佟，也受明職爲建州左衛指揮使，猛哥帖木兒後爲野人所殺，其弟凡察襲職。未幾，猛哥帖木兒之子董山出，與凡察爭印。明詔凡察把印給予董山，凡察不聽。明乃分建州爲左右二衛，使董山持新印掌左衛，凡察以舊印掌右衛。董山後寇明被誅，建州衛遂衰。其後傳到福滿，是爲清與祖，福滿乃出於建州左衛的。

當時建州左衛式微，而建州右衛桀驁，其酋補王梟犯明邊，爲李成梁擊敗。王梟子阿台怨明，李成梁和另一女真領袖尼堪外蘭攻之。建州左衛往救，由與祖子景祖孫顯祖（均追諡號）統兵，均戰死。明歸其喪，以顯祖長子努爾哈赤（太祖）襲指揮使。當努爾哈赤時，女真部落分爲四部：

(1) 滿洲部：有五支部，卽蘇克蘇、濟河、渾河、完顏、棟鄂、哲陳。

(2) 長白山部：有三支部，卽納殷、鴨綠江、珠含哩。

(3) 扈倫部有四支部，即輝發、哈達、葉赫、烏拉。

(4) 東海部有二支部，即瓦爾喀、虎爾哈。

滿洲及長白山二部即明建州衛地，在遼瀋之東。東海部爲明野人衛地，東際日本海，在今吉林及蘇領沿海州地。扈倫爲明海西衛地，偪處開原、鐵嶺。諸部中以扈倫四部爲最強，且附於明。

努爾哈赤初起時族衰力微，以其父祖爲蘇克蘇濟河部尼堪外蘭所構陷，蓄志復仇。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努爾哈赤以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攻陷尼堪外蘭的兩城，尼堪外蘭奔明邊，明執以予努爾哈赤，並開撫順等四關互市。努爾哈赤更合併滿洲五部及長白山的鴨綠江部，疆土始大，勢力遂強。這時扈倫部的葉赫最盛，嫉忌努爾哈赤，乃聯合扈倫四部、長白山二部、蒙古科爾沁等三部，計九部三萬衆的聯軍來攻，努爾哈赤大破之。遂滅珠舍哩、訥殷、輝發、烏拉，復聯葉赫滅哈達，諸部殆盡。努爾哈赤就在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即皇帝位，國號後金，建元天命，這便是清的太祖。

努爾哈赤既強，乃侵明的邊境。一六一九年，以七大恨告天，率八旗六萬之衆西侵，陷撫順、圍清河。明以遼東經略楊鎬率大軍抗戰。薩爾滸一役，明軍大潰，滿洲遂進拔開原、鐵嶺，滅葉赫部。不久，滿洲復進陷遼陽、瀋陽，乃移都瀋陽。後明以名將袁崇煥守寧遠，稍稍恢復失地。努爾哈赤攻之不克，憤沮而死（一六二六年）。

其子皇太極（太宗）立，使阿敏征朝鮮，陷平壤，逼京城，朝鮮王仁祖服。朝鮮因感明朝疇昔的救援（即豐臣吉事），每欲爲明牽制滿洲，借力不敵，至是滿洲乃抒後顧之憂。皇太極又轉兵逼明，破明軍於大凌河，拔錦州，乘勢進兵，直抵山海關。這時蒙古察哈爾部的林丹汗甚盛，和滿洲不睦，明以重幣厚賂，誘之使迫滿洲。林丹汗遂侵遼東，並威脅蒙古科爾沁諸部，諸部歸附滿洲而請援。皇太極乃合蒙古諸部兵併察哈爾，林丹汗敗，走死青海。皇太極於一六三六年，更國號爲清。其間，朝鮮又與明通，皇太極既平察哈爾，親征朝鮮，陷京城，朝鮮王仁祖遂與明絕而受清的封册（一六三七年）。然而朝鮮君臣，心不忘明，至滿洲入關後，還奉明正朔，並秣馬訓兵，以伺其後。

清再侵明，和明將洪承疇大戰於松山，明師被殲，洪承疇被擒降，明則堅守山海關。一六四三年，皇太極死，子福臨（世祖順治）立，年幼，由叔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翌年，明的流寇李自成犯北京，多爾袞也聞進取，時明將吳三桂負防禦清軍的責任，守山海關，聞北京陷落，思宗自殺，乃降清，請申討李自成。清軍遂入關，助吳三桂討李自成，逐之西走，定河北。清的國都，也遷到北京，開始征服中國。

明思宗殉國時，南京遺臣擁立神宗孫福王繼承大統，史可法則督軍謀恢復中原。清軍分道出征，阿濟格定陝西，平李自成，多鐸南下伐明，旋入揚州，史可法死之。清軍渡長江，陷南京，執福王於燕湖，並對中國人

探高壓手段，令薙頭辮髮，不從者大肆屠戮。然明的遺臣，猶立魯王於紹興，唐王於福建，固守江西、浙江、福建諸地。一六四六年，清肅親王豪格和吳三桂入四川，平張獻忠；貝勒博洛定浙江，走魯王，遂入福建，擒唐王於汀州。明的忠臣義民仍不屈服，立桂王於廣西，又有據江西、湖南、四川而從之者；自此以下凡數年，明清激戰不已。直到一六五九年，清軍入雲南，悉平明的舊境，桂王遁入緬甸。當時緬王實迎桂王，而置之赭經，乃和雲南諸部，同心協力，以抗清軍，又寄寓的葡萄牙人也都加入。但是緬人恐王納明遺族而招禍，王弟莽猛台遂弑王自立。一六六一年吳三桂等討緬甸，莽猛台執獻桂王請降。從此中國更無明的遺族，福臨開始君臨全中國。

滿洲在統治中國以前的生活情形，可以舉出以下數則來，以見一斑：

(一) 以射獵爲生，定居。

(二) 其居聯木爲柵，上覆以板，復加以草，牆壁亦以木爲之；地極苦寒，屋高僅丈許，獨東南扉。一室之內，坑周三面，燼火其下，寢食起居於上。

(三) 富者緝麻爲寒衣，搗麻爲絮；貧者衣麕鹿皮，初不知有布帛。

(四) 有祭天跳神的宗教，信薩滿巫。凡人患病，輒延巫覡醫治。有病必跳神，也有無病而跳神的；跳神

的儀式，由巫覡主持。

(五) 嬰兒初生，枕以硬枕（內實以豆），務平其後腦骨，以硬起欠美觀。

(六) 有大宴會時，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

(七) 滿洲諸部統一後，才有八旗兵制。起初是純色的四旗，即黃、紅、藍、白；至是增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幅之黃、白、藍者緣以紅，幅之紅者緣以白，共爲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立，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因驍勇善騎射，所以初起時所向無敵，善以少勝衆。

(八) 軍政混合。八旗各設總管大臣（名固山額真）一，佐管大臣（名梅勒額真）二；又設理政大臣五，札爾圖齊十，往往即以總管或佐管等兼領，不皆分授。

(九) 薙頭辮髮。

(十) 滿洲文字，創於額爾德尼，而達海加以圈點，乃以蒙古文爲根源。然努爾哈赤即通漢文，是後滿文終未盛行。

(十一) 初待中國人極暴虐，努爾哈赤時，獲漢人皆以爲奴，得儒士皆殺之。入關以後，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極盡慘酷。

(一) 滿洲同化於中國

滿洲入關後，移清都於北京，乃爲統治中國的主人翁。自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二年，從世祖到宣統，凡十主，歷二百六十八年。在這二百餘年中，入關的滿洲人，又蹈從前遼、金、元的故轍，融合於中國的大熔爐內。而且滿人的同化於中國，較蒙古更甚，到末年漢滿之間，一無分歧之點可尋。一九一二年宣統遜位，滿洲皇室的清朝告終，滿洲二字，也成了歷史上的名詞。

滿洲初起時，承金、元之後，文化已稍高，又能粗知中國的文史。如努爾哈齊一介武夫，創造滿文，能讀三國演義及水滸傳。以後屢次寇明，和中國的接觸漸多，更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皇太極時，已有窺伺中國的念头，所以依照中國規模，定其制度，並設弘文院，翻譯漢籍，以勇敢誠樸的民族，再吸取中國的文化，所以其與甚勃，推翻明室，如摧枯拉朽。

縱然如此，滿洲領袖，鑒於遼、金的覆轍，種族觀念從早就很深，雖吸取中國文化，而極提心吊膽。崇德元年秋，皇太極集諸王貝勒大臣等於翔鳳樓，使內宏文院大臣，讀金世宗本紀，並諭云，「……（金）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今儒臣巴克什、

遼海、唐、肅、輝等，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爲朕不納諫。朕試設爲比喻，如我等於此聚樂，寬衣大袖，左佩刀，右挾弓，忽遇碩翁科囉，巴圖魯勢隆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爲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

不單皇太極有這樣的話，就是統治中國後的康熙、乾隆三朝，對於滿人漢化一端，也曾兢兢致意，戒族人勿忘舊制，致蹈漢人文弱之風。然而風氣轉移，有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在皇太極時，曾諭王大臣說：「太祖時，八旗子弟，一聞行師出獵，皆踴躍爭先。今則或託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爲辭。」可見勇武之氣，已漸消滅。入關後，戰伐多恃降將。三藩之變，滿兵已有不勝任之勢。以後諸役，雖然漢滿兼用，然而得力的都是漢人。到了太平軍起，則滿兵已經不堪任戰爭，全仗漢人來支持河山了。

滿清領袖常歸咎其貴族子弟，學習漢文，與漢詩人唱和，而荒棄弓馬，致墮文弱。然這並非是癥結。滿人的失敗，在於入關以後，脫離野蠻的環境，雜居中國人中間，全賴掠奪中國人以爲生，生活方式同於中國；而且生活優裕，不能動事生業，自然筋鬆力懈，成爲廢物。清入關後，卽圈占近畿田宅，以給旗兵。康熙、乾隆之世，滿

人負債則爲代償；典賣田地，則爲代贖；又時有恩賜、借貸。清朝待遇族人，不可謂不厚。然其人皆侈衣食，事傲遊，得田則賣，得粟則糶，得金則揮霍立盡。乾隆時，乃借以庫銀，令其販運貨物爲商賈，不旋踵虧折以盡。時又徙八旗餘丁於吉林，令其耕墾，則把分地典給漢人，逃歸北京。如此，不能自立，怎能不被同化呢？所以到滿清末葉，所謂旗人，除了姓氏還是滿洲式外，其他和中國人完全一致。到清亡時，滿人卽中國人，「驅逐韃虜」的話，也不過是革命的宣傳語，並無種族競爭的意味在內的。

清代深謀，尤在聯合滿蒙，以制漢族。當時關東之地，不許漢人屯墾，就是蒙地也是這樣。照清的慣例，奉天將軍歲終須奏報并無漢人出關。於是東北肥沃廣漠的地土，任其荒蕪。當時滿清領袖的本意，以爲祖宗的根據地，避免漢人侵入，可保子孫萬年之基。這是極端的失策。近代史家會評之云：「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之去矣！坐使滿蒙之地，廣田自荒，致生異族之覬覦，此則其禁阻外人之效耳。今日關東，欲求一但知滿語之滿人，豈復可得？升允崎嶇，終於齋志，蒙人之所以助滿者，又何如乎？沃沮、葉魯，終卽華風、白水、黑山，轉滋異類。清朝之祖宗，得毋令後人笑汝拙乎？然此皆汝曹自爲之，又何咎也？」這評語頗爲得當。雖然，滿清末葉，也感到封鎖東北之非計，漸加開放。於是冀魯飢民，陸續出關，墾荒自給，東北始和內地完全相同。從此滿人卽中國人，滿洲故基，也卽中國領土，兩者決不可分。今日安拾歷史上的名詞滿洲而逞奸謀，在異族固包藏

禍心，在華胄則簡直喪心病狂了。

(三) 蒙古系的合併

上一章已經說過，漠西蒙古的衛拉特（瓦剌）在明末分爲（1）和碩特、（2）準噶爾、（3）杜爾伯特、（4）土爾扈特等四部。康熙中，準噶爾的領袖死，諸裔爭位，旋有噶爾丹（人名）殺主，自立爲準噶爾部。領袖噶爾丹雄武有野心，以準噶爾部爲基礎，統一衛拉特四部，自爲大汗，勢驟強，雄據天山北路，併合青海的蒙古系部，降服天山南路的回部諸國，並威制西藏。

一六八八年，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東侵漠北蒙古（喀爾喀）。時喀爾喀分（1）土謝圖、（2）車臣、（3）札薩克圖三部。噶爾丹先擊土謝圖汗，襲破其帳，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喇嘛、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岡之帳。喀爾喀三部既不敵，數十萬衆俱東奔，至於漠南而歸降清朝。清聖祖（玄燁、康熙）命發歸化城、獨石、張家口倉儲，並賜茶布牲畜十數萬以贍之，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同時噶爾丹畏清威，初不擬挑畔，也來朝貢。

清詔噶爾丹使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不奉命，盤踞喀爾喀王庭，結聚部衆，以追喀爾喀爲名，派勁騎東進。聖祖下詔親征，於一六九〇年出兵。時噶爾丹部衆已經深入烏蘭布通，離京師只七百里。清軍與噶爾丹，

會戰於烏蘭布通，大敗之。噶爾丹越大磧山宵遁，部衆潰散殆盡。旋又侵入喀爾喀，聖祖親征，公元一六九六年，破之於昭莫多。噶爾丹兩經重創，一敗塗地，雄心頓泯。

初，噶爾丹自破喀爾喀後，留居漠北地，久不歸。準噶爾的舊部落在伊犁的，盡爲其姪策妄·阿拉布坦所併；自阿爾泰山以西，原爲漠西蒙古故土，都非噶爾丹所有。昔受羈縻的回部、青海也離叛。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餘衆不堪一戰。清軍又進迫，噶爾丹腹背受敵，進退無地，不願降清受俘，乃於公元一六九七年仰藥死。噶爾丹既平，喀爾喀三部仍返漠北蒙古，因感清朝援助之恩，更矢志於中國。

清初，和碩特部的固始汗，占據青海，干涉西藏；後服於噶爾丹。然和碩特部仍控制西藏政權。噶爾丹死後，西藏也起紛擾（詳下西藏節），於是準噶爾部第二個驍雄策妄·阿拉布坦乘此機會，於一七一七年侵入西藏，殺和碩特的拉藏汗，囚達賴六世。清聖祖聞警，遣年羹堯由成都，皇子允禔出西寧入藏，擊走準噶爾部，策妄率殘部遁返伊犁。中國遂把蒙古系的勢力，從西藏逐出。

清世宗時，青海和碩特部的領袖羅卜藏·丹津和策妄·阿拉布坦聯合作亂。清遣年羹堯岳鍾琪西征，擊敗羅卜藏·丹津，入青海，虜獲無算。羅卜藏率殘部奔準噶爾。青海平。中國又把蒙古系的勢力，從青海逐出。

準噶爾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勇悍有父風，爲準噶爾部第三個驍雄。策零又率部軍，侵略喀喀，大敗清兵。土謝圖汗的一族策凌禦之於杭愛山，大破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突圍走，從此不敢再侵略喀喀。清世宗以策凌禦敵有功，分土謝圖汗之地以封之，使獨立爲一部，稱三音諾顏汗。由是外蒙古乃有四部。

準噶爾部自噶爾丹·策零死後，內訌大作。策妄·阿拉布坦的從孫達瓦齊乃篡立，惡其族人阿睦爾撒那的橫暴，擊破之，阿睦爾撒那率所部降清。清高宗於一七五五年，命班第和阿睦爾撒那共討準噶爾，擒達瓦齊，旋阿睦爾撒那豫伊犁叛，殺班第，一七五七年，高宗命將軍兆惠進討。時準部內訌，痘疫復盛，不堪抵敵，清軍至，皆敗走。阿睦爾撒那亡命入俄羅斯界，清移檄往索，會阿患痘死，清復留兵剿殺，前後凡四年，準部自是大定（一七六〇年）。衛拉特戶數，原有二十餘萬（人口約六十餘萬），死於痘者十之四，死於兵者十之三，逃亡者十之二，存者不及十之一，蕭條不堪。

自高宗平準噶爾後，蒙古系乃完全合併於中國。清末時蒙古系的人民，分爲兩大支：

第一支：喀爾喀族，即韃靼之裔，包括漠南北蒙古。

第二支：額魯特族，即瓦剌（衛拉特）之裔，即漠西蒙古。

這兩大支各分繁多的中小支，可列表於下：

喀爾喀族

東四盟

哲里木盟：四部十旗

卓索圖盟：二部六旗

昭烏達盟：八部十一旗

錫林郭勒盟：五部十旗

西二盟

烏蘭察布盟：四部六旗

伊昭克盟：一部七旗

內屬蒙古

察哈爾部

歸化城土默特部

住外蒙古的（漠北蒙古）

（四部即四盟）

車臣汗部：二十三旗

土謝圖汗部：二十旗

三音諾顏部：二十二旗

札薩克圖部：十九旗

額魯特族

河西額魯特（住河套之西）

阿拉善額魯特部：一旗
額濟納舊土爾扈特部：一旗

金山額魯特（住阿爾泰山附近）

杜爾伯特部：十四旗
附輝特部：二旗
新土爾扈特部：二旗
新和碩特部：一旗
札哈沁部：一旗
明阿特部：一旗
額魯特：一旗

清朝統治蒙古，就是設盟旗制度，劃分牧地，以免爭執。每旗設札薩克一員，及其他數員；札薩克係世襲王公出身，由清廷任命之。盟由多數的旗合成，以合盟的地方名之；定期會盟，以處決要務。每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及其他。清政府則設理藩院及辦事大臣等。內蒙古諸旗的札薩克，直接受理藩院統治。外蒙古則受駐紮烏里雅蘇台的定邊左副將軍管轄；後增設庫倫辦事大臣，以分轄車臣及土謝圖二部。住阿爾泰山地方

的各盟旗，則爲科布多參贊大臣所轄。

另一方面，清廷利用喇嘛教，以軟化蒙古人，並禁止蒙人漢化。如不准蒙人用漢人姓名及學習漢文，公文等不得用漢字，不准蒙古婦女與漢人結婚，限制中國商民居留蒙地的期限，不准漢人佃耕蒙古牧地。

——總之，清初斤斤於極偏狹的種族觀念，想聯蒙制漢，因此蒙古系雖合併於中國，迄不能完全同化。清末纔覺悟非計，大行改變，准許漢人開墾蒙地，改盟旗爲州縣，廢止漢化的禁令，取銷對於喇嘛的優待，然而爲時已晚，而啓迪之效，又非旦夕可期。俄人乃乘虛想攫取外蒙古了。

(四) 藏系的合併

羌系和藏系，同源異流，已述於前。中葉以來，藏系勃興，羌系逐漸式微，幾乎成爲藏系的支派，所以并述於此。

自蒙古系侵入青海，衰微的番部（羌氏遺裔，今名唐古特人）南遷長江上游一帶。旋和碩特部據青海，並控制藏地。藏地明代稱烏斯藏，清代改稱西藏。明亡以後，清和西藏發生關係頗遲，遂爲蒙古所覬覦。當時西藏已由黃教獨占勢力。然達賴、班禪兩喇嘛，止於總裁教務，而一般的政務，則由其下第巴（政務官）司之。康熙時，第巴桑結擅權，對於達賴之死，祕不發喪，一切矯命而行，又陰構準噶爾部抗清。旋擅自擁立新

達賴。然和碩特的拉藏汗不服，乃從青海入藏，殺桑結，爲立新達賴。而青海諸蒙古，又以新達賴爲假，迎立別一達賴，糾紛遂起。準噶爾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於一七一七年乘亂侵入西藏，襲拉薩，殺拉藏汗，囚達賴六世。清聖祖乃派年羹堯和允禩分兩路入藏，擊退準噶爾兵，把蒙古勢力逐出西藏。清軍入拉薩，召集大小第巴宣布中國德意，誅喇嘛助亂者五人，幽九十餘人，並迎西寧的達賴於拉薩而立之，而取拉藏汗所立的歸京師。從此西藏平定，歸入中國版圖。清留蒙古兵兩千鎮守其地，而以拉藏汗的舊臣康濟鼐及頗羅鼐分掌前後藏政權。

一七二三年，青海的蒙古系羅卜藏·丹津作亂，並構煽青海、西藏的喇嘛爲助。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清將岳鍾琪定青海。清爲杜絕亂禍計，置青海辦事大臣於西寧，以鎮撫殘留於青海的蒙古人和羌族。又置駐藏大臣於拉薩，以鎮撫西藏。並封頗羅鼐爲郡王，使總轄西藏之事。

乾隆十五年，頗羅鼐之子通準噶爾，清駐藏正副二大臣被殺，乃令四川軍平之。清政府廢西藏原有的汗、郡王、貝勒、台吉等封爵，設四「噶布倫」分掌藏政，再以駐藏大臣總領之。西藏大定。越四十年，占據尼泊爾的廓爾喀部，越喜馬拉雅山侵西藏（一七九〇年）。清高宗命福康安等進討，迫其國都，廓爾喀乞降。尼泊爾自此爲中印之間的兩屬國。

乾隆以後，青海的羌族又強，逼蒙古殘部北徙，恢復固有牧地。蒙古勢力，始被逐出於青海西藏兩地。今惟青海北部，尚有蒙古部衆。

羌藏二系有一支派，名西番者，住於今四川西境和西康一帶，雖然部落分散，素稱強悍。有一部叫金川的，在川康之間金沙江上流，清初曾內附，旋分爲大小兩處。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大金川的領袖莎羅奔反，兼併諸鄰部，並和小金川同作亂。高宗命雲貴總督張廣泗討大金川，蓋以廣泗前征貴州苗疆有功。廣泗至，進屯小金川的美諾，相機進攻。然而金川地險，又長於防禦，工事圍攻數月，反遭挫敗。高宗怒，殺張廣泗，另以傅恆及岳鍾琪率大軍進討，逾年降。但仍不服，又起叛亂。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更命阿桂等軍，分三道大舉進攻金川。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豐伸額明亮從黨坝攻其西北，富德自革布什咱攻其西南。直到四十年秋，阿桂等才攻破大金川的勒烏圍。次年春，阿桂等攻克番人最後的根據地噶阿崖，其領袖莎羅奔索諾木挈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金川全境蕩平。總計金川之亂，用兵兩次，數易大將，前後幾三十年，而後克之；然其地不過千里，人不滿三萬衆，可見番衆之強悍。

兩金川既平，清以小金川地爲美諾廳（後改名懋功），以大金川地爲阿爾古廳（今綏靖屯），均直隸四川。前者西康和大小金川之地，久爲羌藏二系的番人盤踞，無漢人入境。乾隆平金川後，始設屯戍，移聚

民，番民漸次漢化。此後一百餘年中，漢番雜處，番人同化於中國的速度，煞是驚人，其言語習俗，存番制者不過什之三四。因為同化之速，所以西康入民國後，由川邊特別區域，而有建省的計劃了。

西康川邊的番民，同化於中國，固然成功；然而西藏問題，到晚清仍形棘手。因清政府對於西藏，和外蒙古一樣，不思開發，僅採籠絡喇嘛的懷柔政策，同化之效未著，遂遭外人覬覦。英國遂由印度而進窺西藏，想誘藏人脫離中國，而夷之為殖民地。然照千餘年來西藏和中國的關係史來看，藏人為中華民族的一系，是確定不移的。

(五) 回部的合併

回部為突厥系的後裔，居今新疆省天山南路一帶，並遵奉回教。

康熙時，準噶爾部（蒙古系）崛起，其領袖噶爾丹，侵略天山南路的回部。當時天山南路仍為察合台汗後裔所領。噶爾丹盡滅喀什噶爾、土魯番諸汗，把元裔遷居天山以北，並質回教領袖（瑪墨特後裔）於伊犁。噶爾丹敗亡後，實伊犁的回教領袖阿布都實特自動歸降。清政府嘉其誠，遣人護送至哈密歸諸葉爾羌，使統領回部。阿布都實特原屬白山宗，和黑山宗相爭而得勝利的。至其子瑪罕木特、噶爾丹·策零祖黑山宗，廢白山宗，派兵入南路，執瑪罕木特，加以幽禁，並羈其二子，長名布那敦，次名霍集占，即所謂大小和卓。

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清軍定準噶爾，入伊犁，釋放大和卓木，以兵送歸葉爾羌，使統率舊部；留小和卓木於伊犁掌回務。旋阿睦爾撒那叛清，和卓木兄弟憑藉其政教大權，乘機率回部抗清謀獨立。高宗命兆惠等以平準噶爾的兵兩路進討，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和卓木兄弟不敵，棄城西走，清軍收復喀什噶爾、葉爾羌兩城。回部潰降甚衆，和卓木兄弟踰葱嶺，遁往巴達克山，爲巴達克山酋所擒殺。回部平，天山南路歸入中國版圖。清的威力，並遠振於葱嶺以西（一七五九年）。

大和卓木之子薩木克，避誅，從巴達克山遁走浩罕（*Bukhara*）；回恢復回部，不果。薩木克有三子，次名張格爾，有野心，思完成父祖的遺志，以誦經祈福傳食，糾衆加以煽惑。時清所派的天山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張格爾乃襲喀什噶爾的邊塞。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張格爾以破竹之勢，占領喀什噶爾、英吉沙、葉爾羌、和闐，連逼阿克蘇。回部從風而靡。清宣宗乃命將軍長齡、總督楊遇春會師阿克蘇，以討伐張格爾。楊遇春等既破賊復喀什噶爾，又進復英吉沙、葉爾羌、和闐，張格爾敗走浩罕。長齡放反間誘之，要擊之於喀什噶爾城下，生擒張格爾。回部又平。清廷把參與此次叛亂的回部移到伊犁，又和浩罕絕，不復通互市。浩罕援張格爾的兄玉素普，陷喀什噶爾，又擾回部，清廷復平之。一八三一年，中國和浩罕的互市復舊，而使監禁和卓木的一族於其國，勿使爲亂。自是天山南路得小康一時，然清廷教化不及，隱患仍未已。

當太平軍叛亂的時候，回民的野心又復勃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陝西回民滋事，圍攻省城，並擾同州蒲城。二年二月，甘肅回民攻陷固原、平涼、寧夏、靈州。五月，西寧花寺回民攻撲丹噶爾城，戎循一帶騷然。但這些叛變的回民，住在河西，有的是信伊斯蘭教的漢人，有的是東干族，漢化已深，無異漢人。所以他們的叛亂，和同時割據南方的太平軍一樣，主因由於對清廷腐敗政治的不滿，並非是民族競爭意味。然河西回民既亂，天山南路的回部，起而應之，事遂棘手。

初，俄羅斯滅浩罕，浩罕雄將阿古柏·帕克（Yakub Bek）與卓木的後裔布蘇格（Buzurg）共侵入喀什噶爾。天山南路回部蜂起，歸附阿古柏，次第侵奪南八城。旋阿古柏廢布蘇格，自稱帕夏（Pasha，王）。當時陝甘回亂方滋，兩省幾無完土，清廷更無餘力顧到天山南路。阿古柏幾乎統一天山南北路，內則和河西回民聯絡，外則和英俄及土耳其通好，求其承認和援助。清廷初擬放棄其地，左宗棠力爭不可。時太平捻匪漸平，左宗棠堅決主張西征，並借外債作軍費，定於五年奏績。左氏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出師，先經陝甘及天山北路。苦戰數年，卒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由劉錦棠收復烏木魯齊（迪化），天山北路略定。阿古柏猶待外援，英俄別有用心，也加以幫助，然其部衆憤於清的威力，逐漸離心。一八七七年夏，劉錦棠、張曜等攻克達坂、吐魯番，託克遜三城。阿古柏見大勢已去，閉籬自殺。部衆分裂。其子伯克胡里保

南境而王，其下稱新帕夏；庫爾勒諸回，推白彥虎爲守。是年秋，劉錦棠復南喀東四城；伯克胡里、據喀什噶爾，猶保西四城。旋錦棠收復葉爾羌、英吉沙、董福祥也復和闐，南疆諸城皆下，俘獲阿古帕遺族，誅之，新疆平。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中國把新疆改爲行省，以劉錦棠爲巡撫。從此回部正式合併於中國。

（六）苗疆的底定（附海南島黎人）

自元明以來，今湖南、貴州、廣西一帶苗、瑤系的根據地，陸續開闢，苗、瑤也漸漢化；但山深林密之區，苗人仍舊維持其原始的狀態，尤以雲貴兩省爲甚。這時貴州東南境有苗人所占領的一大區域，以古州爲中心，環蹙千有三百餘，周幾三千餘里，名曰苗疆。這一帶自清初以來，沿襲明的舊制，分設土官。然而苗人不知耕作，其生產方法極原始，又務劫殺；土官則憑藉威勢，苛斂虐使，恣爲不法。所以苗疆雖在內地，實同化外，爲政府功令所不及。自雍正四年，鄂爾泰巡撫雲南，建議改土歸流，因極言從前以夷治夷的失計，當廢貴州、廣西、雲南的土司，而易以流官。但要改土歸流，打破土酋傳統的勢力，非大用兵不可。於是嚴令各地土司獻地納貢，違者勦。這樣嚴峻的政策一採行，尙未同化的南方諸族，在土司奸民的煽惑下，蠱起反抗，於是苗亂起。當時鄂爾泰任張廣泗招撫古州，開闢苗疆二三千里；又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的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苗二千餘寨。後張廣泗移督湖廣，繼任者易、苗事，才告平寧的苗疆，又復不安。雍正十三年

春，各寨竄起，聚集清江台拱間，略賈平以次諸城。前鄂爾泰所獲叛苗，屠殺極慘，斷首崖樹幾滿；至苗八抵抗的意念益堅，甚至在出戰之前，手刃妻女，以絕後顧；並屠戮清廷的地方官吏，作爲報復。鄂爾泰慚怒刺骨，引咎自劾；而苗患蔓延，不復可制，貴州全省震動。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復任張廣泗爲七省經略。廣泗以毒殺爲事，率重兵壓境，先後攻克九股苗和清江下流各寨，把苗衆的根據地，焚殺成爲焦土。旋增兵分八路，追迫叛苗於丹江、古州、台拱的大森林，所謂牛皮大箐中，勦殺殆盡。凡燒千二百二十四寨，赦三百八十八寨，貴州苗疆平。

湖南西南部和貴州毗連，也是苗人的根據地。明時，關永順、保靖；清康熙時，增關乾州、鳳凰兩府。雍正初，當鄂爾泰斷行改土歸流的時候，永順等土官懼其餘威，自請獻土，清廷籍其地爲一府四縣，改永順爲府，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今湖南永綏），於其西增設松桃屬貴州。於是湘黔之間的苗地，盡統治在流官之下。其初苗民畏吏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爲利，恣爲侵暴。又數十年來，移殖其地的漢人日漸繁滋。到乾隆末年，永綏城外四周的苗地，盡爲移民所占。苗人乃倡言逐客民，復故地，亂端遂起。這一次苗亂，漢苗爭地還是次之，苗人對於清廷腐敗政治的不滿，卻是主因。因爲當時漢苗之間，分別已漸少，雖然叛亂屢起，實在談不到種族競爭呢。

乾隆六十年，貴州銅仁府屬苗人石柳鄧，始據大寨營，舉叛旗，湖南永綏屬的石三保、鎮寧（鳳凰）屬的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的吳八月，各起兵圍廳城，旋陷乾州，又分衆攻掠保靖、酉陽、秀山、松桃，銅仁附近地、川、湖、貴三省邊境，同時戒嚴。清廷調四川、雲南、湖南、廣西兵數十萬進攻，然後破之，擒斬諸酋。未及大定，而川、楚教匪起，官軍北調，苗患轉滋，此伏彼起，竟不能結束。到嘉慶四年以來，鳳凰廳同知傅鼎以才幹總理邊務，始講求善後的方法。移永綏廳治花園汛，先後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廣設書院義學以教苗人。這樣經營十餘年，苗人戢戢向化，患遂定，到清末幾乎全行同化了。

又有所謂獠者，蔓衍於湖南的永明、江華、寧遠、藍山、道縣、武岡、城步、彬縣；廣東的連縣、連山、肇慶、羅定、合浦；廣西的桂林、慶遠、馬平、平樂。這一帶均在五嶺地區。居平地的叫平獠，居山地的叫山獠。平獠已和漢人無殊，山獠也逐漸漢化。自宣宗道光十一年始，湖南、廣西、廣東的獠人，因不滿地方官的壓迫和奸民的欺凌，對腐敗的清廷政治起反抗，於是獠亂繼苗亂而起。湖南爲江華、趙金龍、武崗州、藍正、檜、新寧、雷再浩；廣西爲五排、李沅發；廣東則爲連州、獠趙子金及八排獠。清廷用兵垂二十年，以苗兵進勦，獠乃平。

今海南、南島的黎人，屬於何系，殊無定論。然黎和苗、獠常合稱，故附述於下。

黎人之「黎」字，和上古的九黎三苗，想無關係；原作俚，或稱里蠻，均音同字異。黎人住海南島，該地既是南海孤島，則其人自必由外移入。但究係何時由何方移入，屬何系，頗難論斷。按黎人在前漢即見記載，可知移入海南島必在更古，大約在石器時代。黎人的移入路線有二，或自北方大陸，或自南洋，惟南洋遠而大陸近，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似乎是從大陸來，渡一衣帶水的海峽，比較近便。至於他們出於何系，或謂是南洋的馬來系，或謂是百越的遺裔；或謂是苗、獠渡海南來，故其風習和苗、獠近似。但無論如何，其血統決不單純，大抵以苗、獠系為主體，而混有百越（閩越）及馬來種人。中國人漸次入居海南島，黎人浸而同化，大部分則退居山地。

漢武帝時，曾收海南島地爲珠崖、儋耳兩郡。但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率數歲一反。漢元帝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年。晉復收隸合浦郡，漢人漸有至者。隋書始稱海南島的土人爲俚。唐朝在海南島，置瓊崖兩州，稱其民爲黎；視其地爲安置遷謫官吏之所，偶一遣使撫諭，或派兵征討，未嘗專意經營。但中國和海南島交通既開，流戍的漢人或居住於此，文化漸被海南。宋時，黎人頭目有受政府官職以統其衆，這些黎人頭目皆漢姓，如王、陳、符、黃等，是否漢人入黎，或純爲黎人無考。然可見黎人已漸中國化。當時黎人已退居山地，號稱黎峒。

明初，海南島漢化極著。瓊州、崖州所屬的黎人，因較近外界，俱已向化，和中國人無殊；唯內地生黎，比較閉塞，尚未歸附。明成祖命遣通判劉銘齋敷前往撫諭，通計前後所撫諸黎共千六百七十處，戶三萬有奇，並置土官州縣以統之。其後因中國官吏貪殘苛斂，移殖的漢人侵占，大失黎心，成化、嘉靖時，叛亂迭起，頻加討伐。當時黎人已分爲生黎、熟黎兩者。生黎居五指山中，還保持固有的生活情形。山外均爲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

清代對於海南島，起初並沒有特異的經營。但那裏僻處海外，中原兵戈不及，比較平靜。在明清之間，閩廣一帶的饑民亡命，移住到海南島的更多。因此瀕海各地，已經和內地差不多。黎人退居山地，在清代也不曾有過大叛亂。光緒初葉，馮子材復勘平黎地，大行改變黎峒原來組織，設撫黎局，下設一黎團總長，統轄全屬黎境；黎團總長下有總管，統轄全峒。峒中黎戶十家爲排，排有排長；三排爲甲，甲有甲長；三甲爲保，保有保正保副。這些黎會有世襲的，有舉定由官加委的。這樣一來，中國的統治力量，也容易達到黎人中間了。

到清末和民國初，黎人幾全中國化，只有住在內地如五指山等處的，還保有其特殊的風俗習慣。茲摘錄海南島志所載，以見情形：「黎人多用漢姓，如王、邢、羅、李、陳、楊、廖、唐、章、吳、麥等姓，此蓋由漢人初至，雜居黎村，非教法所及，久而與之同化。……黎人擇地而居，自謀生活，先至者爲峒主，稱頭家。峒之大者十村八村，小

者三村五村。村內分族，族各有長，稱爲老爹……居室多長方形，以木爲柱梁，編竹片或樹皮以爲牆壁，塗之以泥，編茅爲蓋……黎人男子以耕種牧畜漁獵爲業，女子以織布爲業……出入必攜帶武器，不佩劍則佩刀……中部之黎，男人衣服甚簡單，但以布一方掩下體，以帶束其前後，繫於腰間，稱爲小裹，與日本人之禪頗相類……惟接近城市之黎人，常與漢人交通，如崖縣、落屯、否淺、多港、多澗、抱背諸峒，其黎頗多作漢人裝束……黎族男子皆蓄頭髮，由腦際分爲前後兩部，前半於額端結成一束，後半收束於腦後紐緊，由左或右轉於額前，一同結束之，或留辮，其式有種種……其居近漢人村落者，逐漸開通，已多剪髮……黎女所穿衣，對襟無鈕，於領下用銅綫結之……黎女均穿耳戴銅圈，小者徑寸，大者五六寸，四差黎女每耳多至十八銅圈，圈徑五六寸，兩耳穿孔大盈寸……黎人婚俗多取自由擇配，亦有憑媒說合者，但極少數；一般女子年紀長，父母必爲之別營私室，聽其自由交際……黎人無文字，尋常無何等契約，惟田地買賣時有之。其主要價格爲牛，不足者則加錢幾千幾百。其契約方法，削竹一片，用刀或墨畫紋其上，畫後剖而爲二，各存其一。

第十章 中華民族的概況

(一) 漢系

中華民族的主幹，實爲漢人；中國歷史的主角，實在也是漢人。其他諸系，則漸次和漢人混合，同化於中國，而銷滅其自身；或一部分同化，保留其未同化的一部分，和他系結合。差不多歷史上每經一個朝代，漢人即有一次擴大，加入異族的血液。所以今日的漢人，非復昔日的漢人。換言之，在今日的中國，已經無所用主客之見，漢人久已因屢次擴大而消滅，與其說漢人，無寧說中華民族爲愈。茲略之。

(二) 匈奴系

匈奴系早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除遠徙者外，曾在中國的，同化於漢，突厥（回部）、蒙古各系，已述於前，現無可述。

(三) 鮮卑系

鮮卑系也已是歷史上的名詞。其入中國的同化於漢系；留在東北的合併於肅慎系，今和肅慎系通稱爲滿人或通古斯人。又蒙古系的祖先，也有鮮卑血液。

(四) 突厥系

突厥系在中華民族中，今名回部，多在新疆、甘肅、陝西，以新疆的天山南路爲最多。然自葱嶺外諸回部，爲英國和蘇聯所分領，伊犁河下流又割棄，新疆形勢赤露，爲西北國防前綫。入民國以來，英、蘇都想染指，天山南北，竟爲赤白帝國主義角逐之場，和阿富汗、伊朗諸國一樣。而中東的回教國，更利用同教同種諸說，常來煽動回部，隱憂正未有艾。近年雖有騷擾，幸未擴大，否則阿古柏之事，或將重見，而解決比當時更要棘手呢。

西北回部，約分三派，略述於下：

(一) 纏回 這一派在回部中居最多數。以頭纏白布故名，並不是體質上的分類。住新疆西南部，以疏勒（喀什噶爾）爲中心，自稱爲喀什噶爾人。雖爲突厥族，然已和以前的先住民族如漢的西域白種人，鄰近的氏羌混合，所以高鼻深目，與歐美人狀貌相類，但眸子黑色。其風俗也有特殊處。如男子四五歲時，行割禮，割勢皮一週；女子于歸，無過十五齡者。人死，延海蘭達爾（猶漢俗香火道人）誦經；不建廟，不樹主；有子者財產歸子，無子有女者財產歸女。其生活，食與住，和中國人略同；衣則有異。信回教，祀摩罕默特；七日禮拜入寺誦經，謂之朱瑪，每日五次誦經，謂之奶瑪子。平民相見，無跪拜禮式；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一賽那

瑪坤帖斯列海，一再合手摸面，以爲親敬。然其人重信，敬老親仁，簡質循法，以醉酒爲恥，以貧貧民取息爲大惡，其俗信誓。其鄉各設百戶，長名玉孜巴什，什戶長曰渾巴什。官廳復於城中設總鄉約一人。劉錦棠撫新時，曾把地方之權統於州縣，但到現在還不會收其成效。

(二) 漢回卽東干。漢回多住天山北路，以其漢化，所以名爲漢回；而且多從河湟遷徙到新疆，又號甘回。其人也屬突厥系，鼻高而眼微陷。男剔首，女纏足，衣裳服飾都從華制；只在寺中禮拜戴六稜冠，上銳下圓，五色皆備，而白者爲多，以羊鹿皮及布褐製成，有古皮弁遺風。市井貿易之徒，大抵戴白帽。食住也是中國式，惟食肉禁犬豕，戒煙酒，割牲必延師誦經。不信堪輿巫覡，不演劇，不置木偶。喪葬不棺，不立神主，不獻不祝。其教專祀摩罕默特，聖誕聖忌皆祭之；紀年十有二月，不置閏。一日五時禮拜，七日一小會。子弟入學堂者，飲食教誨不取學費，由禮拜諸寺供給。其字二十八母，橫行直書，讀者自右至左，用阿剌伯音（纏回用法爾西音）與纏回異。漢回雖漢化，然勇敢而富於獨立性，且善合羣團結。清末的回亂，就是首先在漢回中爆發的。

(三) 哈薩克 (Kazak) 又名吉爾吉斯 (Kirghiz)，爲白種的黠戛斯和突厥系混合而成，吉爾吉斯卽黠戛斯的異譯。哈薩克人也信回教，屬回部，散處阿爾泰山、塔城、伊犁諸地，無城郭，少廬舍，逐水草遊牧，四時結穹廬。其男女所穿的衣服，貴賤不分，名曰袷裨；其色以黑爲上，白次之。其部人以善騎著名，勇悍善戰，

均爲慍悍的騎兵，有古匈奴突厥的遺風。男子娶婦不許過四人。夫死，婦不得嫁異族，由夫的兄弟娶之。食撮以手，謂之抓飯。禁烟酒，忌食豕肉，性極嗜茶。哈薩克人文化雖低，但善記憶，富知謀，智慧極高。

(五) 肅慎系

滿洲興起時，併合東北諸民族而入關，結果完全同化於中國。然而其地尙留有少數肅慎系人和鮮卑系遺裔，以後多少略保存其固有狀態。不過他們人少而勢衰，跟着東三省的中國化，近日有瀕於消滅的様子。這些少數肅慎系和鮮卑系的遺裔，今稱通古斯人。在清初分別爲四類：

(1) 使犬部：包括呼爾喀、滿琿及黑龍江下流的鄂倫春人等。

(2) 使鹿部：包括費雅喀、奇勒爾及上流鄂倫春人之在東部者。

(3) 使馬部：上流西部的鄂倫春人。

(4) 魚皮部：呼爾喀的黑斤即赫哲人，又稱爲魚皮韃子。

這樣的分類自然不合科學性質，然而當時只能依此分別。自清初迄今日，三百年來，通古斯人也多有變動。據近人實地調查稱：東荒土族，種落甚繁，居於烏蘇里江沿岸及松花江下游者有黑斤人、赫哲人、奇里人等，統稱瓦爾喀人；居於嫩江附近者有達瑚爾人；居於黑龍江上游者有鄂倫春人、索倫人、蠻雅爾人、畢拉

爾人；居於黑龍江下游者有費雅喀人，（亦有鄂倫春人）居於庫頁島者有蝦夷人。以上所述，蝦夷爲異種，不計在內；其他諸族，可略述如下：

（一）鄂倫春人與索倫人——鄂倫春人又作鄂倫奇、鄂倫古、鄂魯春等，有廣狹兩義；狹義的鄂倫春人限於在黑龍江上流及河口左岸的人民；廣義的卽爲瑪涅克爾、滿輝人的通稱。索倫人居精奇里江和額爾古納河間。據近人報告：索倫乃我國人對其土族的汎稱，實則其中尙包括達瑚爾人、蠻雅爾人及畢拉爾人。索倫人和鄂倫春人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所使用的牲畜。鄂倫春人使四不像子（馴鹿的俗稱），索倫人則使馬。滿語「鄂倫」卽四不像子，鄂倫春意是「養四不像子者」；索倫意卽「射者」；其馬體格較小，但強健耐勞苦，過於內地的馬匹。居住地大抵鄂倫春人在西，索倫人在東。鄂倫春人及索倫人，身體不甚魁梧，四肢也不粗壯，面部平，兩頰寬，鼻大唇薄，口不甚大，眼小眉細，似欲睡者。男子衣外套，下及膝，用毛皮或革皮做成，土名「古拉瑪」。外套之內，仍有大袍，用由華俄人易來的棉布或毛織品做成，土名「薩木薩」。鄂倫春人和索倫人都是漁獵兼畜牧民族，居處無定所；春夏則居水旁捕魚，秋冬則入山林射獵。其居處皆爲穹廡，用二十餘小柱豎土中，圍成圓形，高約十尺。柱外敷以樺皮，四不像子皮，或鹿皮等。二族人射擊皆準，而索倫人尤擅騎射，婦女也能轂上馬馳逐。獵時用火鎗和弓箭，挾長矛，以刺猛獸。索倫人毒箭最馳名，射必中，中

必死。

(二) 赫哲人——又稱黑斤人，即魚皮韃子；但魚皮韃子不專指這一族。赫哲之名，由「窩集」轉變而來，所以他和窩集一樣，並不是指某一部落或某一地域而言，不過是森林民族的通稱。赫哲人和費雅喀人世有魚食民族之稱，因為他們的食料，以魚肉爲主。但現代的赫哲人受了從事農業的漢族及滿族的影響，漸漸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由漁獵而兼事農業。赫哲人的衣服，夏用魚皮，冬用獸皮製成；魚皮多係取之於鮭魚。剝魚皮的技術極巧，剝下後，用木槌擊落其鱗，使之柔軟，然後方能服用。自與漢、滿、俄諸民族接觸後，即有棉布輸入，代替魚皮衣料，所以今日魚皮已不多見。赫哲人從前既以魚爲主要食物，爲了謀生便利起見，他們的住處都在河流沿岸，所以松花江、烏蘇里江、黑龍江，成了赫哲民族的三個大本營。他們大都是聚族而居，房屋可分臨時的與永久的兩種；屋內地上掘一穴，穴中熾火，爲取煖及熱酒之用，屋前多有大方柱矗立，頂爲人頭形，有目有口，兩面皆刻人頭像及他動物像。他們不知製造陶器，其飲食器具如盆、碗、盤、杯、杓等，都用獨木剝成，或用樺樹皮製造；又有樺皮船、柏木船，爲水行之用。赫哲人的信仰爲薩滿教，共分三派：(1) 河神派，(2) 獨角龍派，(3) 江神派，三派的分別，完全以帽上的鹿角爲標誌。男女尙有黥面風俗，額部作四點如葵苔花狀。

(三) 費雅喀人——自黑勒爾以下，直到混同江入海口，共約六百餘里，舊為費雅喀人所居，今則費雅喀人與鄂倫春、奇勒爾二族合居，統稱濟勒爾人。但是鄂倫春、奇勒爾二族，又各能操本部語言，和純粹土著的費雅喀人有別。費雅喀人內部又分幾部，可是他們的習俗並無分別，和赫哲人的差異也不甚顯著。大抵費雅喀人眼小，眉濃，鬚鬣多，不薙髮，僅束之為辮或髻。衣飾和赫哲人也差不多，靴多為海狗皮所製，偶有用魚皮製的。養犬甚多，以供役使。兵器有刀、矛、弓、矢，近漸用火鎗。主要食品為魚，輔以鯨油、菜蔬，不注意耕種。米梁多係自華、俄人易來。夏季乘小船，常到口外各島捕漁，冬駕扒犁到索倫、河南，和他族人以物易物。其中有一部分費雅喀人，是一妻多夫制，所以女子地位很高；男子有時必須能縫紉，始克膺選為夫。費雅喀人無醫藥，文字不知歲時弦朔，俗信薩滿教，有木偶，較赫哲人尤為誠篤。

(四) 達瑚爾人——又稱打虎兒等名，居耶布魯諾、衣山之東，額爾古納、精奇里及黑龍江岸。順治中葉以後，始移於松花江岸及其近旁的黑龍江流域。達瑚爾人的體格比鄂倫春人稍為高壯，面圓，頰不甚寬，眉斜豎，髮不黑。衣飾彷彿華人；男衣布袍，男子辮髮，女子髮上挽，結髻於頂，約以首飾。他們的居住去抵固定一處，院宇作方形。土俗雖有耕種者，然大多數仍事漁獵。

以上所述，是諸滿洲、斯人的近況，但他們的人口極少，恐不久的將來，也將完全混合於中國人中，而

爲歷史上的名詞了。

(六) 蒙古系

蒙古系的盟旗制度，到民國時仍無大改變。不過漢南蒙古（內蒙古）次第改爲行省，漸同內地；漢蒙混合，同化較速。外蒙古於晚清時，俄人乘機構煽，轉而親俄。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中國辛亥革命爆發，外蒙也跟着宣布獨立，建立蒙古帝國，奉活佛哲布尊丹巴爲皇帝。這樣的獨立，幕後操縱人物，是不言而喻的。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沙皇的寶座顛覆，外蒙古失去支持者，也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取銷獨立，仍投入中國的懷抱。旋俄國失敗的白衛軍竄入外蒙，進攻庫倫，擁哲希尊丹巴活佛爲傀儡，再度脫離中國。蘇俄深恐白俄以外蒙作根據而負隅，乃援助外蒙青年所組織的革命黨，驅逐白俄，重組政府。蒙古喇嘛王於於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復派代表請求，仍歸中國保護，然不久喇嘛逝世，外蒙新黨遂於同年六月爲第三次宣告獨立，成立共和政策，傾向蘇聯甚著。雖然蘇聯聲明承認中國的宗主權，然而外蒙情形，日益蘇聯化，和中國背道而馳，實是極堪憂慮的。

現在蒙古人的生活情形，有幾處已受漢化（如外蒙則趨西洋化），有幾處仍保存其固有的狀態，這裏撮拾幾點於下，以見一斑：

(一) 蒙人多逐水草而畜牧，其後近邊諸旗，漸染漢俗，始從事於農耕，然游牧的仍占多數。馬、牛、羊、駝，同爲蒙古人的生命。因牛奶、羊肉、駱駝糞（供燃料用），是蒙人飲食的必需品；羊皮、毛氈、駱駝毛皮是蒙人衣服住居的必需品；馬和駱駝是蒙人行動的必需品。所以問蒙古人之富，數畜以對。

(二) 蒙人的常食，大體爲乳、茶、黍、羊肉、及小麥粉、雜穀、乾餛飩等。茶由南方各省輸入，蒙人極喜飲，茶中混以牛乳和少量之鹽，名爲奶子茶。蒙人的衣服，和內地略同，窄袖長褂，布帶束腰，繫以煙袋燧石等。富者絹帛，貧者棉布；冬則棉衣裘裘，夏則寬衣大袖。至於住所，在蒙古游牧地方，都以幕爲廬，叫蒙古包，大多用毛織品蓋在頂上，可以移轉。蒙古包也有固定的，周圍以磚砌成，上用葦草，以製天幕，則建於耕牧的地方。

(三) 蒙人爲族長制，重男輕女，但男女交際極自由。其社會階級，大致有三，就是王族、喇嘛和平民。王族，以元朝的後裔曾受封爵而爲各旗之長者爲主，而人數極多，凡一旗內如人口三萬，王族居然有三四千，在這些王族們中間，單有品級毫無財產的，往往見之。喇嘛，因蒙人信喇嘛教，所以地位很高，最高者爲活佛，次爲札薩克，常一手握政教兩權，連王公也居其下風。平民，又稱黑人，除王族與喇嘛外，其他的蒙古人，都名黑人；在政治上隸屬於各旗長之下，精神則受支配於喇嘛。

(四) 蒙古婚禮，和內地不同，女子由二三歲至四五歲時，即須定婚，十六歲以上，未成婚的絕少，多蹈

早婚之弊。向例女子比男子年長二三歲或四五歲不等。

(五) 蒙古葬式，約有三種：一爲埋葬，納尸於棺，構造坟墓，和內地一樣，多行於王公盟長。二爲火葬，稱爲茶毘，稍有財產的蒙古人死後，家屬請喇嘛誦經，舉行火葬，把骨灰收貯於靈塔。三爲棄葬，即暴尸於野，或置諸深山空谷中，作爲野獸食料。

(六) 蒙人除游牧、農耕以外，不知商賈。器用布帛，多從內地運來。其交易商人，多晉魯行商。

(七) 氏羌系

中葉以後，氏羌系除同化於中國外，次第合併於藏系；所以今日氏羌系與藏系，可謂一而二二而一。然而今青海及川康之區，原爲從前氏羌系的所在地，現在住於該地的土著，仍帶從前氏羌的特色，不妨視爲氏羌系的遺裔，而分述於此。

今住青海省的羌人，名唐古特人 (Tanguts)，大概住在南部（北部爲蒙古系牧地）。民國成立，置西寧辦事長官以統轄之。民國四年，改西寧道爲甘邊寧海鎮守使管轄，稱寧海區。十七年政府明令劃舊西寧道七縣（原屬甘肅省）及青海全部改青海省，省府設於西寧。現青海羌族約有人口二十餘萬，其分族及住地如下：

(1) 玉樹二十五族：住玉樹及通天河一帶。性和平，生活較裕。

(2) 果洛二十二族：爲女王所統治，性凶野，好鬪爭，劫盜，食生肉。

(3) 環海八族，卽西寧番。占地北自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道咸間降服中國，稱熟番。

(4) 郭密九族：住上下郭密，其地介於貴德、西寧二縣間，漸中國化。

(5) 阿里克族：在大通河北。

(6) 魯本科十七族：在貴德黃河南，卽所謂帳房番。

據青海省政府調查，現今青海羌族的風俗如下：

(1) 職業：不事耕種，不習商工，專以畜牧爲生活。

(2) 飲食：以青稞炒麵爲上品，沒有菜蔬，以牛羊肉爲常品。牛乳、酥油、曲拉等爲飲食物。

(3) 居住：土房番住土房，帳房番隨游牧所到的地方，支幕爲家如蒙古包。

(4) 服飾：以紅黃紫赤爲上色，藍黑青白爲下色。無論男女，冬夏皆穿大領長袖的皮襖，偏袒露肩，頭戴氈帽，腰束皮帶，足穿皮襪。婦女不着下衣。男子在腰間斜掛番刀，女人不帶刀而帶奶勺，爲擠奶時用。髮披散。

喜東小辮，多者百餘根，裝以紅黃布袋，名叫辮套，上綴銀質圓形的盃爲飾。

(5) 嗜好：好飲酒，吸鼻煙，善騎馬。平時腰間繫番刀，持槍取野獸以爲樂事。

(6) 婚姻：最喜招贅，大都自由戀愛。女子年十六七以後，雖無夫婿，也髮髻高挽，俗稱戴天頭；戴天頭後，無論誰都可同居。

(7) 喪葬：於歿後即將尸體束爲坐像，盛放在木棺內，請喇嘛念經畢，擇定葬法。葬法有三：天葬法即將尸體棄在高山荒坡間，任鳥獸啄食；水葬法將尸體棄水中；火葬法將尸骨燒作灰燼，裝置土中，置一四方土墩。

(8) 宗教：信奉佛教，別派喇嘛教，有黃教、紅教之分。

今住西南的氏羌遺裔，名西番 (Hsi-tan)。西番所住，多在康即噶木。清末因英人覬覦西藏，開始想要劃清康藏界限，於光緒三十二年設邊務大臣治其地。民國初，劃四川及西藏地爲川邊特別區域，民國十三年改爲西康特別區域，十七年中央議決西康建省。除西康外，尚有住在雲南四川的，另有其他名稱，實則也是西番。茲分述如下：

(一) 西番本支：又名巴直，是指住在西康的純粹西番，人口六十八萬。牧農並用，牧業尤重於農。糈糲、酥油、牛肉與茶，是他們的四大食品，鹽爲唯一調和；今略增多，普通番人食物有十餘品。古時番人的衣，無論

晝夜寒暑，只有一襲羊裘，今の牧民仍舊如此。番人有擐牛帳而居的，有住屋的，住屋無論大小華樸，屋頂都坦平，砌亂石牆的工作極巧。屋內沒有桌椅，都是盤腳坐於地板上，貴者藉一氈氍，寢無牀榻，張長墊於地板而臥。擅戰爭，嗜劫掠，軍隊編排，常由村長或喇嘛寺主持。兄弟數人共娶一妻者甚多，嫁女者也不以多夫爲恥。西番近來漢化頗速，因漢番雜居的緣故。

(一) 麼些 (Moso) 自稱納西 (Naxhi) 住在西康之南和雲南的西北部。前屬南詔、大理。元世祖征雲南時迎降。明初授麗江土知府，爲明防吐蕃。萬曆中勢甚強，拓地極廣，東至雅龍，西抵怒江，北到打箭爐、巴、裏塘附近，降服粟粟、怒夷、猺夷諸族。其酋稱木天王，未建國號。在西南土司屬地中，麼些人文化是算高的。有麼些文，其領袖的子弟並通中國文，知書好禮，恭順畏法，信喇嘛教。清初漸衰，降爲土通判。現在人口尚有三十餘萬，其地縱橫二三百里，文化也不低。

(三) 古宗：又作牯宗，在雲南西北部中甸、阿墩子等地，和藏系關係頗近。古宗原是吐蕃舊民，有二種，都沒有姓氏。第一種名麼些古宗，散處於麼些人中間；第二種名臬古宗，住奔子欄、阿墩子一帶。兩種人語言雖同，性情習俗迥異。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只有婦女髮髻和麼些人不同。臬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不喜清潔，穢穢不可近，所以獲得是名。兄弟數人常共一妻，行一妻多夫制。人死無棺，行水葬火葬天葬等。信喇嘛教。

比這些人尤篤。習勤苦，善治生，耕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鑿銀鐵器極精。

(四) 怒子 (Lü-tsö) (Lutze)：怒子居怒江北岸，北抵察哇龍，南和粟粟（屬羅羅系）住地相混。其種人數不少，文化不高。

(五) 隸子 (Klutze)：又名獠子，居瀾滄江大雪山外，比怒子更西，近野人山。怒子隸子兩者，恐均有羅羅系血統，非純粹西番。文化也不高。居山岩中者，衣木葉，茹毛飲血，和太古之民一樣。

(八) 藏系

西藏僻處域外，中國對之，只採用羈縻政策，政令不及，教化未行，所以藏人因環境關係，迄今不能和中國完全同化。近世英人既併印度，遂進窺西藏。乾隆四十五年，訂立英藏通商條約。光緒十一年，英人入藏，險被阻。十三年，英藏因爭哲孟雄地啓衅，藏人戰敗。三十年，英轉而和西藏直接交涉，英派兵入藏，抵拉薩，藏人被逼，締結印藏條約，中國主權大爲損失。三十三年，中英締結北京條約，中國劃分康藏的界限，免得英人得寸進尺。然而英人在西藏的優勢，已經確立。宣統元年，達賴被清廷革職，逃印度受英人保護。民國建立時，外蒙既受俄人煽惑而叛祖國，藏人在英印操縱下，也宣布獨立，迎回達賴，出兵侵西康。民國二年，中英藏代表會議於印度的西姆拉，英人要求中國承認西藏有完全自主權，我方代表峻拒。次年，續開大會於德里，英

更提議把藏地劃分爲內外兩部，外藏包括西藏及西康的察木多（昌都），設獨立政府，內藏包括裏塘、巴塘，直接由中國統治。中國不簽字正約。十三年，班禪爲達賴所逼，來京求援，西藏大權全入親英的達賴手。然而達賴漸覺悟脫離中國之非計，在二十二年逝世時，遺囑擁護中央。政府乃於次年派大員黃慕松入藏宣慰。近年以來，中藏復行接近，英國對西藏的政策也有改變，前途尙可樂觀。至於現代藏人的生活，擇其特殊者綴述於下，以見這「神祕的國土」之所謂神祕：

（1）飲食：以糌粑（青稞粉製）牛羊肉、奶製品爲主，酷嗜茶，和蒙人一樣。進餐不用筷，以手掬而食，或用木碗。

（2）服飾：藏人衣服均寬袍大袖，以帶束於腰間，長僅及膝。衣料多是毛織物，間用毛皮。偶穿綢緞衣服，色尙紅黃，男子留辮髮，手帶銀戒指，頭箍象牙箍。女子則未嫁時腦後另分一辮，辮上繫首飾；已聘則以聘物戴在頭上；已嫁則不復髮辮。

（3）居住：分住房及帳棚兩種。壘土而高的住房叫碉房，壘石而高的住房叫碉樓，大多築在懸崖高坡之上。游牧者住帳棚，棚用粗牛毛織成，用小柱支持，隨時可以移動，和蒙古包一樣。

（4）婚喪：婚姻行一妻多夫制，往往數弟兄共一妻，生子則依次遞及，喪葬則有天葬、地葬、水葬、火葬四

種，已見於前，不贅。

(5) 生計：全境人民五分之三均以畜牧爲業，住帳棚，日夜與牲畜同居，四時逐水草遷移。富者的牛羊騾馬，動以千計，普通人家也有數十頭。但在山麓河濱土質較腴氣候溫和的地方，也有農耕，作物有青稞、大麥、小麥、油麥、玉蜀黍、圓根及少數蔬菜之屬。

(6) 信教：西藏是喇嘛教的發源地，迄今喇嘛教仍風靡全土，藏人的風俗習慣幾全宗教化。達賴班禪掌政教大權。喇嘛居社會上層，爲藏中不可輕視的勢力。

(九) 苗瑤系

苗瑤系雖居山深林密之區，但在中國內地，漢化較易。尤其是清末以來，更劇烈的混合於中國人中，苗患永靖，這是一個極可喜的現象。茲分述各支的概況如次：

(一) 苗 苗族之地理的分佈，以貴州省爲中心，一方延及湖南邊境，一方延及於廣西省，他方則達雲南的東部並越南的北部。苗的種類，據舊日記載，十分龐雜，依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的分類，則區分爲(1)紅苗、(2)青苗、(3)白苗、(4)黑苗、(5)花苗五種，依據其衣服色彩及刺繡而分，也極勉強，然其他也無更妥善的分類法。苗族已從事農業，所以多用植物性食物，以米、粟、玉蜀黍等爲主，也食豬肉。食法用糝，和

漢人同；食器等也和中國無異。衣則在男子幾全中國化，略帶固有的樣子；女子的衣服尚存古風。衣服的原料有麻布和棉布，麻布用一種固有的機自織，棉布爲輸入品。常用圍裙，着短袴，裹腳帶。所謂紅苗、青苗等，就是依衣服顏色而區分的。頭髮在額上作圓髻，卽史記漢書等中所謂「椎髻民」。迄於今日，此風仍不除。耳朵皆穿耳環以爲飾。其住屋也和漢人一樣，不過低小陔隘，長幼男女都雜居一室。苗性剛強而帶陰鬱，忍苦耐勞，風俗淳樸；婦女多天足，耕稼則男婦並作。其信仰多崇佛教，且多少道教化；室內皆設觀音像或關帝等像。苗族的娛樂，有音樂和跳舞，兩者均極美妙。其婚姻爲自由結婚，男子立於所戀女子的屋外吹笙，發出美妙而有趣的音節，如能使女子感動時，則互爲夫婦；或在羣集舞蹈時，互相愛好，卽賦同居。昔者，各苗族均有其獨立的制度，今已服從於中國政府的治下，不久一切均可同化於中國。其語言也漸同中國。苗族昔無文字，今已漸知中國文，文化開始萌芽。總之，政府此後對於苗人能努力啓迪，將來他們在中華民族中的地位，也決不下於他系的。

(二) 獠 獠族在廣西省最多，散布幾遍全境，就中以懷集連賀的八排獠山，修仁武宣間的獠山爲最著。其餘散在各縣，少者一千數百人，多者一萬數千人。廣西以外，廣東的西北部，湖南的西南部，貴州的南部，也多有之。雲南的東部，江西的南部，也有，然較少。獠和苗同源同系，或也把獠包括在廣義的苗族內；除分

佈的地域外，兩者初無差別可言。獠人的生活，大抵和苗人相似。食物以米、粟、玉蜀黍等農作物爲主。衣服多對襟，與鄉人漢裝相類，或大領圓襟如古裝；領、袖、襟、裾等處，多紵深紅綫條。服尙青、藍、黑三色，也有白色。下體穿短褲，赤腳無履。頭挽髻，包以綉帕，並有穿耳帶環插簪者。婦女的服飾，尤尙光怪陸離的狀態。但近年獠人漸效漢裝，在交通便利之處，薙髮易服，和漢人完全一樣。至於住，獠人大多樓居，樓以竹或木構造，極富山野情趣；樓下堆置農具，畜養家畜，樓上則倚灶爲榻，舉家男女，環爐橫陳。苗、獠的聚居處，不名村而名爲寨，每寨自數家到百餘家；多倚山建築，自山麓到山巔，隨處皆有。廣西北部獠民，大多以「燒耕」爲活，所謂燒耕，是極原始的農業狀態，先燒山林，使地肥沃，然後種植雜糧。農暇之時，也入山獵獸。獠人性質勇悍，忍苦耐勞，能團結，有義氣。近則逐漸中國化，固有的生活狀態消失極速，和苗人一樣。

(三) 畬民 畬民原係獠族的一支，移住福建西部和浙江西南。在福建者，多散居於雙巒山、洞宮山、大狍山和畬山，以舊建寧府、汀州府等處爲最多；在浙江者，多居於雁蕩，以西括蒼山脈的南部，即舊處州府屬的麗水、松陽、遂昌、雲和、龍泉、慶元、景寧，此外如衢州府屬的龍游和溫州府屬的泰順等處，也有少數。畬字的意義據云，畬音奢，指刀耕火種，即燒草爲肥料的種田法；因畬民農耕用這種原始的方法，有異於進步的中國人，故得此稱。畬民所居近漢人，只有其風俗習慣一部分不會完全漢化，而仍帶其傳統的特殊色彩。其

生活、語言、姓氏等，已跟漢人一樣，且和漢人通婚。

(十) 羅羅系

關於羅羅系的記載，前史都不詳，且和他系相混；近時中外學者，有用科學方法以調查研究之者，情形大見明瞭。茲略述其各支派如下：

(一) 羅羅本支 (Lolo)：名稱甚多，均是羅羅的同音異字。漢人又稱之爲羅鬼、夷人、或蠻子；其自稱爲涅蘇 (Nesū, Nosū)。羅羅的支派稱號更多，達九十餘種；但其中最主要的，只有黑羅羅、白羅羅兩種，黑羅羅爲貴族純種，白羅羅爲賤族且雜有被擄的漢人。羅羅的住地，在四川、雲、貴三省都有，今以四川西南最多，在古時所住地或更大於今日。羅羅各部落都有酋長，這種酋長是世襲的。羅羅的生計，大都恃農耕。其服飾，男子穿短衣長褲，腰間拴帶，俾裝煙葉或生鴉片，並作結垂下面前的大腿；頭多裹以黑色的布帕，或作髮髻於額上，出必帶小刀或長刀、槍。婦女衣長過膝，裙長拖地，惟不穿袴；髮俱束辮圍頭。屋中間掘一窟，叫做火塘，俾事烤火和炊事之用。沒有椅、棹、床等家具，人是睡在地上，和家畜同處一屋。他們所信仰的，卻是拜物教。羅羅也有其特殊的文字，稱爲彝文；有彝文書籍，多屬神話魔術性質的書，又有彝漢文合刊的，可見此族在歷史文化上地位頗不低。近則羅羅漢化漸深，彝文也快消滅了。羅羅語言，和中國不同，近也多習漢語。

(二) 栗粟 (Lia) 又作猓猓、力些。無部落，散居雲南的舊姚安、大理、永昌諸府屬，有生熟兩種。極勇悍，依山負谷，射獵爲生，長刀毒弩，刻不離身。其語言似羅羅，無文字。文化較低。

(三) 羅婺 (Lashu) 又稱猓黑、魯吾、喇烏、喇五、三撮毛。言語和羅羅相類。住今雲南的武安、環州等地，不事耕作，以捕獵爲生。

(四) 窩泥 (Woni) 又作幹泥、和泥、阿泥、俄泥，在雲南，舊雲南、臨安、景東、鎮沅、元江五府都有。其人居深山中，性樸魯，面黧黑，編麥稭爲帽，以火草布及麻布爲衣。男女皆短衫長袴。漸事農耕。

(五) 緬人：這是指住在中國緬甸種人，計有阿昌 (A-Chang) 喇漢 (Lashi) 馬喇 (Maru) 又名浪 (宋) 阿繁 (Asi) 喀欽 (Kachins) 諸支派，所住的區域，大概在雲南西部，恩梅開江野人山之間，所謂江心 坡一帶。生活有似緬甸人，文化均不高，事農耕者大抵刀耕火種。其地屬中國已久，只因教化未及，常遭英人侵佔耳。

(十一) 馬來系

馬來系也和羅羅系一樣，前史記載，都和他系混合，缺乏系統。但近經學者研究，漸有條理可尋，這裏分錄其各支派的大概。

(一) 楚夷羣——本羣內諸族語言均相近，所以合爲一羣。其中又分數派：

(甲) 擺夷 (Pai)；又名楚夷，種類甚多，有旱擺夷、水擺夷、花擺夷等。凡雲南省南部各土司地，均有此類人種；如順寧縣屬的耿馬，鎮康縣屬的孟定，龍陵縣屬的潞江，騰寧縣屬的南甸，及五行政區所屬的芒市、遮放、猛板、猛卯、隴川、平岸、蓋達，滇南特區所屬的車里、佛海、象明，都是擺夷的區域。又北部爲英人設置區內，也有擺夷；今緬屬擺夷山區域內，從前都是中國的土司地，尤有不少擺夷族類。擺夷在夷族中是較爲進步的人種，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其風俗習慣大抵和漢人相同。聚族而居，結爲村寨，合數寨而爲一畹，畹有畹頭；畹頭之上，又有土司。土司在夷民治理方面，爲最高長官；土司之上，則直轄於漢官的縣長或行政委員。擺夷性懦弱，業農耕，信佛教，但信物教之心更大。

(乙) 民家子 (Minchia)：又稱白人、白兒子，大都爲大理國貴族和漢人混血而成。雲南省景東、雲南（祥雲）、臨安、曲端、開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永北、麗江等府俱有之。漢化已深，歲輸賦稅，並有讀書應試者。又有別支稱那馬 (Nama)，散處古宗、麼些族間，惟語言和民家子無異。

(丙) 蒲蠻 (Puman)：或作濮曼，相傳卽古代濮人的後裔。雲南省舊順寧、激江、鎮沅、普洱、楚雄、永昌、景東等七府有此種。

(二) 侗家 (Chung-Chia) 住貴州者或稱侗家苗，而實非苗；也有住在雲南的。侗家自稱擺夷，言語也和擺夷同。其生活風俗和漢人同，以農耕爲生。

(三) 獠 獠 獠

(甲) 獠今多住在廣西省，和獠雜處，或和苗獠系有血統關係。然獠人古時有文身的習慣，所以不妨置於馬來系。

(乙) 獠 獠在東晉、南北朝時，居四川東部，常爲中國患，到唐代始已。獠有數小支：一爲獠本支，一爲土獠，一爲狔獠。獠和土獠散處四川、雲南間；狔獠多住貴州。其生活狀況和獠差不多，惟性嗜殺，程度似比獠稍氏。

(丙) 獠：又作儂或龍，相傳爲儂智高的後裔，散處滇、黔、桂之間，今雲南省的廣南、瀘西、臨安、開化等處，喜樓居，脫履而登，坐臥無牀榻，習俗和擺夷略同，惟嗜戰鬪。

(丁) 獠人廣西有之，明時從雲南省調來，以征伐廣西的獠亂，遂散居於桂北。獠性馴畏法，守城池，掃衙署，供薪炭，爲官中服役甚謹。

(戊) 沙人分支有白沙人、黑沙人等。住雲南省，散處廣南、廣西（瀘西）、曲靖、臨安、開化等五府。語

言近爨夷。其居在高山深箐，名曰掌房。寢無衾枕，坐牛皮中，擁火達旦。以耕漁射獵爲生，出入帶刀弩，性狡而悍。男女衣飾和漢人差不多。其風俗多同儂人。